

長篇  
小說

征

轍

俠

影

還珠樓主人著

著 巨 篇 宏

影 俠 輪 征

著 主 樓 珠 選

行 印 游 書 新 三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征輪俠影

正集一册 實價金圓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還珠樓主

發行者 三新書店

印行者 三新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勵力出版社  
復興里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著 巨 篇 長

# 征 輪 俠 影 目 次

著 主 樓 珠 還

|       |                        |          |
|-------|------------------------|----------|
| 第 一 章 | 兇夫遇倭兵人前丟醜<br>美少逢雅客座上聯歡 | ..... 一  |
| 第 二 章 | 有志振門楣佳兒任重<br>因嫌生間隙惡婦使刁 | ..... 一六 |
| 第 三 章 | 略施巧計嫂氏竟低頭<br>大掉花槍小郎亦蹙額 | ..... 三四 |
| 第 四 章 | 長安就食泣辭白髮母<br>津沽探親欣訂忘年交 | ..... 四八 |
| 第 五 章 | 恭覲慈顏姪兒拜伯父<br>無遺下體野鷺作家雞 | ..... 六四 |
| 第 六 章 | 獻媚索頭錢賤婦現世<br>遭騙輸巨款墨吏倒霉 | ..... 七四 |
| 第 七 章 | 允文允武煙館混魚龍<br>亦捧亦吹酒樓騁口舌 | ..... 九〇 |
| 第 八 章 | 當場還席舉座齊掩鼻<br>背地罵人一客獨驚心 | ..... 一二 |

長篇  
巨著

# 征輪俠影

還珠樓主撰

## 第一章 僮夫遇倭兵人前丟醜 美少逢雅客座聯歡

去今廿年以前，約在五月初光景，一幅大火車頭，吐着蓬蓬黑烟，拖着三列急行客車，正從浦口起，由南而北，就中一輛三等客車近門第三排椅上，對坐着兩個行客，一個年已衰老，看去像個走背運的官場中人，另一個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年，貌相白皙，頗爲英俊，身穿一身重孝，看去年輕，行路却極在行，自從浦口上車，便把茶房喚來，低聲說了兩句，茶房立即喜笑顏開，代他把行李安置停當，將一床呢毯，鋪在坐位上面，這一趟車，客人不算很多，少年一人佔了兩個坐位，開車以後，脫去長衣，取出茶葉命茶房取來開水空壺，當面將茶泡好，回身取下暖瓶，澀澀開水，放在坐下角落裏，由手提箱內，取出一雙漆皮拖鞋，和大半筒綠錫包香煙，兩本線裝書，將脫下來的一件灰布長衫，和脚底白帆布鞋，依次包好，放入箱內，推向坐位底下，拖鞋放在面前，兩脚一抬，大半身靠在車壁上，面，點燃一枝紙煙，取書看了幾頁，看不下去，手按書本，搭向胸前，望着車頂出神，面有憂戚之色，紙煙自從點燃，吸了一口，便夾在手裏，老頭先到，自從少年落坐，便不時留神，看他動作，少年因是心中有事，祇落坐時互相點了個頭，隨對書想心事，沒有交談，這時老頭見紙煙快要燒到少年指

顯，忍不住喚道，喂，香烟快燒手了，少年聞言，方始覺覺，將殘烟擲向窗外，謝了關照，將茶倒了一杯相敬重又拾起書，似看似不看的，翻了一會，車忽停住，少年往窗外一看，車已到了蚌埠，天氣正熱，車停以後上來許多乘客，和好些白坐車的大兵，語言粗野，行動強橫，越顯得烏煙瘴氣，平添了好些煩熱，少年眼尖心靈，望見那些兵客，都在亂擠亂罵搶坐，情知自己不能安靜下去，正在想法應付，忽見靠自己這面車門，擠進一個乘客，手提一隻半大皮箱，舊得皮都變了顏色，箱上橫七豎八，重重疊疊，貼着好幾十張棧條，地名多是徐州蚌埠南京等地，心中一喜，忙朝那人讓道，這裏還有一個座位，前邊就沒有了，那乘客是個胖子，看着神情，像是久在外跑的商人，聞言剛道得一個謝字，及見少年年輕，穿着一身灰布褲褂，連件長衣都沒有，把第二道謝字，竟縮了回去，且不落坐，先把那五顏六色，花花綠綠的皮箱，橫着往少年坐上一放，且不坐下，墊着脚尖，仍在滿處，東張西望，少年斜對面第五車箱中，坐着一對夫妻，另一孤身女客，頗有幾分姿色，也和少年一樣，估着兩個位子，可是上面放有好些零星物件，胖子一見，立現喜色，朝那女客奔去，故意把臉一板，打着河北官話說道，這是誰個的東西，一個大姑娘，不能佔兩個座啦，趕快拿開，讓我好坐，言還未了，猛聽一人脛聲脛氣的喝罵道，你奶奶的，這是連長的太太，偏他奶奶一人佔兩個，快滾你龜孫，俺爺爺毀你，胖子忙回頭一看，原來那女的，隔壁座上還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干城之士，嘴裏亂罵已將腰間皮帶解下，胖子嚇得魂不附體，慌不迭喊老總爺，你老莫生氣，我真該死，不知道他是你老太太，說時情急，話連了宗，又犯了脛兵的忌，罵罵迷迷的龜孫，是你祖奶奶，俺爺爺他媽的，非毀你不行，說罷

那帶一掄，追打過來，胖子剛喊得一聲老總饒命，那女的一口揚州土音，想是關顧同鄉已將傍兵喝住，無如傍兵皮帶已自打下，吃女的伸手一拉一喝，胖子沒打中，一下掃在鄰座一個乘客臉上，疼得手皺住臉，往後便躲，白挨冤枉打，竟不敢出言理論，傍兵連罵龜孫，不看他奶奶的分上，不把你奶奶的屎蛋，砸出來才怪，怒氣沖沖回到原座，對於誤打旁人，竟如並無其事，女的見那挨打的，穿着一身黃土布衣服，臉已腫起老高，反倒好笑起來，胖子逃出兩步，見傍兵未追，又走出幾步低聲自言自語道，這位老大哥，真愛吃醋，我要不爲他是我老大哥，盟兄盟弟，到了徐州，非給他苦吃不可，說時，已到少年座前，見箱子被少年橫過，就勢發道，你這小孩子，真不懂事呀，本人不在，敢動我箱子什的，我箱子裏盡是價值連城的珍珠古董，要是沒上鎖，車上人多被扒兒手偷脫去，你賠得起嗎，說罷，將箱往架上一擱，將腦後插着一把帶漆臭的油紙舊扇取下，刷的一聲打開，將長衣掙起，大腿一張，連扇不已，少年見他臉已嚇發了黃，滿頭大汗，偏要裝腔胡說，不禁又好氣，又好笑，本心因見皮箱所貼棧條多是徐州地名，到站必下，俗商可憎，總比大兵強多，不想更糟，想起昔年，先人之誠，裝沒聽見，車早開行，自在筒內，取了一支煙點燃，靠窗外望，不去理他，胖子驚魂乍定，覺着越扇越熱，身更汗溼難過，正要解開胸前衣紐，忽然發覺，長衣未脫，重又趕緊脫下，也不打什麼招呼，逕往對面老頭座背上攤開，老頭本是獨坐，一邊放着當枕頭用的衣包，見胖子一件舊春縐衫，汗溼污穢，正搭向衣包之上，祇把眉頭一縐，自將衣包取開，放向架上，沒有說話，胖子好似看此老少二人可欺，越發放肆，人胖汗多，所穿繭綢褲褂，俱已溼透，沾在身上，胖子先解開紐子狂扇一陣，

後來率性赤背將上身脫去，隔着少年的腿，伸向窗外一搯，車行本速，擠出來的臭汗，順風一吹，雨點般往後飛洒，背陰一面車窗全開，胖子正把汗小褂抖開，想借風力吹乾，猛聽後面，傍聲暴喝奶奶的，俺說這大老太陽兒，那來雨呢，還是你這兇蛋幹的，此時軍閥跋扈橫行，尤其長江以北，這些傍兵，蠻野凶橫，不可理喻，一言不合，張口祖宗奶奶亂罵，舉手便打，人民乘寒，無不畏之如虎，胖子更是驚弓之鳥，嚇得連忙縮退，慌不迭甩開便穿，本來還有乾處，經此一搯，全衣盡溼，繭綳性粘，袖子貼成一片，心再一慌，更難穿好，惟恐後坐傍兵追來，有衣在手，不好抵賴，情急力猛，豁的一聲，台肩下，掙裂了一個大口，身上臭汗，是越出越多，好容易費了不少事，勉強套上，那傍兵人性較好，祇罵了兩聲，並未實行問罪，胖子還想再脫，因衣服破一大洞，再穿更要費事，便任其緊貼身上，敵着前胸，一味狂扇不已，少年見那胖子，生得濃眉毛，小鼻子，小眼睛，一張豬嘴，又厚又大，一臉橫肉，作豬肝色，身材不高，格外顯得癡肥擁腫，脫衣以後，露出一身黑肉，胸前一叢黑毛，直到臍下，撫着一個大肚子，連臍眼也露在外面，深得至少塞進一枚鴿蛋，那胖的腰圍却用一根窄細線帶，鬆鬆將褲子繫住，白褲腰已變成黃色，反捲向外三四寸，盡是綳摺，腿脚袖口，全被捲起，汗毛又密又黑，形態醜惡，自不必說，最難受是臭汗淋漓，一屁股佔了全座三分之二，與自己貼挨肩坐，臭汗中還夾着從未聞到過的怪味，薰人欲嘔，胖子得尺進步，見人不說，明明外寬偏往裡擠，有心硬作，繼一想徐州不久便到，自己前途茫茫，不知要遇多少艱難險阻，怎這一點，不能忍耐，後來實在薰得難受，祇得取出八寶平安散，抹了些鼻孔裡，向老頭打個招呼託代照看，走向車門外，迎風閒眺了一



會，問知茶房，前站便是徐州，回座一看，胖子已枕着自己小提箱，仰面朝天，呼呼睡去，口中白沫，直往下流，毯子也被溼溼，老頭努了努嘴，意似胖子動過提箱，再一看那兩本書，一本有五個汗手指印，一本還溼了一片，本就氣忿難耐，心想這類豬狗，不值交言，便把茶房招來，令將胖子喚起，茶房便推他道，客人醒醒，到徐州啦，胖子含糊答道，徐州我去不成，祇好到濟南找救星了，少年一聽是到濟南，越悔適才失計，招來這樣惡伴，心中盤算主意，也未現於詞色，茶房見喚不醒，越推他道，大令來了，還不快起，（大令即各地駐軍令箭，客車過時，往往持令上車盤查，明爲整軍飾律，實則奉行故事，軍人乘車，仍不買票，反而擾害行旅，頭二等常有軍政要人往來，尙少生事，三等乘客見令，全須立起，往往吹毛求疵，毒打示威，乘機攫人財物。）胖子聞言，翻身立起，急問那裏，茶房正色道，在前面正查呢，隨將毯子疊好，請少年歸座，胖子剛說小孩子，你坐外邊，那是我的，一眼瞥見茶房要向壺中兌水，一把搶過道，冷茶最好，於是嘴對嘴，咕嚕嚕狂吸不已，那茶原本是今年的碧蘿春，少年自從泡上，祇喝過半杯，烟了這些時候，茶味全行發出，碧蘿味淡而長，入口回甘，涼後分外好喝，胖子睡起渴極，覺着茶到嘴裏，清香發甜，生平未曾嚐過，少年又因此茶不宜久泡，被臭嘴對壺口喝茶，雖然氣極，已不想要，茶房先攔，這是別位的茶，你這樣，人家還喝不喝，因少年未開口當是默許，也就沒往下說，吃胖子一口氣，吸個精乾，才將壺往窗前小几上一放道，煙茶不分家，小孩子都不說話，要你管我什的，茶房忍着氣，正要取壺澀水，少年攔道，這茶我不要了，連壺拿去，要茶我叫你再泡，車到徐州，如有空座，給我換個地方，茶房會意，朝胖子斜看了一眼，取壺

便走，胖子也未做理會，搶着吸茶，潤了一手一身的茶水，也未擦乾，一眼瞥見座上綠錫包煙筒，噙着一張豬鬃，笑道，你這樣還吃綠錫包嘍，一定是大公雞，對不對，不是假的，就是偷你們東家的小貨，我這嘴利害，是真是假，一嘗就知道，隨說將紙煙筒打開，就着溼手撈了一根，塞在嘴裏，擦火點燃，吸了一口砸砸嘴，覺着無什滋味，又狠命狂吸了兩口，詭笑道，我說是假的，吃到嘴裏，又飄又淡，一點勁頭都沒有，什麼三砲台綠錫包，連大公雞都比不上，說時，少年已就原座，胖子想是擾了人家煙茶，竟忘前議，也沒再爭臨窗座位，手夾紙煙，往後一靠，晃眼之間，又打起呼來，少年本已怒不可遏，因見胖子吸煙時，縮頸瞪眼，頸後兩道肉崗，益發凸高，神情醜惡已極，分明沒吸過上等紙煙，偏道煙淡，心裏一好笑，氣便消了好些，覺着這類人猪狗一般，且打選地爲良主義，還是不與計較，二次把怒火強壓下去，此時三等車座位，不如現今還甚，靠背又低，胖子這一睡熟，一顆肥頭便攔不穩，時而左傾右倒，胖子覺着難受，便把煙扔去鞋脫掉，往對面座沿上一攔，身再往下微縮，兩下恰好抵住，這才好些，別人却叫起苦來，原來胖子是雙汗腳，一雙破洋襪子，前穿後綻，腳後跟露出半截，經久不換，汗垢膩結，又黑又亮，先就臭氣隱隱透出，這一脫鞋，越發臭得不亦樂乎，胖子腳攔定後，便自呼聲大作，那再管人死活，老頭正是芳隣，首先大怒，便朝少年示意，一同發難，少年見四座俱現怒容，有的已在罵陣說閑話，尤其老頭緊隔壁坐着一個大兵，回望了好幾次，臉上神情，甚是不妙，算定這等行爲，早晚吃苦，不欲首先發難，故作不會理會，祇將頭偏向窗外，避那臭氣，胖子想是覺着胖頭雖不再亂滾，身有半截懸空，仍不受用，加上隣座厭惡嘲罵，朦朧中也有幾句聽

到，以爲少年老實可欺，倏地坐起，扳起一張豬肝色的醜臉，朝少年道，小孩子快起來，到車門口滾快去，讓你伯伯睡一覺，快到濟南你再喊我，這時老頭隔坐的大兵，正向前面一同伴招呼，誰也不會留意，衆人見胖子欺人太甚，以爲少年初出遠門，胆小老實，不敢計較，俱代不服，各以怒目相視，都是且看少年讓否再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老頭雖早看出少年舉止安詳，英氣內斂，但是橫逆之來我處處避讓，聞言以爲又是犯而不校，剛要發作，忽見少年回頭望着胖子，冷笑了一聲，雙瞳炯炯，隱現威稜，知是不遑再忍，立即住口，眼瞟胖子，臉向隣座衆人，冷笑了笑，胖子祇當少年臉嫩胆小，老實好欺，那知利害，見他冷笑不語，竟把臉色一沉，低聲喝道，老伯伯叫你讓座，是給你臉，你這孩子，一點不識出門規矩，笑的什的，還不快給我滾起來，隨說起身便拉少年背膀，胖子生得精壯結實，看去頗有蠻力，恰巧隣座諸人，多半齊魯壯漢，胖子一口江北土腔，怪聲怪氣，已是氣味不投，觀之生厭，加以一上車，便怕硬吃軟，種種可惡行爲，都恨不能打他一頓，見他居然伸手拉人，內中有位八爺，忍不住勃然大怒，剛罵得半聲奶奶，忽聽咕咚一聲，胖子已倒在地上殺猪般叫喚起來，原來少年蘊怒待發，早想引逗對方先動手，少時好佔全理，胖子來拉正合心意，未容胖子沾身，右手接着胖子手腕，三指用力掐緊脈門，往外一翻，往側一送，胖子立覺右膀酸麻難支，身子再也坐立不定，元寶翻身，順車箱空處，往過道上橫跌出去，跌勢本猛，左半身正擦向一位齊魯壯士身上，不特未用手扶，口喝你是幹啥，反就勢往外一推，剛巧把前半身順直，復仰翻又仰跌在地，衆人不由改怒爲喜，哈哈大笑紛紛叫好不迭，胖子原是醜態出身，在徐寶山手下當過兵，欺軟怕硬，成了習慣，聽衆

一笑，不由羞惱成怒，就地一滾，爬將起來，口中亂罵，瘋了般伸手朝少年抓去，少年將人打跌以後，祇請對坐老頭暫避，仍坐原處，煞甚安詳，見他雙手抓到，雙掌往起一分，胖子兩臂，便被撐開，就勢左手往前胸一按，右手就是一個嘴巴，蒲叭兩響，胖子身子一仰，往後便倒，打得左臉浮腫，太陽穴直冒金星，上半身一歪斜，跌在對面座沿之上，將腰膾攔了一下重的，又疼又怕，慌不迭趕緊爬起，無奈身胖蠢重，轉動不靈，一隻鞋已丟掉，拖着單隻鞋皮，起勢稍猛，正踹在地板接縫鉛皮條上，一滑溜，頓重腳輕，竟順座沿自行滾跌，心裏一害怕，狂喊打死人嘍，快救命嘍，少年也不理會他，兩腳抬向椅上，往外一順，滑向外面立起，這時全車中人，十九立起觀望，還有好些趕過來的，笑罵喧嘩，鬧成一片，少年見茶房在側，拿着一捲手巾把，便要了一個過來，擦了擦手，茶房剛要上前解勸，胖子業由地上爬起，見少年走開一邊，以為胆小，不敢十分動武，又見人多茶房也在，必有解勸，不會再有苦吃，胆又驟壯，跳脚指着少年怒罵道：小狗子，你瞎眼，老爺當年，在徐寶山部下，當過連長，退伍才半年，就受你這小狗子的氣，這條車上，我同夥弟兄當官的多着啦，小狗子，你等着，你要不磕頭陪禮，我報告站長去，順便找我的老兄弟們來，要你的腦袋，胖子也知理說不過，原想有人接口，就此下台，誰知少年祇是冷笑不答，衆人也是一味旁觀譏嘲，連茶房上前，俱被喝阻，胖子無法下台，邊說邊往前湊，又想冷不防，給少年一個衝天炮，略為撈本，經衆人攔了事，不料衆人見他過來，紛紛讓道，多說着便宜話，不動手是小舅子，再看少年，二目神光，射定自己，手底滋味，已然嚐過，不禁心寒氣餒，準知衆人有心看笑話，上前必定乞苦，方要髮計，少年怒喝，蠢豬要領打

快過來，無須一伸一縮，賊頭狗腦，胖子乘機改口道，你還不服氣陪禮，我非報告站長不可，隨說隨要坐下，少年喝道，這裏容不得你，快把你臭行李拿走，上別處去，胖子急道，哈哈，你也買票，我也買票，爲什的不許我坐，好，好，好得很，我跟你找地方說理去，少年冷笑道，任你鬧什鬼，老爺在此等你，胖子邊說，邊往後退走，不料迎背撞來一人，羞火頭上，剛罵得一個媽字，回身仰面一看，見是適才要拿皮帶打他的僑兵，正望地嚶笑呢，嚇得一偏身，連鞋也未顧穿，光着腳，往前車跑去，胖子一走，那僑兵和喚他的同伴，做了一個鬼臉，衆人才知二兵乃是一路，說起胖子前事，紛紛笑罵不迭，少年似見僑兵手有東西，也未理會，方請老頭歸座，隣座僑兵，忽然走過，對少年道，兄弟，呸你不透，真是個好樣兒的，你祇管打這兔蛋，他奶奶的，真要把剪票的龜孫找來，有俺跟剛才要打他的王得標，都給他奶奶的打回去，俺王二哥聽兔蛋背地說他是他的盟兄弟，恨極啦，他比俺心巧，他說啦，準給你出氣，把兔蛋趕下車去，也不讓別的兔蛋，跟你這念書人攪和，祇不許你多說話，少年含糊應了，僑兵又告衆人，誰他奶奶要向着那兔蛋，是他奶奶的小舅子，說完歸座，老頭隨把茶房喚住，令其少候，待有刻多功夫，胖子忽然氣勢昂昂，同了車守，和兩名車警走來，隔老遠便指少年道，就是那個短打扮的小流氓，這些車守車警，年久更事，頗能識人，祇管胖子前往張大其辭，並未深信，一見少年倚窗安坐，雖然一身素服，氣宇不凡，四外乘客，俱望胖子好笑，越加起了疑心，車警先上，剛要詢問，先一僑兵已起身攔住道，你們作啥，車警見了丘八，先就胆寒，祇得陪笑說了，奶奶的，媽兔蛋的話也信，俺要說話，又顯得俺們當兵的不說理，欺負兔蛋，你奶奶先問問他

們，看是怎說，俺再跟這兇蛋說好的，你們可不許問這位老弟，他人老實，一生氣，就說不出話來，那兇蛋一上車就欺負他，直到逼急了打架，他都沒說一聲，真是好樣的，車警一聽，傍兵居然令向別人打聽，並未十分逞強出頭，如非理直氣壯，決不如此，隨喚茶房來問，胖子如何無理，強吃客人煙茶，又逼人讓座，沒等人起立，就伸手打人，少年饒番容忍，才還的手，眾人更是七張八嘴，打落水狗，胖子先還爭辯，剛一張嘴，吃傍兵瞪眼喝道，奶奶的，有你啥說的，眾人跟著再一起圍，有的還喊打這兇蛋，胖子把話，又嚇了回去，車警見胖子小褂撕一大洞，後腦腫起一塊，背上泥污狼籍，少年却是乾乾淨淨，神色自如，知道不問理之曲直，胖子挨打總是真的，無如眾怒難犯，得祇一語拿話止住喧囂，根據所聞，把胖子連勸帶責說了幾句，回座不許再鬧，正要回身，少年忽道，他這樣人我實在無法與之同坐，閣下既想息事甯人，請令他另找一方，或是代我找一坐位，我讓也可，對坐老頭搶口道，我也受了這人不不少的欺負，這位客人，一和他打，我也和他打了，我二人俱是先來，好人給他勻出座位，他却欺人太甚，最好叫他讓，要不給我另找位子，車警未及答話，胖子連遭氣侮，不由發了江北人的戇性，突然急叫道，站長，巡警老爺，你二位聽聽，他們多欺負人，客人口角不架常事，剛才怪我不好，不知道這小孩子小氣，喝了他一口茶，抽了他一支冒牌香煙，大家都說我不好，我認錯，這都罷啦，都是花錢坐車，憑什麼不許我坐這塊，要讓他讓，叫我讓，不成功，我在這塊坐定啦，這時候來了幾個車警，將眾乘客，各勸歸坐，又另一傍兵，含笑在側，聞言突把眼一瞪道，俺匪你不透，胖子又先用皮帶打他，後又攔住車警發話的凶星，已被少婦喚了回去，胆子較壯，正在發聲

頭上，強忍忿氣，哭喪着一張醜臉，先向傍兵一揖到地道，你老先生莫生氣，早先我也穿過二尺八，好不好，我們總算先後同行，你老看看，我這頭上身上，好幾處重傷，衣服也撕啦，他打啦我，大家反罵我，事到如今，還要趕我走，就是泥土也有點土性，祇求你老莫問，你老真要看我不順眼，要打要罵隨便，反正你打死我，今個我也不能讓，胖子嘴雖如此說法，一雙鬼眼，却注定傍兵面色，惟恐真個打上身來，傍兵見胖子面有懼色，笑道，你怕打，俺不打你，胖子當傍兵吃軟好說話，忙道，謝謝老總不打之恩，早晚我必有一分孝敬，把胸一撫，便要走歸原坐，老頭和少年一使眼色，首先伸手要攔，未及發話，傍兵已一把將胖子肩膀抓住，車警是個警長，老奸巨猾，遇事永不先張口，看出雙方劍拔弩張，這老少二乘客，不令胖子同坐，便須自讓才算合理，無如胖子成了衆惡，又有傍兵爲難，祇有委曲胖子，事才好辦，見傍兵抓他，恐又動武，故意把臉一板，對胖子喝道，你不守車上章程，逐處惹厭，你定要坐在這裏，莫非還要打架麼，再不聽聽，到站便轟下去辦你，隨說隨向傍兵陪笑道，大哥鬆手，我領她走就是，傍兵聽完車警的話，回顧車守道，剪票的你奶奶祇聃熱鬧，也不問問這冤蛋有票沒有，他要有票，俺坐讓他，車守和車警一聽，便知有異，喝問胖子，票呢，胖子以爲票在手中包內，還有什錯，未等發問，先向衣袋一摸，竟自化爲沒有，一面連答有票，一面滿地亂找，直喊我的手巾包啦，喊着喊着，猛從地上跳起，竟向少年撲去，顛聲怪叫，你不賠我，跟你拚，底下名字還未出口，吃少年左手一封面門，右手一擋，身不由己，往後便倒，吃傍兵一把抓住肩頭罵道，不要臉的冤蛋，俺打蚌埠上車，你就緊跟俺一齊，剪票的問你要票，你說是俺小舅子，俺想你出門人

手短，又不費俺啥，俺還跟他奶奶的點啦個頓，誰想你這鬼蛋，上車就不理俺啦，看人家青年好人，打算訛人家一水，不想弄巧成拙啦，冤蛋快掏錢補票吧，別裝蒜啦，」此時軍人坐白車不算，強橫者且帶親友同乘，均不購票，久於行旅之下的乘客，每設法混入車中，或尋車人，現套交情，以求護符，或行賄詐，甚或與車中員警勾通，出小數代價，爲運動費，百弊叢生，有二仙傳道，偷渡陰平，連升三級諸術語，由民五六至民十八，爲津浦京漢兩路，路政最壞時期，以致虧空累累，員工開支，均難維持，而民十三四五京漢線尤甚。」車警本知現時無票乘車者，多蒙混技窮，始行照補，聞言回憶衆人所說胖子無故欺人情景，頗似有爲而發，胖子語言卑鄙，貌相粗蠢，一望而知爲下等社會，再被傷兵抓緊，假話一瞞，又急又冤枉，氣昏了心，一句話答不上來，越是情實心虛，不由不信，冷笑道：「喂，你怎麼啦，到是有票沒有哇，一句話把胖子提醒，急得直起誓道，我實在由蚌埠買的，去德州的車票，用手巾包住，裏頭還有三十塊交通銀行鈔票，到車上還打開過，你老不信，這位起我的老太陽，他還看見過，你問問去，實不相瞞，我做買賣賠本，非到德州找人不可，就這一點救命盤川，我也是該死，看他小孩子好欺負，逗着玩的，挨啦打不算，還吃這大苦，一定是剛才打架，掉在地上，讓人拾啦去，我的媽媽，這一下，坑苦我啦，我要說謊話，我是忘八蛋，車警喝道，你發昏當不了死，別裝着玩啦，掏錢補票，還得加倍罰你，這位大哥，見你混上車的，有憑有證，你還賴嗎，胖子笑道，老總一定看錯人啦，巡警老爺，你莫着急我準給你想法子找票就是，車守是廣東人，早已不耐，便對車警道，沒票照章補票，由頭站算起，到了徐州，轟他下去，我查票去了，說罷自去，車警重又



連聲催問，胖子也不理他，依然沿途找去，鞋到全部尋到，就他穿上，票和錢包，仍是無有，急得滿身汗溼淋漓，落湯鷄一般，全車上人，當他有心做作，紛紛嘲笑不止，眾惡之下，胖子已似鬥敗了的公雞，冤苦急痛，那敢哼哈一字，最後實找不到，急得往當中過道一跪，痛哭流涕，哀告道，那位抬了我的錢包，快積點德行，拿出來吧，不然我沒命了，哭喊一陣，無人理會，他又道，錢包就沒有啦，往常不礙事，如今這是我的命根子，一定給人扒啦去，就說我跟小孩子打架，那怪我瞎眼，錢還決不是他偷的，我也想開啦，反正是沒命，明知是禍也要惹，我說出人來，你老就幫我搜，搜不出我認詞，不說是你的章程，祇當行好，車警見他情急之狀，也覺不是出於虛偽，便問你自不小心，打算搜誰，胖子偏頭回望，前傍兵正坐少婦身後，滿面凶煞之氣，看去實是胆寒，想了又想，把心一橫，先跳起身，朝眾喊道，那位抬的，請丟出來，是我祖宗，是我救命恩人，一定要我的命，我就跟他拚啦，喊了兩聲，無人答理，猛的拉了車警道，老爺，你跟我走，搜不出來，砍我的頭，車警還問是誰，那說胖子無票的傍兵，衣袖已自攬起，前一傍兵，也把皮帶重又解下，胖子兩眼通紅，剛指着少婦身後傍兵，顛聲急喊，就是他，他字還沒說到身後傍兵罵得一聲奶奶的，前坐傍兵，霍地立起，車警早明白了幾分，見勢不佳，同車傍兵甚多，如何應付，忙喝別忙，伸手想拉時，身後人影一閃，胖子已吃人擋住，拉退轉來，定眼一看，正是和他打架的少年，胖子雙手被束，掙扎不脫，急得直喊，小祖宗放手，與你無干，少年喝道，胖豬少說話，叫你有錢坐下一趟車如何，胖子急瞪着一雙紅眼問道，你說什嗎，難道是你搶去的嗎，少年未及答言，傍兵更怒問少年，兄弟你這幹啥，少年大聲道，我

着這胖豬，可憐可恨，徐州就到，想給他點錢，打發仙娘，少婦身後傍兵，本已拿了皮帶起身，聞言看了少年一眼，車又坐下，胖子也聽清了語意，便道：「少老爺，你要行好，三十塊錢，另外一張去德州的車票，少一文我都不要命，少年道：「我沒那些餘錢，却也差不許多，我嫌你臭，你站這裏，算算我的盤川再定，對坐老頭，忽問胖子道：「你的手巾包，我沒看清，有什麼東西，到底除車票外，還有什麼，如說真話，也許我幫點忙，」胖子道：「天爺爺在上，我是四十塊鈔票，買票下來，還剩三張十塊整票，連車票包在一齊，別的什麼都沒有，老頭笑對少年道：「你聽見的，並無別物，隨由身畔取出五元一張，八張中國票，正要開口，少年已取出十塊現洋，兩張五元鈔票，正喚胖子過去，老頭攔道：「閣下義舉，我也不攔，一則我也討厭此人，急欲其去，二則閣下千里長途，川資並不富餘，救人仍難救激，真要從井救人，何妨由我墊辦，事後你再算還，也是一樣，」胖子明知錢是少婦身後那傍兵偷去，因見胖子上去一搜，必遭毒打，心想胖子雖然可惡，這些時的遭遇，已儘夠受用，看他情急之狀，也許性命攸關，無如自己也非富有，意欲折中分濟，不料老頭如此仗爽，話又說得那麼圓通，祇得罷了，偷覷傍兵，已就隣座挨擠，面有愧色，便取了一枝紙煙，划火遞過，傍兵紅着一張臉接過道：「老兄弟，你真好人，俺不怪你，俺倆還得交交，俺叫劉海山，兄弟你姓啥，少年答說姓周，少婦身後那傍兵，忽喚劉海山，傍兵應聲自去，老頭對胖子語誠道：「我生平疾惡如仇，似你這樣人，哭死在我面前，也休想拿個錢去，祇爲這位先生，年紀雖輕，智仁勇三者皆備，更有極好含養，我不願他爲你這蠢才，耗他川資，也不問你所說真假，給你這四十元，但有一節，你必須徐州下車，趁下班車，再往德州，

一則我二人見你惹厭，二則你已得罪了人，如再出事，就無人救你了，你可依得，胖子連忙跪謝應諾，並說未到站以前，先搬到前面車去，省得二位老爺見我生氣，老頭哼了一聲，胖子將錢接過，又朝少年叩謝，還將衣包提箱取下，老頭乘機，向車警手裏一塞，閉耳說了兩句，車警隨喝胖子道，還不快跟我補票去，胖子諾諾連聲，一同往前車走去，少年便要分担所出之錢，老頭笑道，周老弟，我二人倒換一下，此錢既已出手，還肯要人分担，實對你說，我也不是什麼仗義疎財之士，祇爲萍水相逢，我是初見不久，便已傾心，你却別有懷抱，不會注及老朽，特意借此區區，作個忘形之交的由頭罷了，長途寂寞，舉車無一可語之人，難得投緣，正有許多話說，不值爲此計較呢，少年吃老頭開門見山一說，反倒無言可答，知道再爭便假，祇得謝了，老頭道，並非贈你，何謝之有，厭物雖仍同行，已決不敢再來等徐州亂過去，我們索性喚茶房，將牀搭好，聯榻而談吧，少年正要請教姓名，並問胖子怎會不下，車已進站，忽見傍兵，提了少婦行篋，同往車門走去，行時似和劉海山爭論，而有忿色，劉海山也嘴裡咕嚕，意甚不快，徐州大站，上下車客均多，並無無人來爭座，一會車開，老頭自車停便伏窗外望，忽朝少年怒嘴，少年往窗外一看，正是傍兵，同那少婦，在站台上，東張西望，身旁放着行李，似乎尋人之狀，車快出站，傍兵忽又朝車奔來，似要再上，吃少婦搶前拉住，車行漸速，晃眼混入眾人影裡，分別不出，少年覺着無什么意思，隨口問道，那丘八莫非下錯站麼，老頭低語道，此中大有文章，少時再談吧！

## 第二章 有志振門楣佳兒任重 因嫌生間隙惡婦使刁

正說之間，少年覺着一股蒜味刺鼻，有人挨坐，回看正是傍兵劉海山，祇得強笑讓開一些，劉海山已笑道，俺丑你二位，怪好的，說兩句話就走，你們別討厭俺，少年道，四海之內，皆是朋友，怎說這話，劉海山看了老頭一眼，笑道，俺們奶奶的人性不好，也難怪你們討厭，又是他奶奶跟人不一樣，俺有話要跟二位表一表，俺不是壞人，胖子錢包，是那姓王他奶奶的龜孫偷的，與俺無干，他恨那胖子，不得人心，順手撈他錢包，俺錢可沒要，也恨胖子，欺負好人，和他一氣，誰知道哇，會被胖子看出來啦，俺跟老王都不好看，正要跟他發歪，你二位竟出了手，天下那有這好的人啦，鬧得我直燒盤，老兄弟還怕我掛不住，遞我一根烟捲兒，俺越想越不過意，錢在俺手，早還出來啦，後來老王叫俺過去一說，真他奶奶的不是玩意，他奶奶心真狠，跟你二位，還不怎的，因恨胖子，差點沒給抖出來，就是車警不敢搜，他奶奶人算丟定啦，他和俺說，非毀這胖龜孫不行，打算停一班車再走，車到徐州，他也下去，把你們給的四十塊大票，硬給他弄來，俺勸他不聽，想打架吧，又傷同棚弟兄和氣，祇得罷咧，想起來，俺算上他奶奶的當啦，真悶得慌，怕老弟說俺，跟他一夥鬧鬼，丑俺也不是玩意，特意來表一表，你信俺的話嗎，少年便隨口誇了他兩句，劉海山道，你信服俺，就好啦，俺叫劉海山，是個直性人，俺丑你錯不了，老兄弟，你說姓周，叫啥呀，少年便說名叫元蓀，劉海山又叫用鉛筆，寫給他看，少年無法，祇得給了他張名片，劉海山笑道，好啦，俺和你後會有期吧，說

罷，手持名片，邊看邊往前走，歸座之後，直到下車，終未再來，少年笑對老頭道，想不到那姓王的丘八，如此狠毒貪心，這一個就強得多了，老頭道，這些東西，有什好人，那一個目帶凶煞，怒看胖子，我給錢時，他忽向那女的咬耳朵，收拾行李，便已看出他不懷好意，胖子這類人，死活無關，但也不願便宜凶人，爲此臨時變計，花了一點小錢，叫車警將他領往前面守車，等過徐州，再在前車覓座，俵兵到了徐州，尾隨下去，必然撲空，如若細心一點，看準胖子行蹤，同在前車上，一則他的行爲，車警和好些車中人，俱已覺查，任他多麼強橫，衆目之下，那羞惡之心，終還有一二分，不會喪盡，即便趕往前車，胖子對他，又是驚弓之鳥，已懷戒心，他也常出門，如何還會被他偷了去，俵兵果然粗心，心以爲胖子，必要下車，終可尋到，強奔過來，急慌慌搶着下去，偏又帶着婦人行李，諸須照顧，等搬運停當，找人不見，快車無多停留，車開才想起，胖子許在車上未下，再趕原車，已無及了，適在站台上，追車暴跳，便是爲此，可笑他枉費心機，要等下班慢車，須到明早，那車三等乘客最多，十之七八，是他同類，天熱擁擠，不多受好些活罪麼，少年笑道，他雖受罪，到底還白得了三十塊錢，我們受了他許多騷擾，末了老先生還白損失了四十元，才更冤枉呢，可見什事還是能忍的好，我如涵養到底，也不致累及老先生，破此無妄之財了，老頭笑道，錢財小事，藉此趕走厭物，可以暢談，正是佳事，老弟台涵養之功，也祇到此而止，此與淮陰胯下不同，再如退讓，便沒丈夫氣了，祇沒料到老弟文質彬彬，明是世家子弟，却有這等身手，舉重若輕文武兼資，真令人可敬呢，少年自是謙謝，老頭隨命茶房掃鋪，茶房却將二人行李，并一齊填滿當中空處，先取被褥鋪好，加上兩牀毯

子，老頭早山箱中，取了一床極細的台灣蓆子鋪在上面，各把鞋子脫去，并排靠坐，這一來果然舒適涼爽，老頭笑道，本來這輛車，專爲接待長途行旅，是茶房的外快，短程乘客，每被支吾到別車去，本來一上車，便可將鋪打開，老弟不愛說話，我也是不大喜和外人交談，又見乘客不多，想到傍晚，看準老弟，是否良伴再定，如其彼此情意不投，便就這座，各鋪各的，也是一樣，及至看出老弟一點行藏，胖子已來惹厭了，早知如此，上車便聯合一齊，將牀鋪好，也省這氣了，少年笑道，我雖隨侍先君宦遊江南諸省，北行尚是首次，祇聽人說大概，似是而非，才致鬧此笑話，二人又談了一陣，這才漸漸各談身世，那周元蓀本是湖北孝感縣的望族富家，父名光甫，乃前清光緒戊子科舉人，以名孝廉，服官江南諸省，品學兼優，性情慷慨，交遊遍於東南，從不把金錢放在眼下，乃見益甫，是光緒癸酉拔貢，報捐浙江知縣，有循能之名，當時稱爲浙省州縣中，第一等人才，歷任繁劇，曾經三任烏程等肥缺，可是花起錢來，比光甫還要豪縱，尤其益甫之子少章，是個少年執袴，聲色狗馬，無一不好，尤其愛賭如命，麻雀牌九，動輒一輪萬金無吝色，因此兄弟二人，做了許多年闕州縣，祇是外表堂堂，不但沒剩下錢，反把家中田產，變賣了來填補虧空，周氏簪纓世族，尤其益甫光甫這一房，有好幾代，俱是單傳，在本族中，最稱富有，單是稻田，就有好幾百頃，果園山地，尚不在內，固然弟兄二人，服官清廉，性喜揮霍，可是一多半，都糟在這位大少爺的身上，益甫家教本嚴，無如誤信枕邊之言，受了閩人挾持，每任都使大少爺當賬房，自身又不善於持籌握算，祇當是自己任內虧空，始終瞞在鼓裡，光甫弟兄情重，又敬長兄，明明知道又不肯說，終於家業凋零一敗塗地，已無可挽救了，

光甫先在江蘇任了好些差缺，都因廉介好交，每任多少都有點空，光緒末年，程雪樓任江蘇巡撫，與光甫以前，原是朋友，最佩服他人品學問，先聘在撫衙，任了半年多文案，隨和藩司商量，委了一任奔鏡厘捐局長，比時厘金漏規頗多，不必作弊，便有若干好處，奔牛在丹陽縣境內，爲全省水運要衝，與上海，大散關，瀏河，號稱四大金剛，上峯專用以來調劑屬吏，考成比較多好，也不能久於其位，光甫這次卸任，總算剩了點錢，回省稟見，重就撫幕，不久便值辛亥革命，本來革命黨，人數不多，器械更是缺乏，按說極難成事，無如政治腐敗，當道昏庸，江南民智，較爲發達，受了革命黨人，報紙宣傳，心早離叛，黨軍還沒有一個到達蘇城，早已謠言大作一夕數驚，當謠言最盛這一天，共總祇有四個革命黨，年紀都在二三十歲之間，公然直入撫衙，要撫台率領全省獨立，共舉義旗，程雪樓和四人見面之後，匆匆沒費多少唇舌，便自成交，當時通電獨立，自任江蘇都督，響應民軍，四人見電發出，方始離去，內一西裝少年攜一小木箱，人多說是炸彈，因是和平解決，也未開視，來人曾說，民軍已將歷境，可是好些天還沒見民軍影子，後來漸有黨人出入撫衙，又說因都督深明大義無須用兵，現在大軍都打南京去了，當時身經其境的人們事後說起，此時革命黨除諸首要外，多是少年浮蕩，烏合之衆，滿口新名詞，蹊妄淺薄，言行舉動，無不幼稚，他處無論，其光復蘇城一役，直同兒戲，自來成事，從無如此之易者，民心不附，固是致命大傷，然亦有數存焉，光復以後，程雪樓不久辭職，隱居邇上，光甫閑了兩年，家況日窘仗着寫得一筆好字，名滿江南，每年祇得兩千元收入，手散好交，又喜收贖，仍不敷用，最後無法，考取了縣知事，仍在江蘇候補，兼看賣字生涯，總算江蘇省長

齊耀琳，頗念年誼，先委了些短差，最後委署六合縣知事，到任未滿一年，便病故在六合任上，元蓀聰明好學，最受父母鍾愛，自十二歲起，便隨父宦遊各地，奔走到南地方頗多，游歷了不少名山大川，所以外邊情形頗熟，元蓀還有一個長兄，名叫厚成，人甚良懦，入學不久便停科舉，又入江蘇法政學堂讀書，畢業第二年便值光復，先任了幾任典獄官小差使，後來解職，隨在父任，元蓀之母李氏也是名門之女，工詩善畫，頗有才名，這時元蓀年祇十九，已考入蘇州天賜莊東吳大學預科，才升第二年級，便因父病，請假往省，不滿兩月，便遭父喪，幫同乃兄，料理喪務，將全家搬往南京，耽擱下來，本心是想再返蘇州求學，無如全家上下十餘口，父親所遺官囊，連同遠近親友的奠儀，共祇剩了三千元左右，珍貴的衣飾書畫文玩，早前些年當賣殆盡，長兄尚在賦閒，就能謀到一事，也不過三四十元的小位置，這大一家人，如何能夠擔負，遲早將這有限幾千元，賠墊精光，仍是不了，年青人多苦無妨，母親出身富貴之家，從未受過貧苦，便前些年，家境艱難，仗着父親情面甚寬，又有家藏珍貴之物，可以變賣，加上賈字所得，也祇當時添點愁思，實際未受什苦，豈可使他老年來，跟着兒子受罪，過苦日子，越想越害怕，正在愁煩之際，這日恰有一個世交好友張凌澹來訪，見元蓀比前清瘦，滿面愁容，知他幼受椿庭鍾愛，天性至厚，父喪痛哭咯血，幾致危殆，當是哀思太甚所致，再三以老母在堂，任重途遠之言勸他勉抑哀思，並勸出去閒遊一回遣悶，元蓀愛友，綽有父風，凌澹之父，也是當時名宦，兩輩交情，均極莫逆，元蓀父喪才滿週年，守着舊家規矩，除二三小友，偶來來往清淡外，祇在家中讀書，兼學一點自己心愛的武功，尚未往酒食熱鬧場中去過，因見良友勸勉殷勤



，心也實在煩悶不過，便向長兄，要了五塊錢，一同出遊，端陽已過，天甚炎熱，凌甫本意，約在雨花臺品茗，檢買雨花石，元孫此出，原是敷衍朋友，有什心情，去檢石子，說雨花臺太遠，就在秦淮河下走走，回來到奇芳閣吃點心罷，於是二人一同起身，先到夫子廟前，閒走一陣，天已傍晚正商量去吃小館子，忽又遇到兩個朋友，執意要請二人，到狀元境小樂意，去吃和菜，吃完又要雇船遊河，元孫不肯，凌甫道，我們祇開往水關一帶納涼，並不擺酒叫局，你又何必如此固執呢，元孫無法祇得應了，不料那兩個少年執袴，因元孫年紀雖然最小，因到的地方多，十四五歲，便自出道，吃喝玩耍，模樣在行，詞令既佳，蘇州話又說得好，尤其是會武多力，走到那裏，不會吃人的虧，知他守禮，明知不肯，故意約吃小館，暗中却命人，去通知一千狎友，和素識的妓女，到齊趕來，元孫自從十五歲，隨父親南京候補，結交了許多小朋友，始而世交往來，至多同出遊玩，或往茶樓品茗，吃個小館，日久朋友越引越多，內有好幾個執袴子弟，提頭一引誘，多數走入狎邪，吃喝嫖賭，無一不來，元孫在眾中最早青其最有分寸，考入東吳求學，便爲避出這般損友，祇假期省父時，隨他們盪柁幾天，適才上船時，見所雇是隻二號花船，不是划子，心已生疑，果然船沒開到水關，一千狎客妓女，已紛紛上船趕來，牌桌也相次擺上，那些賣客吃水菓，各駕小船圍着花船叫賣，亂成一片，心中好生不快，無如素常對友隨和，不願得罪，表面上仍自敷衍，這一局直鬧到半夜，元孫連告辭的了幾次才得脫身，到了大油坊巷寓所下車，敲門進去一看，前兩層屋宇，都是靜悄悄的，有的窗戶上，些微透出一些燈光，知道人家熟睡已久，便把脚步放輕一些，周家共是五間三層院落，最後一層，佔地獨廣

，二層中堂屋，供着祖宗神位，周母住上首緊裡一間，元孫獨住對門兩間，一作書室，一作臥室，院子寬長，有兩個大花台，種着好些竹子芭蕉，晴夜無雲，上弦月色，甚是光明，元孫踏石滿地滑陰走進，見母親屋內燈光外映，不知睡熟也未，心中方自懸揣，一眼望到堂屋當中神案上，那盞神燈，燈蕊低垂，結着豆大一朵燈花，殘焰搖曳，半明半滅，昏沉沉，照在牆上，所懸亡父的遺容上面，全是一派陰鬱淒涼光景，心裏一酸，又想起日裏，爲一般朋友強留，連照例晚香，也未得燒，越發難過，眼淚水由不得一點一點的連滴下來，隨走過去，將神燈剔亮，取了一束香一燃，插在爐內，叩了幾個頭，起身重又走到神案前，含着眼淚，仰望遺像，低喚道，爸爸呀，兒子年輕，學業還沒有成就，照這家景，學堂是恐怕進不成啦，爸爸靈柩未葬，媽媽年老多病，哥哥又是沒有資格，學問更是平常，這大一家人，將來怎麼得了哇，兒子連愁了好多天打起一點主意，爹爹素來心疼兒子，去世那幾天，雖然夢過兩回，祇和平日一樣，沒有一句話教訓，現在連夢都沒有啦，定是兒子不孝，不能仰體親心，爹爹生氣啦，一點跡兆都不見啦，爹爹陰靈不遠，今夜務必再賜一夢吧，似這樣欲泣吞聲祝告了一陣，方始回到房內脫衣臥倒，越想心越悲愁，翻來覆去祇睡不着，正在傷心，忽聽堂屋，有了極細微的腳步之聲一會走進房來，靜心一聽，竟是母親，一看桌上油燈猶亮，才知睡時，祇顧傷心，燈光忘了捻小，致將母親驚動，連忙拭乾眼淚爬起，周母已緩步走進，元孫陪笑問道，媽媽怎麼睡，還是剛起的麼，周母道，你同張世兄走後，我以爲你們在外面，吃完夜飯，再進河邊，十點前後，總該回來了，那曉得十二點還沒回來，你常在外跑，我到不甚就心，但是今晚乘涼時，接了北京你姊姊來的

一封信，信封寫着哥哥，對你兄弟姪兒，一字未提，本信許是給你哥哥的，另附給我一張，你哥哥怕給他的信上，有什麼不檢點的話，怕我看了生氣，所以未給我，我想等你回來商量，剛看見你屋燈光，才知你業已回來，現在我屋鐘，都打三點，世兄弟交遊，原所不免。祇不要玩得太夜深了，今天我午睡很長，心又有事睡不着，我怕你回來晚了餓，留得有吃的，快到我屋裏吃去，吃完吞信，再說吧，元孫道，今天本和張世哥，到秦淮河間去吃點心，不想遇見了朋友，請吃了飯，又硬扯去遊船，所以回來晚了，累媽就心，下次再不這樣了，剛在船上吃了，肚子不餓，媽把姊姊的信，給兒子看吧，周母道，你平日食量好，加都得下，何況又隔這些時候，我消夜酒還沒吃呢，元孫忙道，兒子陪娘吃些就是，隨扶周母，同往對屋裏間，周母道，水盆內冰有一盤涼麵，酒菜作料豆芽，在外套間碗櫃裏，你奶媽也祇剛睡，他也過五十的人了，一天幫我操心費力，不要吵醒了他，元孫口剛應是，忽聽外屋接口道，二少爺回來了，我先聽堂屋響動，就猜是你，正想去看，你這晏回來，一定累了，我端去吧，元孫忙答你端不許多，我幫你端去，這答話正是元孫小時乳母周奶媽，人甚能幹勤謹，又極忠心，對元孫更是愛護周詳，無微不至，周母對他也極信賴，一切家中瑣事，都由他掌管，不以尋常女僕相待，元孫隨即走出，趕進外套間，便悄悄問周奶媽道，媽媽眼圈發紅，別爲就心我生氣，周奶媽低嘆道，二少爺，十二三歲，便一個人上海南京亂跑，今都大了，就回來多晏，太太也沒有不放心的。這都是北京那封信引起來的傷心，你又沒回來，祇我陪太太，勸了一陣，剛巧我白天煮了一隻肥鷄，太太想等你回來同吃，連例酒都沒同吃，元孫方問，北京來信，說些什麼，便聽周母呼喚元孫，

祇得應聲，對周媽媽，端了酒菜，走回屋內，周媽媽先笑道，我真是老糊塗了，眼面前的蝦子醬油，就找不到，隨即洗手，把鷄撕碎，菜碟杯筷擺好，又將涼麵，倒入大磁盤內，加了醬醋豆芽，和榨菜末，再放辣椒油薑蒜汁在內拌好，周氏全家，都講究吃，麵係自製，約有綠豆粗細，煮好不過涼水，用筴籬略爲攤勻，乘着餘熱，用香油扇過再用扇子將他整扇乾水氣，懸向水井之內，放在盤中，一根是一根的，加上調味配料，色彩鮮明，吃到嘴裏，涼爽滑腴，端的色香味，三者俱全，元孫見擗上，除寒雞外，還有一碟香乾，一碟是拌辣黃瓜，一碟乾開洋，使用暖瓶中熱水，將酒斟上，周母也沒再問什麼，笑對周媽媽道，你陪我這半夜，想已餓了，這又沒人，一同吃吧，周媽媽笑道，多謝太太，我還不餓，等二少爺吃完，再吃吧，周母道，你是我家有功之人，難得今夜清靜，我這時已然想開，一晃天亮，二少爺一走，少奶不到過午不來，多睡也不要緊，難得熬回夜，你也好喝，正好我娘兒三個，舒舒服服吃一頓，你各自坐下，不要拘了，元孫聽母一說，早跑去取來一份杯筷，放在橫面，周媽媽祇得笑謝，陪同坐下，元孫見他不肯多吃，便給他夾了好些菜在碟裡，周媽媽笑道，二少爺，我吃不完這多蒸雞，四少爺直說，叫我撕個翅膀給他啃，我見孫少爺孫小姐，都在旁邊，這個也要，那個也要，給不完，沒有給他，蒸好開飯，一就擱就忘了，這時想起，怪對不住他的，剩的給他們明早下稀飯吧，天太熱，等中飯吃，怕要餓了，周母笑道，你一年到頭，不是顧大的，便顧小的，深怕委屈了那一個，他們那樣沒吃到，你難得一回，留什麼，周媽媽祇挑些空骨頭就酒，好的仍然留着，元孫見母親神色還好，不敢再提那信招老人心煩，一邊陪飲，吃些涼麵，一邊談些外邊情景，不覺

天已大亮，元孫道，媽請安歇吧，天都亮了，周母聞言，倏地眼圈一紅道，你姊姊來信，叫你去呢，周父死前遺囑，令元孫，輟學北上，往依乃姊，便進學校也在北京，周母過門時，前房子女，多已長大，因性仁柔，時嘔閒氣，長子爲人老實還好，這位前房長女，實是難惹，雖能幹，貌却不佳，嫁時年已三十，人前人後總說親母已死，只有生父，和一胞兒，總算遠嫁北京，不常歸寧，免生好些閒氣，自己所生三子，元孫最長，不捨遠離，恐在京受氣，每現於詞色，元孫仰體親心，永不提一走字，連日一想到出外謀生，便覺兩難，聞言立道，媽莫傷心，兒子就在南京打主意，不捨得遠離膝下的，姊姊信也沒什好看，兒子不看了，我跟媽捶背請安歇罷，周母嘆道，話不是這等說，你還是趁你爹死不久，人情或者尚在，趁熱頭上，早走的好，株守在此，終非了局，誤你學業前途不就，萬一再到我母子依人爲生之時，那日子就難過了，說到這裏老淚點點直流，周媽媽忍不說，先哭出聲來，元孫不敢再哭，強忍悲淚，趕向周母身前跪下，哽咽着勸道，媽千萬不要傷心，兒子必有法子，不會讓我母子依賴人的，周母拭淚嘆道，乖兒子快起來，剛吃了冷麵，我又惹你傷心，招呼停食，本來我想不說的，先怕你說起傷心，不吃東西，挨了半夜，實在是忍不住，說到這裏，聲又哽咽起來，元孫見母親今日用心，既深且苦，其中定有原因，否則決無如此傷感，不摸清頭緒，無從勸起，適才進房，已看見牀枕下，壓着一信，母親未說，不敢去看，忙道，媽祇傷心何益，我到看他寫些什麼，說時，周媽媽已含淚到外間，打了手巾進來，周母正擦眼淚，元孫早到牀前，將信取出，信祇一張，大意是說，父親新故，人多累重，遺財無幾，大弟力薄，難於負擔，二弟學問公賸，因得父教，聽說都下得去，應

趁這尙能整補的一二年中，令其輟學，赴京謀事，養家要緊，如再志大心高，想等大學讀完出洋，結果必致兩誤，並勸一切務要儉省，須知現已不是父親在日，可有指望等語，表面爲好，實則爲了胞弟，恐他挑不起這付重担，並想將元蓀母子分開，免得繼母有一成年精明兒子在側，不易受弟媳的挾制，這等居心，元蓀在乃姊奔喪時，已早聽他露出口氣，這次僅是舊事重提，祇話帶譏諷，令人看了生氣，母親原知道，何以如此傷心，必還有原因，回看母親，已住悲泣，便平心靜氣，想了想過，陪笑說道，這還不是那些話，媽跟他一般見識則甚，周母道，這位姑太太，沒把我當娘待，已是多年，我原極少爲他生氣，祇不過我觸景生情，想起前途傷心罷了，我兒說得對，單傷心何用，須要想個方法，才是正理，別的都已過去，不說了，祇問我兒真心肯到北京去不，元蓀遲疑未答，周媽媽接口道，二少爺沒回來，太太已和我說過，這樣下去不了，本意思叫你到江西去，投楊大人，後來一想，這不是嘔氣時候，姑太太好歹是你姊姊，王姑老爺以前，又到處誇你，人也忠厚，反正不是我們找他，就讓他做這好人，看看有什照應，何況京裡老爺朋友又多，好心人總會有兩個，等二少爺到北京，有了好事，再接太太去，到好，周母也道，你說南京謀事，那是不行的，一則這裏局面較小，如今不比前清，你只看你爸爸那等才華能幹，固然他有氣骨，不屑鑽營，可是浮沈宦海，有什起色，就是後來這一任，一多半仍是京中親友之力，我兒年紀又輕，有這般世弟兄，年青朋友，混在一起，就謀到事，我也就心，在此終是有損無益，我想了又想，趁着現在盤川還不爲難，快到北京去謀事不說了，如

空志在讀書，京中那此年交世誼，同鄉親友，真要發奮用功，也總不致於無人相助，你伯伯和太房裏

的大哥姪子，又在天津，怎麼也不致無所依歸，我想再過幾天，決定走吧，現在母子各不相捨分離，日子是長的，一天天下去，怎了呢，元孫是想北上謀事，祇恐慈母不捨，難決去留，一聽母親口氣堅決，情知昨日出門，必有嘔氣的事，母親向來諷忍不說，恐勾起傷心，也不便問，陪笑答道，媽的意思既然這樣，兒子到北京去看一看，不好立時回來，再打江西主意，至多糟塌些川資，也不要緊，周母哭道，你想得來去容易，我本有多少話，和你商量，不知如何，一句也想不到，我最喜家庭和氣，你怎麼走口人了，羅女終是你的長嫂，看你大哥身上，也須讓他幾分，件事不可計較，免得傷了感情，你走後我不好處，我也倦了，熱天不用招呼，你快睡吧，元孫聞言，越起疑心，見周媽紅着一雙淚眼，在擦桌子，偷偷使了個眼色，然後向母，道了安置，退回房去，等有一會，周奶媽走來，元孫知母親入睡，便問昨日家中，可有件事，周奶媽含淚一說，才知走後不久，長兄忽接鎮江父親來信，命即前往，也未提說什事，匆忽起身，乃嫂羅氏因乃姊來信調唆，丈夫一走，使向母說，現時公公所剩，不到兩千塊錢，家用這大，二弟還是不知艱難辛苦，日常向媽這裏要錢，出外遊蕩還不夠，今天又向他哥哥，要了五塊錢，書是沒錢供他讀了，媽又不捨叫他出門找事，他偏亂用，哥哥又沒本事，怎麼養得起，固然這錢是公上的，沒分家的弟兄，不是不能用，用完了呢，還不是累他哥哥一個，底下閒話尚多，那意思既疑周母積有私蓄，暗給元孫花用不以交公，又恐長此動用公款，想把元孫逼出門去，和乃姊是一般心事，周母聰明而有涵養，先祇微笑不答，後聽絮聒太過，才說你二弟從小就隨着爸爸在外跑，和世兄弟們來往，又愛面子，那是真的，可是私底下，極知辛苦艱難，自他爸爸，就沒

和我要過一回錢，今天必是張世兒來，約他出去吃點心，也許帶點錢在身上方便些，才向他哥哥，要了幾塊錢，家境他不知道，怎會常跟你們要呢，羅氏登一寒着臉冷笑道，眼看二天飯還沒得吃呢，還吃點心交朋友，公公交了一輩子朋友，也沒交出什麼兒來，何況老二這點年紀，想與得個麼好人，不怕你生氣，不是公公慣他，還不會這樣呢，我曉得媽藏的那幾個錢，也偷偷給用了不少呢。

羅氏雖不孝順婆婆，因是大家規矩，以前表面上，還在敷衍，自然公公一死，逐漸放肆，當日更公然侮辱，毫不客氣，周氏不願婆媳爭吵，沒再還言，羅氏又說了幾句無理的話，才行走，周母觸景傷情，再一想，來日大難，越發悲苦愁急，幾經盤算決計令元蓀進京謀事，好與惡媳分度，免得日受閉氣，元蓀聞言自是氣憤，周奶媽又勸道，太太怕你和大少奶奶吵架，再三囑付我，莫對你說，你祇心裏知道，就是如和他吵，我遭怪不說，太太更要着急了，元蓀苦笑道，我怎跟他吵架，不過我這一走，媽在家裏，豈不更受他的氣麼，周奶媽道：來我還不對你說呢，也是想到這層，須要先打個主意才好，他已露出口風，說太太不應兩個老媽子，我已年老無用，意思想叫我走呢，元蓀聞言，不由大怒道，休說爸爸遺囑，曾令你在我家養老，誰也不敢回銷，況且你這將近二十年的工錢，從未算過，還有連年賞錢積蓄，比工錢更多，有千多塊錢，一多半都在前兩年，被媽借來，做了家用，就大哥也借去三百塊，我三弟兄用你的，還不在內，爸爸身後所餘，連同各方賻儀，不下七八千塊，都讓他夫妻把持過去，我難得要一回錢，不過一二十塊，還不願意，可是辦完喪事，爸爸還沒葬呢，就去了。

一、衣衾棺槨，共總才四百多塊，我此時見錢有富餘，力主從豐，他們偏說，願死的還得顧點活的，



爲此還爭吵了兩場，你是知道的，以下喪棚酒席，以及儀仗佛經，無一不是當地紳民公送，只在蘇州南京，先後做了二十幾天道場，只兩次還有幾桌整席，用了百多塊錢，餘者只把你做的祭席，撤下來吃，就沒讓人知道，連和尚帶錫箔，每次至多花上二十塊錢，這錢都算得出來的，他却天天只念錢快完了，上月還說有兩千多，共才幾天，昨晚便說兩千都不到了，實在家用能有幾何，錢在他手，和飛的一樣，媽和我從沒問過，爸爸在日，錢總放在抽屜，只我一人，可以隨使用，我從沒妄費一個，臨終還囑，約計所餘有四千塊，以五百辦喪，提一千塊與你養老，五百塊作我上南京路費，兩千作爲家用，我共總拿了二十多塊，就說閉話，算他都真用掉，下餘之錢開銷你，全家吃風，他說媽用兩個人不該，他房裏連奶媽丫頭，到有四個，雖然老爺去世，你曾說等我將來好了補報，從此不要工錢，莫非連以前的，都不要麼，既開銷你，還有什情分，我知他嫌你是媽得用近人，走也行，叫他拿錢出來，現在不過多餘一雙筷子，事情却比誰都做得多，處處替我省儉，又是媽家鄉帶來的老人，我只問他，爲什麼前邊養着四五個吃閒飯的，他家人不開銷，單開你一個，他娘家薦的人就好，在任上時，惹事生非，連板子都挨過，人死了還賴在這裏，周奶媽見他越說越有氣，忙勸你輕一點，他要我走，就走了麼，到是我想你走了，太太日子恐不好過，他現在以爲太太存有私房，還好一些，要等錢一用完，看出太太是空的，逼不出來，那氣更難嘔了，我想橫順都是不好，大少爺又怕老婆，拿他沒法，以前他不是要分開過麼，趁這時候，還有點錢，率性依他，不說是多，只把太太應得之一千塊拿來，我們搬所小點房子，省吃儉用，怎麼也過上三年，莫非有這三年，你還找不到事，元蕪雖覺所說有理，無

如孝友是傳家寶訓，父親在日，吃了大伯父子，無數的虧，祖業全被敗光，從無怨言，餘產更不容說，一則這話不好出口，二則母親遠決不許，想了想，還是自己立志上進學業，譬如父親故時，仍在賦閑，又當如何，便笑道，我們錢多的時候，不和他分，這時就分到手能有幾何，我自有意志不使母親受苦就是，你請去睡吧，周奶媽嘆道，我實在看透他們，橫順將來不管我們，不如早點分開，免得吃苦受氣，到時二少爺也接上了，偏生太太和你，都不肯，二少爺只管放心進京，真要難過，我不用他開銷，先拚老命，跟他要工錢，要到手，把太太接出去住，等你有事，再來接，也是一樣，元孫見他悲憤流露，勸慰道，他們不會的，老爺才故去幾天，大少爺還要做人不做，照此情形，我已無法求學，莫非有半年的功夫，還找不到事，周奶媽含淚答道，噯，那錢照他這樣用法，頂多也只半年，三少爺他們都醒了，少爺睡吧，周奶媽走後，元孫滿腔心緒亂如潮湧，勉強合眼養神也沒睡着，堂屋內一直靜靜的到了十點多鐘，耳聽堂前周奶媽，在情聲和女僕說話意頗憤急，知他忠心件事都衛主人，常和僕役們爭論，沒做理會，一會又聽母親也在旁說，二少爺昨晚沒睡好，不要吵醒他，事已過去，還說什麼，少時你跟門房招呼一聲，不要對他說才好，周奶媽道，好在快走了，不然這人他怎麼丟得起，周母隨喚二女僕，到屋裡去，元孫知又有事發生，心想嫂氏不良，終是女流，不便和他爭吵，自來家庭中，多有難處，不日起身，仍以不理爲是，但一想到此行前途，成敗利鈍尚難逆料，萬一所謀之事，不夠養家，或是日久無成，老母將來處境必苦，不由又急得滿身發熱，再也不能安睡下去，立即翻身爬起，時將開飯，雖是靜悄悄的，實則女僕們，都在整理飯桌，陳列杯筷，剛撤竹籬，女僕徐

媽便喊周大娘，二少爺起來了，周奶媽隨由周母房中走出，將臉水打來，元蓀正洗，忽見四弟祥生，揀了書包，氣忿忿跑回，進門放下書包，便喊道，周奶媽，快開飯，我肚皮餓，元蓀掀簾低喝道，老四你也十二歲了，鬧些什麼，飯好了，還不會開，一進門就喊餓，什麼樣子，祥生素畏元蓀，忙陪笑道，哥哥起來，我因為下午要考歷史，想早一點去呢，你昨天什麼時候回來的，我還有要緊話，對你說呢，元蓀已縮回須去，祥生隨即掀簾走進，元蓀道，你看你這毛法，說話一點條理沒有，回來不先見媽去，一點規矩都沒有，三弟呢，怎沒有一同回來，祥生道，他下午考地理，怕考不好，正和同學溫書呢，周奶媽今早因為他要考，給了我們一個銀角子，他分了六個銅板，買些燒餅，和一片板鴨，在學堂當飯吃，不回来了，一會就見媽去，你到這來，我告訴你要緊話，周奶媽道，四少爺你少亂說，二少爺莫聽他，他的話靠不住，祥生急道，不是你還想誑訴二哥嗎，怎又攔我，有的你還不知道呢，周奶媽便說，你再亂說，我告太太去，祥生道，這我不怕，偏對二哥說去，元蓀便道，我也不會聽他的，由他說吧，祥生把話一說，原來羅氏見公公一死，知道家況，只有日難，沒什大望，難得還剩下七八千元遺錢，立即乘亂慙慮丈夫，把將過來，借著治喪運靈，以虛報實，乾沒了一多半，因嫌元蓀精強幹，異日恐有違言，並想把下餘兩千元的少數，侵蝕淨盡，然後再設法，與婆婆分居自過，以免長此負累，心目中本就厭憎元蓀，偏生昨日又要了五塊錢出門，越發不快，恰巧大姊來信，令元蓀北上謀事，惟恐母子不捨分離，想藉元蓀上路，借着元蓀年青，不該三朋四友，胡亂耗費爲由，先向周母說了許多嫌話，回到房裡，又把門房當差，叫去吩咐，說大少爺已然出門，下剩盡是小孩，談

不到什朋友，以後無論誰來找少爺們，就說太太有話，不許少爺們，與來人往，叫他們以後不要來找，也無須進去通報，少爺們如不願意，就說大少奶說的，不信只管我來問，羅氏也是續弦，前房遺有一子，比祥生長一歲，同在學堂讀書，今早上學，又把許多未盡之言，一一告知祥生，元蓀素喜面子，最重朋友，從小隨父宦遊，十一二歲，便開始結交小友，並且當日就有世交至友來訪，如被無禮之言擋回，臉上怎下得去，聞言如何不氣，當時便要去找羅氏理論，周奶媽道，我今早就聽張順說了，因是太太再三囑付，並傳話給門房，客來就說少爺有事出門，請他留下地頭，少時回來說了，自去尋他，等耐過了兩天，你一走，也就罷了，他偏這樣嘴快，多的都忍下去了，何在這一點，算了吧，元蓀想起羅氏種種可惡，因恐母親嘔氣，強忍憤怒，氣在心裏，洗完臉和祥生去見了母親，便開飯，羅氏自從公公死後，本不常侍婆母同食，早命丫頭，傳話廚房，把飯菜分成兩起，祥生忙着吃完，拿起書包要走，行時周奶媽說，三少爺和大孫少爺，都沒回來吃飯，大孫少爺每天，只太太給三個銅板點心錢，必吃三少爺的，兩個人吃那點錢的東西，怎麼能飽，我怕三少爺起來得晏，單做了三十個包子，內中十五個，原打算你們放學回來，當點心的，四少爺給他們帶去吧，祥生接了就走，周母飯後回到房內，對元蓀道，你這乳母真好，什事都想得到，你們將來，真要好生報答他才對，元蓀道，那個自然，周母隨催元蓀出門，爲免應酬承情，雖不必向各家辭行，你那幾處世交至好，也該通知一聲，元蓀道，兒子這次出門，是爲家境所迫，前途茫茫，好壞難定，他們彼此都常見面，又都交好，一露口風，必要餞行送禮，休說無此心緒應酬，這時承了人情，一口醵羽歸來，何顏相見，況此去不知何日

始有成就，與其把這寶貴光陰，放在酒食徵逐上糟掉，何如在媽跟前，多聚兩大呢？兒子想暫時誰都不說，等到北京，再給他們通信，也是一樣，張世哥回了兩位朋友，午後來訪，兒子想請周媽媽，添兩樣菜，在家談天，不出去了，周母已知祥生走口，把羅氏不令來客登門之事說了，元孫留客夜飯，必是有心囑氣，便勸元孫容忍，嫂嫂女流，不可爲此明傷和氣，元孫笑道，我本心是不和他計較的，不過事太難了，模樣容讓忍氣，他必當全家都靠大哥，我母子道怕他，現在沒吃他們已是如此，以後更無法過天了，反正兒子一天不能養母，媽終免不了鬧氣，到不如給他一點樣子，好使知道我母子不是真好欺的，至於媽怕他吵鬧的話，那更不會，兒子已然想過，包他心甘情願，碰這釘子，弄巧他還對着滿菜，款待來客咧，媽只和平日一樣，裝不曉得最好，周母終不放心，元孫道，大嫂爲人刻薄又極勢利，他只知道今天來客是誰，就不敢再鬧，周母問是何人，元孫道，除張世兄外，那兩人都是他心目中，認作大哥將來靠山的愛子，一個是高崧生老伯的十兒子高成基，一個是他娘家親戚，平時姻伯總裁不離口的二兒子許芝庭，媽請想他取得罪不，原來高崧生，是丹徒縣知事，是當時官場中的紅人，和周父至交，身前身後，均多助人，新近周兄厚成，往鎮江去的便是此人，許芝庭之父，爲京中顯要，又是羅氏娘家親戚，新近南來，欲往蘇州，投考東吳大學，昨晚因友及友，在河下相見，知元孫在東吳讀書過年餘，又久居蘇州，情形熟悉，特來討教，元孫此舉，另外還有深意，羅氏早知兄弟在外所結交的都是這類人物，那一番話，也不會說出來了，周母囑元孫放緩和些，不可做口太過，元孫道，他太叫人下不去了，本想給他一個天下不來，啼笑皆非，既是媽這樣說法，那我讓他自己

已先收風就是，周母又叮囑了幾句，元蓀隨即走向前院客廳門首，喚道，張順羅福，打掃乾淨，今天下午，有客來呢。

### 第三章 略施巧計嫂氏竟低頭 大掉花槍小郎亦蹙額

周母子，御下寬厚，老主人雖死，男僕沒找到事的，仍依舊主人吃閑飯，半月也幫着做點雜事，分點零錢，年來經元蓀弟兄，四處設法，薦了好些出去，門房剩下的，仍有六人，除張順是多年老僕外，餘者多是羅氏娘家遠房親故，元蓀以前，受父鍾愛，言聽計從，對於下人，又是賞罰嚴明，恩威并用，無形中，養成下人一種敬愛之心，早來羅氏有心找岔，傳話門房，不令來客隨便登門之後，下人們便紛紛議論，俱知此難於辦到，羅氏待人刻薄，只管這些人多是羅家薦來，並不十分向他，一聽元蓀吩咐，打掃客廳，料定有爲而發，都願意他叔嫂當時鬧明，省得當下人的作難，紛紛持了箕帚毛標，往客廳奔去，厚成夫婦，就住在客廳對過，中進房內，羅氏自然聽見，不由大怒，心想自己才頭一次立規矩，就吃他碰了鬧來，不特叫人恥笑，以後這小鬼，更沒法制了，有心趕出，與元蓀理論爭吵，無如自忖理虧，元蓀嘴極能說，精明強幹，除却蠻來，絕說不過，一被問住，更是丟人，婆媳叔嫂不和，只在此心，從未公然破臉，萬一鬧翻，小兒盤算前途，豈不更糟，想了又想，終是情虛內怯，不敢驟然發難，待了一會，隔着窗縫，往外一看，下人們正在踴躍從事，隨着元蓀指揮忙進忙出，實忍不住忿恨，便令心腹丫頭萍香，去喚羅福進來，並令做作旁觀，探聽元蓀詞色，

賈二他們，有什麼話說，一會羅福走來，羅氏見他泥污着雙手，臉上好些灰塵，不由怒道，什麼事要你  
跟人家這樣效力看你這鬼樣子，你到底是在吃那個的飯，羅福原是羅氏遠房族兄，見羅氏無故惡語相加  
，不由發了湖南人的性道，我吃那個的飯，我喫周家的飯，二少爺是小主人，他叫我做事，還有不  
識的嗎，本來大客廳自上午起，就沒開過門，作天來客，還是在書房坐的，就沒二少爺的話，我們今天  
，也打算打掃了，莫非我們盡吃飯，不做事到好，這也拐彎，羅氏見他出言頂撞，感怒道，我今天早  
晨怎麼招呼你們的，老爺不在，大少爺出門，家是我當，客廳收拾完，把門跟我鎖上是客不見，傳給  
他們，不聽話都滾，羅福年老性耐，只管羅氏援引，却不忿他近來行爲，聞言越發大聲答道，二少爺  
自來客比大少爺還多，老爺在日，通沒說過一句，再說後面還有太太，你不許客登門，先跟他們說明  
了來，就這樣悄悄呢自我們，把客擋出去，當下人的，沒這道理，這裡不吃飯，別家還要喫飯呢，不  
能壞良心，錯了規矩，羅氏給他這麼一說，羞惱成怒，桌子一拍，剛要就勢發作，萍香忽然飛步奔入道  
，京裡許總裁舅大人的二少爺來了，原來羅氏之父秋谷，由前清起，便經芝庭之父，提攜推舉，在江  
蘇任了好幾次關厘金，只爲性情迂腐，不通世故，錢都爲人中飽，並無餘資，現在江蘇候補，許家是  
他惟一奧援，敬若神明，芝庭到前，乃父先有信來，秋谷還同了二子少谷幼谷，親往浦口迎接，芝庭  
年少個儻，不耐秋谷父子寒酸迂腐，一任殷勤留住，推說早有前約，堅持不肯在羅家下榻，却去住在  
鈔庫街一個父執家內，勉強到羅家，吃了一次接風酒，便不在往，秋谷父子把結不上，引爲奇憾，只  
得把家藏一部明板四書，和此文房四寶，當着禮物送去。芝庭勉強收下，仍向一旁，看也未看，羅氏一聽

他來，不由大驚，暗忖昨晚兄弟幼谷來於，芝庭應酬甚忙，今晚父親請他喫飯，都沒功夫，偏生陪客，都是官場中人的紅人，不能像上回一樣，因他道謝，打退堂，白花了許多冤枉錢；還在心痛，怎會有此閑空，到這裡來，芝庭小時，本和自己見過，必是因親及親，不知丈夫出外，看老表姊來了，想不到他年紀輕輕這麼周到，真是可惡，請還請不到，那有擋駕之理，可恨丈夫不在家，雖然便宜對頭，也叫他見識我娘家，也有闊親戚，只顧驚喜交集，也沒細想，口早忙着說道，羅福，許總成的表少大人來了，快招呼二少爺，代我陪一陪，我換完衣服，就出去，該死的東西，你們只顧盡吃閑飯，客廳擺着，也不打掃，書房裡盡是書，陳設都沒有，多小家子氣，一面急喊王媽，打洗臉水，把少爺們找來換衣服，萍香快跑到頭去，招呼他們，叫少爺怕他見怪，京裡來的，要叫大少爺快端禮菜點心，外邊沒有的，到我房裡來拿，羅氏這裡手忙腳亂，羅福已從窗縫裡，瞥見芝庭，是與張淩淪同來，另還同有一個少年，由瓦簷邊向客廳以內，知是來訪元孫的，因憤羅氏斥罵，也不說破，聽他裏面反兩，本心還想還問他幾句，羅氏忙着把話說完，急步往裡套間走去，只得氣忿忿退向門房，告知下人們，俱都竄竄不置，其實元孫本意，事先點破，將來客是誰說出，還沒等到機會，羅氏便把羅福喚進，隔着天井，發出惡聲，元孫覺他太下不去，心想好在高張二友，總角至交，無話不說，今日留他喫飯，本欲以家事相託，無所用其避諱，芝庭雖然初交，總還投契，他正是羅氏的娘家親戚，如來撞上，使知羅氏爲人也好；，幸得他對他對面羅鼓，明鬧出來，再作計較，便把氣沈下去，明見萍香在側，下人們偷偷互使眼色，只裝不聽見，一言不發，依舊從容指揮僮僕，整理几案，剛把客廳收拾完竣，忽然門房



一箇的住閑僕人，捧着名片跑進，恰巧萍香探着不出動靜，又聽上房主僕吵鬧，正由廳房走出，迎頭撞上，那僕人原是雜家薦來的，一見萍香，忙道：「許總裁大人的二少爺來了，快跟少奶回一聲，張凌滄是來熟了的，高成基雖和元孫闊別了一年，但也是通家世好，自來不用通報，只芝庭是初次登門，萍香刁鑽靈巧，頗認得幾個字，見名片只有一張，名字又與主人連日所說相似，急於討，口問得一聲在那裡，人早甩開大腳，在上房跑去，報完喜信便領命跑出，裏外傳話，見人便說，許少二大人來了，你們還不如何如何，見了周奶媽把眼一斜，嘴一撇，彷彿主人來了闕親戚，他也跟着光輝長了身價似的，他這裏得意忘形，正在廚房裏，向廚子傳話，一面口後院中洗衣的女僕們，照着平日所聞，繪影繪聲說得天花亂墜，又約定等少奶請客，進到內庭時，再去偷看二少大人，穿什闕衣服，是和洋鬼子一樣不是，誰知主人羅氏，業已啼笑皆非，說不出的苦，原來羅氏一邊忙着梳洗更衣，先想二表弟難得光降，理應備席款待，只不知他應酬那多，留得住不，又想還是一邊挽留，一邊着人雇一快車，與娘姨送信，將父親和弟找來，留得住不特面有光輝，父親也必誇讚自己能幹，留不住他，也可和他說些話，求他寫信與總裁表切，請他給省長來信，催催父兄，所求的差事，早日發表，省得老要自己賠墊家用，只自便宜老二，跟着白喫一頓席，有點美中不足，想到這裏，忽想起心腹丫頭傳話未歸，別的女僕，弄說不清，罵了一聲死丫頭，正要着人去找，忽然過廳一陣脚步之聲，命所用楊媽快看，回報說是二少爺，陪了許二少大人，和當來的張大少爺，還有一位高大少爺，同往上房，給太太請安去了，羅氏聞言又愁又怒，以爲元孫先令打掃客廳，必有所約朋友，也在此時走來撞上，怒罵老二真該萬死，

來了狐朋狗友，不避開反倒拉攏在一起，二表弟是知禮的，不知堂上不是親婆婆，按着京裏規矩，故意客氣，說要登堂拜母，他拿人家屁股當臉，也不怕折他母子的壽，就實受了，幸而他娘，這點不明白，必不敢當，否則他幾千里跑來，又是洋學生，却給一個窮老寡婦，叩了頭回去，還有不生氣的夢，再說自己也對他不起，也真該死，這樣至親，他與周家，屁都不認得，一剎就請進來多好，偏要打扮，叫這二死鬼去陪他，只說常跟他爸應酬，丈夫也常誇他，會交接人，他却得了意，這樣該萬死，如此得罪人，惹出亂子，怎麼得了，越想越急，一邊痛罵元孫，連娘家爸，都忘了着人去請，急急扣好衣鈕，跑着碎步，往上房趕去，這時來客，已在元孫臥室外間落坐，羅氏進門一看，周母似要走出神氣，來客俱都起立相送，元孫知道他來會芝庭，怕把人認錯，忙說，嫂嫂，這位就是許二哥，張凌瀚和高成基在旁，喊了一聲大嫂，正待行禮，羅氏對於元孫之友，素來的敵視厭嫉，況在今日之下，越發氣不打一處來，竟連理也未理，只裝着一臉假笑，對芝庭拜了二拜道，昨天才聽幼谷說，二表弟來了好幾天，因表姊夫不在，還沒過去看望，二表弟倒先光降，真太客氣了，怎麼敢當呀，二弟也太簡慢，這隻怎麼能待貴客，快請二表弟，到前面內花廳去坐吧，芝庭與成基，是世兄弟，未來時，已由張高二人口中，得知這位表姊的爲人，在京時常接秋谷父子與父來信，無一次不是恭維得肉麻，本就嫌惡羅家卑鄙，有了先入之見，再一見他冒冒失失走進，婆母來客，凡人不理，張口就是一大套貧話，心中老大不快，還禮之後，也不答腔，祇那眼望着羅氏，看他有完沒完，周母本要回房，見張高二人，是面帶忿色，儘在那裏，羅氏又絮聒不休，意似立時便把芝庭請走，芝庭却並不領情，面上反現

鄙夷之色，與羅氏未到以前，談笑風生，迥乎不同，這般年青人，多不會做假，既恐芝庭，話答不圓，無法下台，又恐愛子暗中使壞，要令羅氏丟人，忙接口道，我原說這屋小，又沒收拾出來，你陪諸位世哥，到花廳坐吧，周母原是好意，芝庭見羅氏目中無人，周母反敷衍他，證實人言不謬，心更厭惡，情知羅氏誤會，當自己已來看他，有心點破，忙恭答道，小姪昨晚，和二哥一談，佩服非常，今日專誠來跟伯母請安，不想伯母二哥，盛情款待，賞吃晚飯，小姪不久蘇州求學，正好趁這時候，和二哥討教，這屋又清靜，又雅緻，並有二哥書畫詩文，可以拜讀，再好沒有，自家弟兄，何必客氣呢，芝庭滿口京話，羅氏湘人，祇明白得一半，先沒聽出口風不對，因芝庭居然答應留吃晚飯，不禁觸動心思，對元孫的氣也消了一半，心想這小鬼真會應酬，果然處得滿好，等話說完，搶口答道，二表弟在京裏，什麼好的沒喫過，家常便飯，怎喫得下，快叫他們莫添菜，二表弟剛一來，我已叫人到聚寶樓，叫了一桌魚翅席，因沒人陪，正打算去請爸爸，和大哥幼谷他們過來作陪呢，這末兩句，正犯芝庭大忌，不中把臉一沈道，表姊這樣費心，那我祇好走了，羅氏還當他謙讓，笑問這點小意思，二表弟還和老表姊客氣麼，芝庭冷着一張臉笑道，我今日本是約了張高二兒，專誠拜望元孫二哥，並跟伯母請安來的，平日最怕和官場中人鬼混，又知伯母這裏，有一個周奶媽，做得一手好菜，元孫二哥，更是一見如故，一聽留我喫飯，既可暢談，又喫好的，痛快極了，我怕拘束，表姑父府上，改日得空再擾，今天最好就我們幾位，陪伯母同吃一頓痛快飯，誰也不要，酒席更來不得，仍照原議，我就領謝，不然祇好心領，請三位世哥，到外邊喫去了，羅氏人本聰明，當時祇爲生氣糊塗，以致言動失次，等

到把話聽清，才知芝庭此來，專爲拜望對頭不特與已無干，並連父親兄弟，都在厭棄之列，不禁氣得手冷心戰，木在那裏，做聲不得，張高二人見了，俱都好笑，周母人最寬和，見芝庭對於這位多年不得的表姊，一再予以難堪，毫不假以詞色，雖知少年執袴，多半狂妄任性，但是羅氏全家，如不恃爲靠山，也未便得見這樣直言奉上，由此更見依人之難，心中起了感觸，又見羅氏連羞帶急，臉脹通紅，恐其難堪，便笑答道，諸位世兄，既不嫌斗室狹陋，請坐下談吧，用完點心再商量，離夜飯還早呢，隨指成基，對羅氏道，這就是鎮江羅老伯跟前的三世兄，你祇顧招呼遠客，還沒見過呢，羅氏原當成基，與凌滄一樣，都是羅家候補的兒子，因恨他是元蓀的朋友，進門時心還打算，叫元蓀把二人，約到外頭去吃，只留芝庭一人在家，把父親兄弟接來，同吃這桌席，再向芝庭，說三人如何壞法，免得對頭喫了便宜，還巴結上他家的闊親戚，立意想將二人僵走，明明聽見叫應，故作未聞，萬沒料到，那一位雖然情意不投，到底其父尙受恭維，加以多年戚誼，不過小的不肯幫忙，還不致於大礙，這位却是現鈔寶惠，乃父昨天才將丈夫喊去給事做，巴結還巴結不上，怎到得罪了他，聞言頓腦轟的一下，把適受的羞漸，全部忘記，紅臉當時還了白色，忙接了口道，原來是高三弟麼，我因舍表弟，千里遠來，多年未見，又知他連日應酬甚忙，難得二位世弟在此，急於將他留住，由二舍弟代作主人，吃頓便飯，祇顧說話，沒先顧行見禮，真是荒唐極了，我們兩輩世交至好，請三弟不要見怪吧，隨說早福了兩福，成基一面起身還禮，笑答大嫂與芝庭兄，至親久別，急於相見，乃是人情，怎說見怪的話，大嫂太客氣了，周母明知成基鄙夷羅氏，應對却極謙和有禮，而上一點不顯，比起芝庭，挾貴浮傲，要強得多

，不禁暗中點頭，本要回房，由小弟兄們自言在笑，因羅氏尚在房內，祇得重又坐下，羅氏祇管心中氣急，表面上還得老着臉皮，格外周旋，敬烟讓茶，忙個不休，一面向成基拜記，照應丈夫，在老伯前，代爲吹噓，一面又向芝庭請問，表慰父母兒嫂全家老少人等安好，並探訪京中景物人情，在他是既恐冷淡了娘家奧援，又恐得罪了丈夫的飯東，意欲面面週到，不料這兩個，都是新人物，最厭惡這些家常絮聒，成基還看在元孫弟兒面上，隨口敷衍，芝庭從小嬌慣，本是膏粱纨绔，又染上一身學堂中的壞習氣，似羅氏這等婦女，便羅家不靠乃父提拔，也是厭悶已極，先還勉強哼哈，後來連聽都懶得聽了，周母見元孫，祇與淺滑閒談，永不設法轉圜，芝庭臉上已大帶出有氣神色，羅氏仍不知趣，祇管絮聒，便笑問道，許世兒想是吃你們家鄉口味，着該怎麼備排法，招呼一聲，世兒們既不嫌家常草率，那酒席就回了吧，羅氏何嘗看不出風色，祇爲家傳勢利天性，把這兩位年少貴客，看得太重，起初以爲應酬殷勤，是生平拿手，那知全用不上，一進門便隔膜，越發越想敷衍拯救，越敷衍越糟，看神氣，偷偷去接父兒，怕芝庭不見人就走，立予難堪，求榮反辱，不去接，日後知道，也非落埋怨不可。就此負氣走出，又恐將人得罪，左右爲難，連暗急帶暗氣，鬧得神志昏亂，舉動全乖，聞言知道婆婆給他開路，忙接口笑道，我也真糊塗，祇顧陪表弟世哥說話，也忘了到廚房看看去，他們素來小家之氣，曉得亂做些什麼，表弟高三哥，這樣客氣，那我就便做待承了，祇是陪客少些，太不恭方，我看還是把幼谷找來吧，都是同年紀的弟兄，又沒拘束，也熱鬧些，他蘇州情形，比老二還熱呢，羅氏原是心還不死，又見成基在場，想借此給娘家一齊拉攏，特意試探口風，按說主人這等說法，客人任多不願，也無

見拒之理，芝庭偏發了大爺皮氣，惟恐信一送，老少三厭物，一齊光顧，忙接口道，表姊不必費心，我怕人多，情願那天有空，自到表姑丈府上，費兩個鐘頭，去領那一頓盛筵。今天最好容我們哥四個，痛痛快快，在這屋裏，談到天黑，撿了伯母賜的便飯，再由我作東，到河下，涼快一會，再好沒有，不論誰，添上一位，就沒意思了，這一釘子，碰得羅氏，頭暈眼花，說不出的苦，沒奈何祇得忍氣吞聲，陪笑答道，那我祇好恭敬不如從命，要到後面招呼他們，暫時恕不奉陪了，又對元蓀說，二弟幫我作回主人，我調度他們，把菜做好再來，成基凌滄並起立說，大嫂不必太費事，芝庭却裝着看牆上字畫，理也未理，羅氏含笑走出，才出房門，那眼淚早忍不住流了下來，剛走到院裏，又想起芝庭口口聲聲，說是老太婆賞飯，好歹也使他承自己一點情才好，故意高道聲，萍香，今天待客，用多少錢，都由我付，用什麼東西，也到我屋拿去，這時周奶媽，在廚房中，安排夜飯菜，另一女僕正在端點心，羅氏自用女僕，向不許給裡院做事，羅氏說完一看，身側一人俱無，料知來客，已然聽到，惟恐眼淚被下人們看出，本來不會烹飪，忙自回轉屋去，萍香在廚房裡，吹了一陣，先聽老僕張興，來喚周奶媽和徐媽，說太太叫就去，又待一會，便見周奶媽到廚房和麵做水餃子，叫廚子買菜，因剛才對人白眼，素又不和，不便明問，以爲二少爺又在家請客，明與主人作對，想探明下落，好去報信，便守在旁邊，沒捨得走，直等周奶媽，做完點心，叫徐媽往上房端，剛想起主人的闊親戚，不知講進見面也未。跟着便見本房奶媽走來，說許二少大人，早到後院，少奶也趕去了，孫小姐孫少爺都打扮好，許二少大人老不見到前邊來，你偷偷問問少奶，看是在房裏等，還是抱進後院去，萍香一回頭，瞥見徐媽

，用提盒端了點心，在和周奶媽使眼色，覺出事太奇怪，隨口問道，徐嫂，我們許二少大人，怎會到你們屋裡去的，徐媽冷笑道，他是拜我二少爺的客，你叫他到那屋好呢，萍香看神情有異，再問必無好語，慌慌張張，往回就跑，原意到後進，探個詳情，剛由偏院，繞向二進屏門，恰值羅氏含着淚眼走來，迎頭遇上，羅氏怒火頭上，正無處發洩，照臉就是一個嘴巴，低聲怒喝，死了頭，往那裏撞魂去了，一走就不回頭，萍香的臉，立時腫起半邊，知道羅氏皮氣那敢分辯，強忍痛淚，隨同回屋，奶媽只顧記着，主人所說，京裏來人，手頭大方，貪圖分提孫少爺小姐的見面禮，也不看看主人風色，羅氏一進房，便笑嘻嘻道，孫少爺孫小姐，早打扮好了，少奶老不來叫，剛才新綉衫上，已沾了一塊，快領去跟二少大人磕頭吧，看又看不住，再等一會，更要弄髒了，羅氏見一子一女，俱已打扮得齊整，奶媽一說，都跟着搶說，我看表叔叔磕頭，我不哭，有錢買糖吃，越發傷心，氣頭上本想斥罵幾句，一想不妥，話又忍住，便遮飾道，二表老爺，這時正跟老二他們，打聽在蘇州考學堂的事，先莫去打攪，把少爺小姐，領到外頭玩一會去，等吃夜飯前，再進去見，也是一樣，奶媽正要還言，先喊萍香的一個，也自回轉，早訪出一些真情，朝同夥，使一眼色，各抱所喂小孩，往外走去，羅氏忙喊萍香跟出去，萍香巴不得立功自見，匆匆趕出，房中只剩羅氏一人，靜中尋思，滿想娘家闊親戚，來給自已作臉，誰知反和對頭親密，人大概是弄定，父兄知道，決不會怪芝庭天性涼薄，必說自已不善使手段，替婆家借錢，不好好招呼，把芝庭客套，認以爲真，沒去接他們來，這夾板氣，如何受法，又想起自己嫁時，婆家正當盛時，婆婆出身大家，又是後娘，必不好處，那知既沒嫌自己賠嫁菲薄，相待

更是溫厚，只爲受人蠱惑有了成見，始終貌合神離，日久天長，益發肆無忌憚，昨天對他那樣難堪，今天還是好好的，處處都給自己留臉，不然的話，老二再一使壞，還更不好落場呢，可恨老二，許芝庭來看他，事前不說一聲，已經該死，高世兄來，也不打個招呼，讓我怠慢人家，就說恨我不該囑咐門房，不許他會客，現時全家總是靠你哥哥來着，把他上司兒子得罪，幸虧這人真好還算運氣，不然回去對他三說，當時下條子，把差事一撤，看你母子，日後跟着我們吃風，越想越傷心，心本就痛恨元孫，疑他有心使壞，萍香忽從外跑進，見羅氏臥倒在牀淚眼未乾，知她傷心已極，恐又打人生氣，正得輕輕閃出，先避一會，羅氏已然瞥見，將萍香喚至榻旁，悄問周奶媽，說些什麼，萍香便照所聞，添枝加葉一說，羅氏本就嫉忿，再把萍香所說，細一推詳，越爲元孫不但故弄圈套，使她丟人，並還回芝庭離間，不知說了他和娘家多少壞話，才致受此惡氣，否則，芝庭至戚世好，自己好心恭維他，平白無故，怎會這樣給人下不去，越想越對，竟把所有惡毒，全種在元孫一人身上，咬牙切齒咒罵了一陣，眼淚不知落了多少，後來是萍香勸道，少奶身子要緊，氣壞了來，仇人更稱心哩，許二少大人，不過京裏才來，上了人家的當，其實親的還年輕，過天明白過來，還是幫我們，現在門房廚房，那些下人，都覺得許二少大人，是老二請來的，活像連親戚都不是我們的了，少奶要不到後院去陪客，更顯他們說得真了，先前聽周老花婆的話，就軀死人，外老太爺二天知道，還當少奶怠慢了的呢，少奶要把眼睛哭腫，不是白叫老二和周老花婆他們開心如願麼，我看賭氣有什麼益，不如打扮打扮，到後院去，也免得叫老二，祇顧和許二少大人挑嘴，一面把外老太爺大舅老爺三舅老爺接來，老二多會拍馬



麗，也抵不了外老太爺，是真親戚，又是長輩，一句話就把二少大人請到我們屋，硬把這口氣爭回來，叫他們巴給不上，落個空歡喜，看看還有什麼話說，羅氏不好意思說芝庭對他父兄也一體厭惡，嘆道，傻丫頭，我還不曉得，你要提醒，本是打算這樣的，不過我和二死鬼，仇深似海，二少大人已然上當，被他哄來，我如一爭，到顯小氣，並且還有鍾江高大人的少爺在一齊，大少爺正靠他爹升官，他和二死鬼，早就相交，我決不能請他進屋，那麼一來，不把他父得罪了麼，你說得對，親的還是親的，遲早有明白的時候，樂得讓他母子，代我請娘家人，他們年輕，又喜歡說笑打鬧，我這老媽老嫂的在場，終是拘束，我想等快開席再進去，午覺還沒睡，你不必侍候，還是到下房去，留神探聽，遲早總叫二死鬼，知道我的利害，萍香年已十六，貌娟顏秀，原是羅氏藤條竹板下磨打出來的人才，因極機警靈巧，工於獻媚，近年羅氏當他心腹，已輕易不事鞭朴，今見羅氏又動手打他，惟恐此張一開，重陷慘境，一聽羅氏口氣，覺出言仍未哀，寬心放大，樂得迎合主意，還可借此偷懶，在下房中，去與人說笑，立即應諾，退出不提，羅氏離開元蓀書房，周母也自回房，主客四人，暢談甚歡，元蓀早把心事，暗告凌滄，託其日後照應母弟，凌滄自是一口應諾，芝庭成基，俱不知元蓀日內起身，還在再三邀約，飯後同在秦淮泛舟，再續昨遊，元蓀堅辭不獲，祇得應了，談到傍黑，羅氏才領了一兒一女，去拜見表叔，順便也給成基凌滄行禮，芝庭本想給見面禮，因當席成基和凌滄，不便拿出，成基又礙於凌滄，都打算背人交與元蓀，轉給小孩，羅氏子女向凌滄禮拜，尙是初次，凌滄知芝庭成基，都是闖少手筆，拿少了的，相形之下難看，意欲改日送點東西，當時都無什表示，元蓀兩弟一姪，均早

放學歸來，都在室中，陪客說笑，就此岔過，一會開出夜飯，飯後芝庭便忙着催去，就把打發小孩之事忘却，羅氏又是一氣，這晚芝庭成基，事先便向周母請求，准許元蓀晚歸，元蓀到了船上，無可藉口，連辭幾回，都被眾人強行留住，直玩到天亮後，才放回來，夏天夜短，人都起早，元蓀到家，天已七點，路上遇見二弟一姪上學，車行甚速，未及問話，便自拐過，元蓀回顧兩弟，回頭高呼二弟，料知昨晚走後，羅氏又有閒話，見車行已遠，心想我是要走的人，好在母弟已託有妥人照應，理他則甚，便沒做理會，周家二層過廳左首，便是羅氏的三間臥室，元蓀到家進門，正往裏走，從見萍香，揚着門帘，往外探看，見了元蓀，忙把頭縮了回去，快要轉過屏門，便聽羅氏急喊，快把他喊住，我有話說，隨聽萍香追出，高呼二少爺莫走，少奶問你話，元蓀平日最厭惡萍香，尖嘴輕狂，見他詞色傲慢，方要斥責，羅氏已相繼趕將出來，元蓀見他兩眼紅腫，頭髮蓬亂，滿面俱是忿怒之容，神情動止，均帶骨氣，全沒一點大家風範，心雖鄙夷，仍然立定，叫了一聲大嫂，強笑答道，我剛回來，還沒見過媽媽呢，大嫂有話，等我給媽請了早安再說吧，元蓀見羅氏，神情潑悍，迥異尋常，初回不知何事，意欲向母問明細底，以便應付。話才脫口，羅氏已發怒道，看你媽，不是什麼要緊事，我已等了你一夜，不能再等了，說什麼也跟我把話說明了才能走，元蓀見羅氏出言無狀，本意還問幾句，執意見過母親再來，又恐追向後院累母親受氣，並還許在母命之下，多受委曲，左不過，爲昨晚宴客之事遷怒，還有什麼大不了處，心想就地開發也好，仍作不解，故意笑答道，大嫂有什麼事，等我商量，既這樣忙，就請說吧，羅氏雖在娘家，未受什麼教育，性情乖張，畢竟嫁在詩禮之家多年，來往的俱是世

族顯宦，無形中潛移默化。有所觀感，加以丈夫庸懦，婆母仁柔，一門雅穆，公公又治家端肅，最重禮節，人更慷慨，對於羅父，有求必應，照顧甚多，休說娘家父兄，時常語誠，不敢放肆，便有皮氣，也無個發處，初及本來面目，當時仇人見面，只管暴怒，丟臉的事，仍恐下人聽見恥笑，聞言怒喝，話多着呢，到我屋說去。羅夫不說個明白不行，元孫仍裝不解，說一句怪事，把頭一點，羅氏撥頭便走，到了儘裏間，厚成午日起坐室內，往桌旁紅木椅上，自先落坐，便指元孫問道，老二，我和你七世冤家八世仇，什麼熬我不得，你爹在日，狐假虎威，也不說了，如今你爹已死，你幾娘母，都靠我丈夫喫飯，怎麼還要狠心。斷我的活路呢，元孫自向對面坐下，依舊神色自若，等羅氏話完，才從容答道，這話沒頭沒腦，我不明白，自來叔嫂，除了年節喜壽喪祭，只偶然在母親房中，和每日吃飯時相見，自從爸爸去世，大嫂改同姪兒們，在自己屋裏開飯，我平日多在書房看書，再不出門看朋友，輕易見不到大嫂，就來尋人哥遇上時，也只盡兄弟之禮，話也不多，近四五年，總隨爸爸到處奔走，一年難得與大嫂見上幾面，更無冒犯之處，怎能說到欺字，至於現在家用，在爸爸去世，兄弟們尚未成立以前，正應爸爸做頭，人哥和大嫂所說的話，家有長子，國有大臣，一切都該大哥大嫂包辦，有乾吃乾，有稀吃稀，並且還說，目前雖說爸爸剩有點錢，可以將就渡過三兩年，將來這千斤重担，還是大哥一人來挑，大嫂適才說我們靠大哥吃飯，照理說來，是應該，照事說來現在離三兩年，還差多一年，似乎說得早了一些。我斷大哥大嫂活路一層，不論將來是靠大哥吃飯不是，都無此情理，也無此事，本意還想請示明白，不過我家家規，從來不許以小犯上，目無尊長，叔嫂更無相爭之理，再說

下去，惟恐嫂嫂一時誤信人言，多所責難，當兄弟的年幼無知，言語失敬，致遭外人笑話，大嫂如覺當兄弟的，有什過處，不妨告知大哥，照我家規處罰，兄弟領責就是，好在高世哥，下午即回鎮江，少時見過母親，就寫信託高世兄帶話，把大哥請回來再說，恕不奉陪了，說罷，逕自起身，往外走去。

#### 第四章 長安就食泣辭白髮母 津沽探親欣訂忘年交

羅氏原因下人討好，往羅家送信，恰值父兄外出，祇乃嬰幼谷，得信趕來親迎，芝庭已走，本就埋怨羅氏，芝庭既是白天到此，爲何不到與母家送信，羅氏說不出的苦，勉強支吾了一陣。幼谷終不死心，又問說衆人在河下遊船，選色徵歌，越發心癢，既已巴結閨親，聯絡這些貴公了，又想沾點酒色便宜，也沒和羅氏說明，急慌慌趕去，偏捨不得雇划子，隨起一雙近視眼，沿着秦淮河岸找去，由夫子廟到水關，跋來報往，不下十幾次，好不容易發現一千劃少，坐了一隻頭號花船，在水關一帶河心寬處停泊，絲絲帽影笙歌細細，笑語如潮，熱鬧非常，隔河喊幾十聲二表弟，沒有回應，急得沒法，花了三個銀角子，託一坐木盤賣茶食的小划，把一張名片，代遞過去，一會大船上，有一隨僕坐了小划子，拿着原名片划來，幼谷當常來接他上船的，心正高興，誰知來人，却是驅逐他的，見面就呼斥說：某老爺在此請客，不請的人，概不接待，你亂喊些什的，眼亮趁早走開，再要陪鬧，就不客氣了，幼谷仍忍着氣，分辯說，請三少大人，明在船上打牌，還有一個周元孫，俱是我的至親，現有要事，非見這二人不可，要下用你們划了，把我渡到船邊，將他們請出船艙，我說句話便走如何，來人把臉一板，答

道，你那麼神魂鬼叫，全船人差不多都聽見了，我們主人說，他不認得你，叫把你轟走，我不管你有親沒有，船上客多呢，我也沒法跟像認親去，王廳長的大少爺，也在船上，他們正在高興，你敢胡鬧，一句話就把你押起來，漫說我的船，不能借你坐，你就自雇划子，只划到大船邊上一喊，立時就是亂子，不信你就試試，我勸你，還是識相點好，說時，正趕一個少年，同一雛妓，手挽手走出艙面，幼谷瞥見，極像芝蕙，如獲救星，忙道，這不就是京城來的許總裁的二少大人，我的血表兄弟，邊說邊喊，二表弟，我在這裏，他不許我船上去呢，少年聞言，頭也不抬便退回艙去，幼谷還待狂呼，肩頭早着來人，推了一聲，怒喝道，你活見鬼了，人家理你嗎，好話不聽，你再敢喊，我就搥你，幼谷見來人其勢洶洶，知道這等官場中的惡奴，慣於狐假虎威，仗勢欺人，遇見那人，叫似芝庭，也不知是因產有貴客，不便接待生人，還是有心不理，鬧下去，更要吃虧，祇得訥訥的漲着臉，羞赧，往旁走開，來人冷笑了，一聲，也就划回船去，人一走，幼谷心又活動意欲在岸上守候，祇盼芝庭元孫內中有一露面，仍可有望，眼望惡奴進艙，轉了一轉出來，船就開向遠處停泊，那一帶都是兩岸人家的水閣，沒有河岸，可以隔水遠望，這才覺出是有心見拒，死了熱念，垂頭喪氣，一邊往回走，邊和心出守以爲元孫一個窮娃子，居然能和這些闊人，同坐花船遊樂，自己和芝庭至親，反倒一罷，都是阿姊不好，不如早通知一聲，必然趕上，既可盡情享受，並且警察廳長的兒子，也在船上，這一交上，以後進私門頭，串小房子，都不會再受人欺，真個好處無窮，天底下那有這好機會，竟被這喪盡天良的婆娘給錯過，白便宜了周元孫這小窮鬼，越想越恨，連夜趕回周家，進門便朝羅氏大

隔，幼谷因適才羅氏，沒敢說日間受氣丟人之事，平素又把元蓀，當作小孩，以爲不知麼怎巴給，跟了芝庭成基去的，否則芝庭自空一切，怎會看得起他，雖然嫉憤，並未想到別的，羅氏本就疑心元蓀，按婦使壞，及聽乃翁一說，越認定元蓀從中搗鬼，使給乃弟難堪，尚在其次，祇恐連父兄丈夫的壞話，也向芝庭成基二人面前說了不少，當時急怒交加，除大罵元蓀，既在船上，爲何不出招呼外，還不敢連面兄弟說明，強忍着怨怒，費了好些唇舌，給了幼谷十塊錢買口，叫他回家，莫對父兄洩露，才行了事，幼谷走後，越想越氣，先想到後院去，和周母大鬧，繼一想，婆婆雖然討厭，平日總壓着，他兒子，這類事還不像母子同謀，老二居心狠毒，自己不過想給他一點難看，還手已這樣辣法，再把他娘一傷，不知還要出什麼花樣，芝庭成基，尙沒未定，好此顧忌，如祇和小鬼一人吵鬧，一個鬧他不過，還可到他娘那裏，苦狀挾制，全都成了明仇，反而不好，只得忍着，立意要和元蓀拚命，大鬧一場，問問水落石出才罷，偏生這晚，元蓀竟未回來，自和萍香坐守，萍香自免不了又進許多謊言，主僕二人，對說對罵，守到天亮，好一會，人還未回，羅氏精神疲倦，便令萍香守候，等元蓀一回，連即連報，正要上床去睡，忽聽元蓀回轉，這一把怒火，立時點燃，追將出來，本欲和元蓀破臉大鬧，尙有不合，就此連他母子數人，分將出去另過，永去心頭之病，不料氣蒙了心，滿肚皮質問的話，不知從何說起，上來張口就錯，昨晚所說的話，還沒說出百分之一，先爲元蓀從容瑞肅的神態所惱，心已又急又亂，再聽所答的一番話，不特簡淨爽利，無隙可乘，并且言中有物，暗藏鋒銳，句句刺中心病，猛想起此時一鬧破臉，元蓀必要提議，按照遺囑分家，休說已吞沒的那些錢，不保糾葛，至少

這些餘款，也要退出去一多半，娘家借用的那兩間屋子陳設傢具，也要退將出來，仇人又和成某交好，他這封信，明是叫丈夫回來，清理家務，實是和送他忤逆一樣，想到這裏，不由心慌，氣便餒了下來，急喊萍香，快把這死鬼給我退回來，萍香探頭連喊，快些回來，少奶喊你裏，元孫連理也未理，剛進後院，萍香便奉命趕來，欄在前面，叫道，你不要走，少奶叫你回去，話還沒說完呢，元孫聽他老是你呀你的，不禁有氣，又見將路擋住，怒喝道，狗丫頭，越來越沒有半點規矩，有話等大老爺回來再說，萍香將有主人之命，剛說得一句，不行，元孫早忍不住，口中怒喝道，快給我滾，抬腿就是一腳，雖然未用什力，萍香已吃不住，哎呀一聲，跌倒一旁，高聲哭道，少奶救命，打死人了，元孫兒們撒潑，以爲羅氏素來護短，定要藉此大鬧，不肯干休，心想事已至此，率性鬧翻，分將出去，前途雖然可慮，年餘的光陰，總可支持，免得走後，母弟受氣吃苦，自己在外就心也好，當時轉身進屋，把長衣一脫，取了一根雞毛撻子奔出，見兩女僕，連同打掃庭院的下人，俱已聞言趕來，便喊道，張興去請大少奶來，徐媽拿雞毛撻子，跟我結實打這個狗丫頭，就打死他，看怎麼樣，萍香早日專一播弄是非，巧嘴貧舌，全家男女僕役，無不痛恨，這男女二僕，應了一聲，便各奔向前去，萍香見元孫動了真怒，知道不妙，主人連喊未至，再不見機，便要吃眼前虧，不由氣餒心慌，不等打到，口喊我告少奶奶去，慌不迭爬起便逃，元孫怒喝，抓他回來，徐媽正待追時，周母已由房中走出喝止，元孫請罷早安之後，不等周母發言，便大聲說道，媽，今天不用管，現在簡直越來越不像話了，連個黃毛丫頭，都這等放肆可惡，此時我什麼話不說，先託高世哥，把大哥哥請回來，叫周奶媽備一桌席，把所有

靈威以及各位年世的老前輩，都請了來，那時再作計較，要不我一上北京，媽這日子，還能過寡，太氣人了，兒子並非老實，不過祖宗累世孝友家規，不願爸爸去世不久，便鬧笑話，處處忍讓，實在那一樣不明白，既逼我鬧，率性就鬧個大的，周母突然變色斥道：元蓀，你怎麼糊塗起來，有我在，你敢和誰鬧，有話好好商量，看你這雙眼睛，還不給我睡去，要叫我生氣麼，元蓀原因羅氏當早氣勢汹汹，大有破臉之勢，知他性情潑悍，什樣無理的事都做得出，表面裝着鎮靜，用話點他，暗中示威，迫使就範，借此脫身，實則心中并無把握，惟恐一鬧起來，不論分家與否，老母都要氣苦悲愁多日，走到院裏，心正盤算，如何避免對面衝突，偏那萍香，祇顧狐假虎威討好，得令即追，也沒細想主人心意，上來硬要把人追回，元蓀誤疑羅氏立意決裂，又見了頭詞色不遜，雖然少年皮氣，仍是相機進退，沒想真個把事情鬧大，原是取惹而歌之意，一見母親滿臉愁急，認以爲真，不禁惶急，一面忙使眼色，先悄聲說，兒子是假做作，非此不可，媽莫着急，說完，仍高聲答應，兒子那敢惹媽生氣，但分忍讓得過，不欺到我頭上來，那個願意自己害自己，丟人捨臉不成，周母慘笑道，都是自家入，那個會無故欺你，不許說了，各自睡去，元蓀諾諾連聲，扶了周母，走進堂屋，還待述說前事，並問昨晚情形，周母道，我不愛聽閒話，吵得我經也沒念完，是乖的回屋睡去，不喊你不許起來，元蓀無法，祇得回屋，剛把鞋襪脫掉，便聽外屋來人，低聲說話，聽不真切，一會又聽母親在說，你告訴少奶，我一定照他話做，二少爺決不會違背我的，這都是萍香惹出來的事，少奶既然明白，他一個小娃兒，看他平日勤快，也不要打了，二少爺大約就這月內走，等他起來，我還要說他呢，有我作主



，叫少奶祇管放心就是，元蓀聽來人，像是羅氏房中奶媽，覺着奇怪，正要喚人來問，周奶媽已自走進，原來羅氏顧慮太多，萍香一走，便跟了來掩在屏門偷聽，正趕上萍香哭喊，元蓀發話，雖然恨毒，但已爲元蓀盛氣所懾，不敢再用吵鬧，祇得裝着未聞，跑回房去，越想越可慮，萍香回房哭訴，祇咬牙咒罵了元蓀幾句，便將其遣走，自己不好意思，再去後院，令奶媽告知周母，轉囑元蓀，要和他作伴，尙成基進纔，喊丈夫回家，周母知道元蓀不會這等作法，一口答應，元蓀見家務雖未鬧起，但是叔嫂仇恨越深，萬難再處，周奶媽走後，勉強合眼，睡到中午，起床一問，羅氏已然來過，朝周母哭訴元蓀欺他，又挾制周母，祇丈夫此行無事歸來，便和元蓀拚命，直到周母一力承當，並說元蓀日內必走，方始收淚，而現喜容而去，元蓀聽了，又氣又笑，隨和母親商議行事，本應向公帳上去支旅費，羅氏極願元蓀早走，也不致於不肯，周母終恐和羅氏又起衝突，執意不許，又恐愛子遠去京師，長途千里，前程好壞難知，想給他多帶一點旅費，以供客邊度用，不致受窘，打算把殘餘的一點衣服手飾，變賣三四百元，與元蓀帶去，元蓀始而不肯，繼思自己一走，羅氏終須竭澤而漁，無論有什麼物，早晚都會被他逼去，那時三文不值二文，不但吃虧，反得不着，到不如趁自己在時，把值錢的，全都賣掉，一則好使羅氏知道母親並無積蓄，二則還可設法備個後場，議定，先由周母乘元蓀外出，去和羅氏商量，說元蓀北上謀事，川資行裝，以及送親友的禮物，在外應酬均須用錢，公帳上，錢已無多，這大一家人，還要度用，意欲將我的舊衣服，變賣此錢，你看可好，羅氏早把公款，視若私囊，聞言自是願意，周母隨當羅氏，把所有衣箱打開檢選，羅氏免不得又假作出錢自買回去，孝敬他娘

家母親，選了兩件好的，周母何如會要他給價，仗着舊家東西多，元孫又知物價，精明勤細，什事都自下手，雖是頗年羅掘之餘，仍賣了五百七十餘元，周母大出意外，坐於打消賣首飾的主意，元孫另有心意，反勸周母，這些零碎東西，媽已多年不戴，現更是不會再戴出去，留這廢物則甚，於是除惡留下幾件簪釵而外，全數賣掉又得了六百多元，羅氏不知物價貴賤，加以娘家近年當賣度日，均是刁僕經手，惟恐人知，從未得過善價，以爲這些東西，均不值錢，元孫又瞞起了一半，祇知衣飾兩項，共賣了二三百元，利其速行，總算未加剝削，周母原意錢實得多，以一半，作元孫用資，元孫却要帶走三分之二，周母不知愛子用意，雖覺多些，因出遠門，也就罷了，元孫將錢拿過，祇用二十餘元，製備了點行裝，自帶七十元上路，偷偷將下餘的錢，交給周奶媽，說我從小，吃你奶長大，鬪愛備至，你又忠心我家，我固視你若母，全家也沒拿你當作外人，媽爲人忠厚溫和，易受人欺，大少奶又極刁悍忤逆，大少爺雖還明白，偏是年輕懦弱，不能作主，我初次出門謀事，不定何時可成，惟恐媽在家中，受苦受氣，一想起便心如刀割，想不到這些衣服零碎，清理出來，居然賣了這多的錢，使我放了一大半心，大少奶老以爲媽有積蓄，我走不久，他必三下五除二，將兩千塊錢，折算個盡，來向媽訴苦逼索，錢在媽的手中或好管歹，都要被他騙去，並還勒索不已，所以我假意帶走多半，暗中託你，代我收藏，我走以後，日子但能將就，不必說了，如實見無法忍受，我已先託好人，可勸媽搬到張凌滄家暫住，就我事謀不到，或是事情太小，無力來接，有這點錢，是能過個三兩年，何況我也不至於三年都找不到事，儘多儘少，總還有點錢寄回來哩，家請你當，別的祇管儉省，媽這例酒，和添

榮慧心，却萬省不得，不到張家，也萬不可說出錢在你手的話，分些零後院東西外，只要老爺遺留下  
的書籍，和裝筆記那口舊皮箱，別的傢俱陳設，和稍值錢的東西，我將來有錢，要多少都有，一概不  
取，免你又討閒氣，我家字畫甚多，搬南京時，我和大少爺，早清理過，開有清單，有兩箱是值錢的  
，真能換錢的，不到十分之一，但寫畫人，都是先老爺的座師同年，至交至友，他們拿去，也都糟掉，  
你叫三少爺們出面，假意爭那值錢的兩箱，然後你假裝不懂，出來做好人，把這些和他換，你總能住  
，值錢的書畫古玩，只有錢便買得到，這先人遺澤，和老輩多年的交情，遺失損毀了，却萬買不出來  
，事出不得已，並非和他分家，不過代爲保存，免得和那Year一樣，一大箱書畫，和先老爺親筆寫的摺  
卷，祇一個夏，全都霉爛，剩下的被少奶拿到娘家，做了小孩的仿本了，這事最要留心，片紙隻字，  
不管好壞新舊，都給我好好收起，三少爺昨日已囑付過，到日千萬留心才好，周奶媽含淚說道，少爺  
的主意雖好，但這幾千里路出遠門，就帶這一點錢，萬一事情找不到，人在異鄉，舉目無親，怎麼得  
了，這回太太還留有幾百呢，你留下三百塊錢，也就夠了，元蓀攔道，我的心思，先老爺在日，那大  
家業，被大房裡糟光，平日也是飽受嫂子閒氣，永沒提過一聲，到了我們一輩，並沒什麼產業，就鬧  
分家，傳出去，終是笑話，如不是怕媽吃苦，大少奶便對我多惡，也不會計較的，本心不是萬不得已  
，決不想分媽那幾百塊錢，原準備日後打於大少奶的，以我預料，剩的公款，還沒法全數報銷，他向  
媽逼錢，總在三個月後，此時我事如好，有錢寄回，自有安排，也沒事了，否則可由張凌瀆轉手，作  
爲他向外而代借來的，每次以二三十元爲度，足可以搪塞個三數月，有這半年，我的事再不成就，而

媽日子難過時，才想打分居的主意呢，至於我的盤川，三等車票，才十三元五角，連同零用，有二十元，便到天津大老爺家，再到北京，親友世交更多，吃住都不必耽心，別的有則用，沒有則省，還不是活的，這是出上謀事養家，還擺闊不成，何況我至少還剩得下幾十元，備緩急呢，真要不行，伯伯那陣，也能要上幾個，怕什麼，我有這多親友照應，比起那些爲窮所迫，千里出門，真同舉目無親的，更太多了，這個你只管放心，聽我的，我年紀雖輕，絕不是這攢頭不顧尾的荒唐少年，那樣部經過盤算，行李業已備好，先老爺出門那一套行具，千萬不可代我準備，一則我不忍心看那些遺物，二則年輕人，正應吃苦耐勞，不應如此享受，好在天氣熱，一個鋪蓋捲，一天一小兩口皮箱，分裝衣服零碎，立時說走就走，多麼爽利，一切拜託，說罷跪下，朝周奶奶，叩了個頭，周奶奶慌不迭跪倒還禮，忍不住淚如泉湧，嗚咽痛哭起來，元蓀道，一點不相干事，你傷心則甚，此去爲龍爲虎，不能一定，要盼我好，喜歡才對，怎到哭呢，周奶奶知道元蓀從小惡聞哭聲，輕意不流滴淚，主意打定，便難掉勸，祇得勉強忍淚應了，自去盤算不提，周奶奶因元蓀啓行在即，每日專做元蓀愛吃的，香點相款，周母自然也是不捨愛子遠遊，又要出行日子吉利，留了兩次，元蓀更是孺慕依依，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連改了好幾次行期，不由多耽擱了六七天，中間一般朋友，自免不了來來尋訪，元蓀又勉強應了高或基一回約，偷偷告以北上之事，堅囑不令轉告旁人，成基雖然年輕好玩，人却誠厚，當時應諾，元蓀爲想母子兄弟，多聚些時，第二日便推蘇州訪友，閉門不出，因有張高二人，代他證實，衆朋友也都相信，只張高二人，背人來過兩次，餘俱未來相擾，後來羅氏見元蓀老不動身，又聽女

僕傳說，高成基勸元蓀，謀事無須北上，自己願在乃父面前，代爲說項，無論如何，總可謀得一事等語，惟恐惹了丈夫位置，好生嫉忿，說了好些閒話，周母恐又惹氣，次日恰是黃道吉日，祇得硬着心腸，催促元蓀動身，津浦北上快車，該是早十點開，坐小火車到下關，連同過江，均費時候，周母晚飯後，便催元蓀早睡，元蓀見明早便和慈母分別，自是不捨，力說晝長天熱，此時滿腹心事，也睡不着，還是陪媽多談一會，明日車中無事，正好補睡，周母連勸不聽，祇得命徐媽去喚周奶媽來，做點夜宵，與他二少爺吃，徐媽笑道，周大娘宵夜點心，早做了好幾樣，都是二少爺愛吃的，我剛才問他，爲什麼做這多，天氣又熱，剩下不怕餓嗎，他說二少爺這一去，不知多久，才回得來，外頭點心，那有這好，我每樣都做一點，好由他挑着吃，如今在廚房裏正忙着呢，周母道，點心既有幾樣，也夠了，還忙什麼，徐媽笑道，我跑了多少人家，也沒見有一個奶媽，這樣衛護主人，心疼奶少爺的，他現在忙的是路菜，想早點做完，來和二少爺談天，又恐廚子做不好，不要人幫他忙，剛才手還割破了一個口子呢，周母道，元蓀，你快去喊他來，這樣忙法，人還要累壞了呢，你說我叫他來有話說，路菜祇鋪排好，叫廚子做，也是一樣，元蓀應聲正要走出，周奶媽已用托盤，端了三大碗路菜進來，元蓀一看，一樣羹醃燕脯，一樣乾炒的什錦醬，一樣薑雞，帶拆了骨的肉雞鴨什件，元蓀知道周奶媽必又按 父親出差時，所用什錦食匣預備，本意不受，因他滿臉皺紋，眼睛紅紅的，似哭過的神氣，想起他賴年操勞之苦，不禁酸心嘆道，媽媽給我一瓶醬油，一瓶筍油，還有日裏做的，兩樣路菜，足夠吃了，你怎麼做這多東西，路上怎吃得完哩，豈不是糟塌了麼，周奶媽強笑道，我知二少爺心意，

決不願用老爺出門那套東西，這路菜祇四樣，是要現吃的，餘下就放個十天半月，也壞不了，請放心就是，元蓀不便再說，同了母弟談到半夜，經周母再三催睡，方去睡了，當晚全家老少，均是無心睡眠，周奶媽安排行裝，更連牀也未沾，元蓀挨到天明，才行合眼，朦朧中，聞得室內有人走動，睜眼一看，業已紅日滿窗，見周奶媽正在榻前，往衣箱裏放東西，見元蓀醒轉，含着老淚，近前怕聲說道：「二少爺帶那點錢，決不夠用，出門的人那能不多帶點錢在身邊，我還有八十七塊錢，已經塞在衣箱底下，這不是你前天交我那一筆，我已打算跟着太太少爺一輩子，這裏有吃有穿，零用錢我會和太太要，留 yourself 邊，也沒用處，你把我當着自己人，就不要帶，免得我想起就心，說時，眼淚已忍不住，點點滴滴，掉將下來，元蓀知這數十元，俱是他歷年向人掉換積蓄下來的，各式新洋錢，平日愛如珍寶，別人連看都不敢看，這次却全數給了自己，自是不忍，再四婉言推却，周奶媽執意不肯，元蓀見他說時，聲淚俱下，只得答應，由前日忘藏的數百元中，再取八十元，將所贈新洋錢還他，並說此是你心愛之物，則當你贈了我，我愛惜他，又和口上換的，在我仍是一樣用，却可代你保存些時，我如久不得事，留的錢不夠用時，仍然用他，不是一樣，周奶媽方始應諾，重把元蓀所留，取來換上，周母已來看過兩回，因想元蓀多睡一回，意欲到時再叫，正在堂屋，準備香燭，元蓀穿好衣服，出去請了早安，又向祖先堂上，點起香燭叩辭，朝兩弟囑勉了幾句，女僕端上早餐，元蓀忍清心酸，強為歡笑，把飯吃完，周奶媽一面招呼送行的下人雇車，一面往後房，提了一個什錦盒匣出來，原來周父在日，衣食極為講究，周母又善治家，使得周奶媽這等義僕為助，因丈夫喜遊常年奔走，惟恐在各地做

食不啖即味，製成一種卍錦食匣，形如一個手提的小木箱，內有十個方格，每格之內，嵌一磁盅，兩磁各色路卷，以及扁尖開洋瘦火腿鹹菜等，可以久置之味，此外還有十來個長短木槽，內嵌杯碗筷碟刀叉，以及鹽糖等調味之物，通體看去不大，能裝不少東西，甚是玲瓏別緻，元蓀見那食盒，是新製的，知是乳母出錢，只好感激在心裏，一會張興來回，車已雇好，元蓀向母叩別，又向周奶媽，下了一拜，託其早晚照料孩兒，羅氏雖裝不知，禮節終不可廢，又去羅氏房中告辭，羅氏見人已走，趁了心願，也略敷衍了兩句，全家送到門外，元蓀回望親娘乳母，都是老淚盈眶，心正難過，忽然凌霜成羣，趕來相送，禮已送過，當下同向周母講了個安，便即起身，往中正街小火車站趕去，張興用八角錢，買了四張票，一同坐車到下關，凌霜成羣，還送過江去，元蓀執意辭謝，又把家事拜託，直談到渡輪將開，才行分別，元蓀仍由張興陪送，起身不覺，小火車在途中，又因故延了半點鐘，主僕三人過江，趕到滄浦車站，離開車祇得十多分鐘，元蓀用十三元五角，買了一張三等票，將食盒鋪蓋捲，和隨身小提箱，帶上車去，衣箱扣了行李牌子，容到上車，找好坐位，給了張興兩塊錢，剛打發走，車便開行，自思姓老弟幼，前途茫茫，心緒繁亂，起伏如潮，不想一時多事，惹了一場氣，竟交下一個知己朋友，那老頭姓陳名伯堅，原是當時有名政客，家住上海，新近因事得罪本省當道，自覺南方不能再待下去，彼時皖系正在聲勢熾赫之際，他有不少老朋友在內，意欲進京避風，就便遇機活動，特地微服隱名，坐三等車北上，對頭方面，斷定他必由海道，本已暗遣偵騎，得而甘心，却不料他機智膽大，先扮商人，由上海到鎮江，算好時刻，由鎮江坐火車到南京，立即渡江，轉車北上

，連闖兩處重要關口，等過多日，對頭才行發覺，已無及了，老少二人，一見如故，彼此略爲談了一默身世，漸漸談起各人的學歷抱負，越發投緣，伯堅便對元探說，目已暫住在北京舊簾子胡同，好友家中，將來或許另租房，把家眷接來，老弟如到北京，務請見訪一談，元探見他，雖是官場中人，識見談吐，却甚高雅，性情尤爲豪爽，祇談到他的宦途經歷，總是含糊應過，但一談到詩文時局，却又談鋒驟發，頭頭是道，以爲閱歷多的人，多半深沈，切交不肯盡吐實藏，也是人情，並未在意，談了一陣，便叫了兩客白飯，一客清湯把食匣取出，請伯堅同享，伯堅見食匣中菜肴，樣樣精美，元探只用開水泡飯，略吃少許便罷，便問老弟出門飲食，已如此考究，平日可想而知了，元探恐他誤會成膏粱襖袴一流，便把母親如何善於治家，乳母如何忠義勤幹，善於烹調，以及父親在日排場一一說出來，並說自己孤露憂危，少年人切涉世途，理應習苦耐勞，本不應在此享受，祇爲老母慈愛，乳母關心過甚，行裝食具，異常週到，不忍堅拒，勉強帶來，話未說完，伯堅已接口道，老弟通人，話又迂了，人生在世，不能立德立功立言，爲世範範，便當以我力之所及，任意享受，才不虛此一世，否則少時無知，老又衰朽，只由二十到五六十，中間短短三數十年光陰，任他平淡渡過，已是無味，再如終年憂勞刻苦，一點享受沒有，更不值了，大而爲國爲民，小而爲身爲家，人決不能不做事，做事那能盡如人意，當然免不了患難憂勞，飢驅奔走，活一天，便有一天的担子，到時休說少年，便老年人，也應該耐勞吃苦才對，該吃苦時就吃苦，能享受時，便須享受，方始對得起自己，享受是人生本分，祇能辦到，便是我天賦才能應有的收穫，不能算是奢侈，假使身無一技之長，家復寒微，便想叫他享



受，也辦不到，至於管梁子弟，本無寸長，席豐履厚，乃他祖父收穫所遺，任多奢逸，也不算是過惡，咎在無才無能，祇知享受一時，不能長保而已，享受固樂，吃苦也是佳事，不經於苦，焉能知樂，不想享受過分，所患能樂而不能苦，只要能耐大勞至苦，休論區區衣食之奉，便是車馬宮室，人生是有嗜好享用，無不窮奢極侈，祇不多殺生靈，傷害他人，便無妨礙，不過胸襟却要開曠，昨日衣食不週，今日突然富貴，揮手萬金，固應視若當然，反將過來，富貴享用已慣，一時突然瓦解冰消，甚或落到貧乞隊中，也須無所容心，才能算是超人豪傑，要知我生不易，有我方能獲那身外之物，貧窮患難之際，愛惜一分精神身體，便多一分指望，與異日的享受，氣憤憂勞，徒自傷身促壽，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一點也無用處，就眼艱難，仍仗自己，誰也愛莫能助，我這數十年中。所見富貴中人，不知多少，有的起自田野，性雖豪放，而沒見識過的，雖則不辨美惡，總算找了錢來，還能由由用去，有 生性吝嗇的，費盡心血，收刮居積，動逾數十萬以上，不但對人一毛不拔，使自己的衣食度用，算盤也打出十三位以外去，枉自有錢，而不知用，一旦撒手西歸，分文不能帶去，臨終之時，反增加了無限牽掛苦痛，錢乃世間最穢之物，但能爲人揚眉吐氣，人生不能無衣食嗜欲，離了他便揆不來，子貢大賢，尚以貨殖謀利，且爲先聖所重，孔明躬耕，千古豔稱，假使是個分文沒有的寒士窮人，拿什麼來嘯傲隆中，草堂春睡，也更沒法去遊歷天下，遍覽山川形勝，以成那鼎足三分，隆中一對了，所以人不但要會找錢，尤應知道用錢，找而能用，才算享到錢的福氣，找而不用，守着那一堆，形形色色，上千上萬人手莫擊，臭汗薰蒸過的臭紙，有什麼趣味，反正失其效用，那我祇消往中外各大銀

行門前，去徘徊觀望上幾次，譬如我有千萬之資，俱已存入，或是此中累累阿堵，皆我所有，不是一縷塵，我看老弟，英華內斂，珠潛韞玉，時煥光輝，將來終須出人頭地，尤難得是洞達事理，殷殷透徹，既無浮囂之氣，又無迂闊之言，是個絕頂聰明人，一路談來，無不針投若合，適才所說，雖非違衷之言，也必因我一問，恐疑心你有執拗氣習，明是在艱難進取之中，無心及此，全由慈母乳母以賜，却添上兩句道學話一裝點，反倒顯得假了，實不相瞞，區區奔走半生，閱人甚多，頗知風鑑，初見老弟，便知迥異恆流，再一定交接談，益發沒拿老弟，當作外人，前途也許彼此相須之處尚多，我雖將近老朽，猶未脫却狂奴之態，以後相處相見，不論事之善惡美醜，如能樣樣開門見山，不存絲毫客氣，交情還更深一層呢，本來一句閒話，不值說這許多，因為生平所遇，十九行尸走肉，互相利用，朝秦夕楚，更無真交，不料遲暮之年，突遇我輩中人，一見傾心，若有夙契，近日京華士夫，暮氣沈沈，大非興旺之兆，我來乃是無法，老弟英年有爲之上，不更南遷，而反北之，望門投止，盡是此輩，惟恐耳目薰陶，染上圓滑衍飾，謙和推諉之習，棄却真吾，老弟墮了壯志，而國家社會，便須少一人才，特意借此一言，發爲狂論，使老弟知道艱難辛苦，全由己力克復，是非毀譽，在我而不在人，一切要由大處着眼，不必計較，常人議論，世上通人，不是沒有，失於彼者，必得於此，交千百庸流，不如得一高明知己，像老弟的聰明堅毅，已然足夠，再把胆子放大，心思加細，一切全由自己主宰，便不患無成就之日了，蔡元見他，上車便咳嗽了好一陣才能，這一發長篇大論，又復咳起，且說且咳，仍不停嘴，也頗佩服他的言論曠達，雖祇大半日之聚，已看出此老心志堅實氣盛情豪，不便阻他談

興，一邊嚼話，連倒了兩次茶過去，伯堅見元孫始終留心靜聽不懈，越發高興，茶來便飲，元孫等他說完，方始請教，並承認自己實是怕他多心，伯堅笑道，老弟不以鄙言爲河漢，真乃快事，自幸一切均是識途老馬，到京以後，不妨常來見顧，不問事業前途，日營一切，於老弟多少總有點益處呢，元孫笑道，老先生老成練達，識見高遠，將來節受教益之處正多，祇到北京，必去拜望的，伯堅隨問元孫，天津下車，有多少日耽擱，實居何家，北京是否住在令姊丈家裏，元孫答說，此行重在天津，因爲家伯，現住天津，已有數年未見，前在省視，至多不過半月耽擱，北京住處，現還不能算定，不過家姊那裏，是必要去看望的，就不在彼寄居也必留有住址，如有見愛之處，電話一問即知，伯堅便從身上，取出日記本，將兩處地名門牌記好，飯早用完，茶房撤去盤碗，收拾乾淨，泡了茶來，伯堅笑問老弟，飯後不吃支香烟，敢是怕我咳嗽麼，元孫道，煙乃朋友所贈，本來無礙，抽舌均可，何必爲此阻擾談興，伯堅道，我這咳嗽病，已有多時，稍爲勞累，便須咳上一陣，已成宿疾，不可治療，因煙無干，老弟但抽無妨，你我一見投契，請爲忘年之交，以弟兄相稱，不要再喊老先生，何如，元孫應了，又問道，咳嗽小病，怎會多年治不好呢，伯堅笑道，這是造物見我話多，故以痼疾相逼，好使少說兩句，也未可知，此事說來話長，等到北京見面，再詳說吧，元孫也未再深問，長途迢迢，得此良伴，俱都欣慰非常，一路清談娓娓，不覺深夜，元孫見全車客人，多半臥倒，沒佔着鋪位的，都各靠着窗角椅背，東倒西歪，沈沈睡去，鼾聲四起，取出懷表一看，短針正指兩點，便請伯堅安歇，這一談，反到忘了心事，加以昨晚不曾睡好，合眼便自入睡，因睡寒床，伯堅早醒，見他睡得甚香，

知勞乏缺睡，早把車票要過，放在一起，遇查票人來，代爲交看，沒去管他，直睡到九 才醒，元蓀見伯父，對於自己，關愛備至，誠懇已極，不由生了窮途之感。

## 第五章 恭觀慈顏姪兒拜伯父 無遺下體野鷲作家鷄

一路無事，車至德州，因有兵車攔，直到第四日中午，才到天津，伯堅只有兩件隨身行李，臨時變計，不在新站轉車，欲在天津住一天，看個朋友，明日再搭下午快車赴京，對元蓀說，夜來可到日租界德義樓相訪，老弟與令伯大人多年未見，如無閒空，到京再見也可，不必勉強，元蓀隨口應了，火車抵站，伯堅喚來腳夫，將二人行李，搬出站去，元蓀去取了行李牌子，伯堅雇來兩輛馬車，將錢開發，復與元蓀，殷殷握別，各乘一輛，往租界中駛去，元蓀伯父益甫，住在日租界平和里，元蓀北上以前，曾早有信稟告，並無回音，元蓀因伯父對己，素極器重，當是年高，懶得動筆，想起父親在日，二老友愛情景，只錯伯父服官多年，兩袖清風，堂兒姪輩，事情雖好，對於老人，多是虛應故事，加以嗜好甚多，各人置有兩三處外家，收入雖多，用得更多，依舊當年大少爺荒唐神氣，老是虧空，以致伯父以七旬高年，猶在同鄉親友家中教館，以充零用，使晚景充裕自己何致輟學謀生，聽說父親去世時，伯父在津，聞得噩耗，一慟幾絕，此去見面不知如何傷心呢，一路悲思，也無心留覽街中景物，新站去旭街本遠，馬車走了個把鐘頭，才行到達，這時益甫所生諸子，祇長子少章一人存在，餘均早死，孫男女却有十多個，全家住着一所三樓三底的房子，少章前清就捐了知縣，入民國後，仗着一個同鄉親戚孫伯岳相助，保了縣知事，分發山西，比時山西巡按使，是金道堅，後任督軍是閻百

川，均與孫家有交情，少章連署了兩次肥缺，均沒弄好，少章長子雄飛，雖也純袴出身，却比乃父能幹，天性也還好，只是愛嫖，好色如命，饒有父風，常年紅着一雙色眼，年才三十多歲，已娶了一妻二妾，雖然荒唐，天性却厚，全家二十多口，仰事俯畜，俱他一人担負，不似乃父枉任肥缺，終年不寄分文，這時任着孫家獨資開設的，塗浴煤礦的經理，每日花天酒地，不常在家，虧空也不在小數，平和里是個小衙堂，一邊通着旭街，一邊通着日本花園，馬車開不進去，元蓀知道伯父家在二號，沒多少路，車一到，便跳下來，正要進去喚人，幫拿行李，忽見路北一家大門裏，連說帶笑，走出三個少年男女，定睛一看，正是少章的三子雄圖，四女蓉仙，和雄飛之妻白氏，未卽開口，雄圖等已先叫應，齊喊二叔，上前請安，爭問二叔幾時來的，怎這時才到，一面回向門裏，喊出僕人，將車上行李搬進，元蓀又給了馬車夫，兩角酒錢，打發自去，然後同往裏走，進門問雄圖，爺爺在家麼，蓉仙剛搶口答說，爺爺剛由孫家回來，前天還提起么奶奶，和二叔呢，語聲才住，忽聽頭上，有一老人口音，喚着元蓀的乳名道，蜀生來了麼，怎連信都不來一封，路上沒受到熱麼，元蓀抬頭一看，伯父益甫，白髮飄蕭，手扶樓欄，向下說話，未句尾音，已帶着一點哽咽，不禁心裏一酸，忙喊一聲伯伯，方要拜倒，益甫忙喚蜀生，快上樓來再說吧，隨即轉身走進，元蓀方想伯父，怎會不知己來，難道信未接到，忽瞥見容仙和雄圖，低語了兩句，雄圖便跑近前來，悄告道，爺爺近來的皮氣暴些，二叔兩次來信，說要北上，爹爹因爺爺，一提起么爺爺就傷心，沒敢給他，二叔見了爺爺，莫說來信的話，元蓀覺着奇怪，隨口含糊應了，上到樓梯中間，益甫已在樓口，扶梯下望，元蓀搶步上走，剛一跪倒

，太容開口，伯姪二人，便相向痛哭起來，元孫叩了幾個頭，將益甫扶進房去，下人絞了手巾，姪男女輩，聞得元孫到來，齊來叩見，侍立於側，益甫令元孫坐下，一面命人備飯，隨問元孫，父親過世時情形，以及目前家境，因何北上，事前怎無信來，元孫不便明言嫂氏不良，祇說父親身後蕭條，家累太事，長兄一人，無力負擔，預算最多祇能支持三五個月，母親見來日大難，常時愁急，恰值北京姊妹來信，令北上謀事，以便減輕家累，行前一月，也曾有信稟告，許是途中遺落，也未可知，益甫問信掛號也未，元孫因上樓時，雄圖曾經囑付，又在伯父身後，連使眼色，略為遲疑了一下，答說沒有，益甫雖然年老，最是明察，便問旁立孫男女輩，你二叔有信來，那個將他緩起，快說，雄圖知瞞不過，姪弟妹們面面相覷，祇得吞吞吐吐，恭身稟告道，二叔來信那天，爺爺止想起么爺爺傷心，爹爹怕爺爺看信難過，打算過兩天，再拿上來，後來不知怎的，就找不見了，益甫立時把臉一沈，冷笑道，名謂他的好意，祇他不叫我傷心就夠了，雄圖已看出神色不妙，不敢答言，恰值下人，端了蛋炒飯來與元孫用，正想抽空溜出，益甫突喝追，圖孫到那裏去，還不打個電話到孫家，把你那老子給我喊回來，你二叔遠來，也不給他安排住處，守在這屋則甚，我還有多少話說，直在這裏打岔，只留蓉兒一人，下餘都給我走，雄圖諾諾連聲，率眾同退去訖，元孫草草吃完，伯姪二人重敘家常，益甫雖極明愛元孫，覺着年未及冠，不應輟了學業遠出謀生，無如家境所迫，自身又無餘力，可以相助，只得把在外面，處世接物，以及世途中險詐傾亂情形，詳為指示，談了一陣，元孫聞起堂兒姪輩近況，才知堂兒少章，先因山西巡按使金道堅，與益甫至交孫伯岳，是把兄弟，仗着伯岳靠山，頗任了兩次好

善缺，及至閻錫山當政，雖有伯岳始終幫忙，交情却差得多，可是少章，仍和先前一樣放蕩，絲毫不知劍跡，所著縣缺，離省城又近，三晉民風質樸，少章久居江浙，更在京津滬漢等繁華之域，常年來往，遊蕩慣了的，太原省城，都看不順眼，外縣如何能待得慣，於是常往省裏跑，二年之中，到有多半年，在太原大旅館裏住着，終日花天酒地，狂嫖濫賭，此時閻錫山正以節儉清廉，考查屬下官吏，這等流弊行徑，又是前任一系，自然萬不相容，不過閻錫山，素來深沈謹慎，對於北京政府，却是極力敷衍，又加新任不久，不敢得罪朝中大老，雖怕少章行爲，因知他京中奧援頗多，只得姑且隱忍，少章如知分際，稍爲劍跡，也可無事，不料自恃身有後援，不以為意，這日誰見，恰又因公，受了幾句申斥，忽然發了少爺脾氣，不但不知警惕，反在宴會場中，大罵當道起來，後來，又做了一副長聯，大肆漫罵，不消數日，鬧得省城皆知，當道聞得了，怒不可遏，立時密令左右，調查聯語來源，這類事既已傳遍衆口，那還有調查不出來的，自然一訪問，就問出來，總算此時權要，還稍爲顧及一點公議，只管還心快意，害起人來，多少總得抓住對方一點把柄，才能下手，不以後來軍閥，稍有違忤，隨便給人戴上一頂帽子，立時便可發難，因此才苟苟延些時，如換旁人，處在這等情勢之下，早就掛冠而去，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了，少章也不是不知道，一時口頭不謹，種下禍根，他的髮妻早死，近年宦途得意，將昔年在杭州，結識的一個私娼，接到任上，做了臨時太太，周氏詩禮世族，家規素嚴，照例四十無子，始能納妾，雖然木已成舟，但是要正名分，全家長幼，都無法通過，在任上雖做着官太太，回到家裏，連個正式姨太太的名義，都巴給不上，尤其是上有老太公，下面少章子女又多，俱已

成人，如何能把這等人，放在眼裏，那私媾名呼阿細，深知周家規法，如何捨得現成官太太不做，回到天津，去屈爲婢妾，受全家白眼，極力在旁勸阻，少章年紀雖已半百，因爲生有過人之稟，一夜也離不開女人，阿細媚功獨具，最得歡心，惑餘枕邊之言，始而首鼠兩端，遲疑不定，及至過了月餘，見對方無什動作，以爲事情已冷，或者這些話，根本沒有人敢向對方傳到，平日所聞，祇是謠言，又想自己除愛嫖賭而外，公事上素來自負好手，即使對方懷恨，也無隙可乘，心一放定，重又鑽棧，打消去意，因有朋友勸他，既有這樣痕跡，終其謹慎好些，省城少注爲妙，於是挾了愛妾，回到任上，住了兩日，始終不見什麼兆頭，上峯並還因他辦理新政，著有成效，傳令嘉獎，越發認爲以前是庸人自撻，外縣住久，正覺無聊，這日借着繳納公款的題目，又帶了愛妾，一同進省，到時天已入夜，只款已不及往財政廳報解，便帶了住在旅館裏面，一般和他久違的狎友，聞得他來，齊往相訪，始而設宴，招妓狂歡，席終便拉開了桌子，打了幾圈麻將，猶未盡興，又改成了推牌九，這般狎友中，恰有兩個，是吃翻戲飯的，本把少章，當作老櫃，因他以前交流甚廣，朋友中好此達官紳富，想留着的引綫，只是偶爾小吃，沒有下殺手，盡情宰割，及至閻氏秉政日久，漸漸禁止賭博，科罰殘嚴，除像少章這類極少數嗜賭如命的人，積習難改，仍在三天兩頭，偷摸着嫖賭兼行外，稍顧體面的人，大都歛跡，這般翻戲黨，多是冒充官商，排場甚大，每日開支浩繁，這樣久了，自然不能再在井垣立足，正打算顧而之他，忽聽少章進省，身邊又帶了大宗款項，知他賭興最豪，是塊肥肉，正好做這一筆路頭買賣，另外再開碼頭，來時早就約好同黨，做就圈套，等他來鑽，少章那大年歲的人，也不是不知公



款不能妄動，只爲賭辭太深，喜當衆擺闊，打麻將時，又輸了二三百塊，引上賭興，想借一場牌九，撈將回來，起初只打算以千元做本，以爲身邊帶着上萬塊錢，休說本旺氣粗，決不會輸，準能翻本還出贏錢，即使輸千兒八百，怎麼也彌補上得，那知上場去，接連五百元一過兩過，把一千元輸個乾淨，少章素常妄費無度，收入雖豐，向無積蓄，但愛同阿細手邊，還積有些私房，這時如若懸崖勒馬，原原彌補，無如晦氣臨頭，覺着錢輸太冤，定還要再推下去，那較胡戲，照例欲擒先縱，假意做好人，說今日公牌風不順，萬一下去開開，出了大輸贏，大家老朋友不好意思，改日再賭，也是一樣，少章吃他明勸暗激，越發上火，堅持非推不可，並說人到殺場，錢到賭場，我再推一千塊錢，你們訂本錢只管下注，初意適才祇是一吐手氣，單憑本錢，就能轉敗爲勝，不怕輸得苦，只怕斷了賭，只怕不贏，終有撈回之時，那知這兩句賭博場中金科玉律，對他盡失靈效，不消十分鐘，第二個千元，又改了姓，翻戲們說他不納忠言，致遭慘敗，還埋怨了幾句，又勸他改做下風由別人當莊試試，少章還想錢已輸多，改推爲押，翻末較易，誰知推既是輸，押更是輸，無論押在那門，起什大點，總吃上風蓋上一頓，點把鐘的功夫，又多輸了三千，始前還記這是公款，輸多了如何交代，及至錢擄窮盡大，輸到四五千過去，連氣帶急反悔歸不上，索性心一橫，把下餘的半數，全數取出，一面招呼衆人，我盡此萬金，博諸君一笑，輸贏祇此一莊，但我沒有推完，誰也不准走開，並請多大下法，其實少章真是多慮，這些人所爲何來，他錢不完，如何會走，注更不會少下，這一莊只推了三條，錢便輸淨，最妙是頭條推出，他家擲了七出，全第三付，下風翻出牌來，上門地九，下門天九，天門却是一對么六，胡嘍操必勝之

權，做作得比賭真的，還要顯得文明而有規矩，照例賭場中，頭條牌九，無人多下，兩橫門注較大，也只五六百元，天門最少，才四十元，少章牌還未翻，輸急之下，口裏說着大話，心已早寒，暗中不作聲，神佛默佑，也不想贏，只這回再將本翻回來，弟子從此忌賭，決不失信，及見牌分出去，三家俱亮出大牌，來了個三門造，注雖不多，兆頭終是不好，照此下去，如何得了，心裏急得打鼓，外表強自鎮靜，把面前兩張牌，疊在一齊，站起身來，先把底張，向電燈上，晃了一晃，才拿到眼底一看，是張么五，下風牌面太大，除却喜相逢外，再配什牌，經得暗通，這一來，把心涼透，表面上還自鎮靜，說話已變了音，顛巍巍，用手指把上下兩張牌搭緊，頸紅臉漲，使勁往外一分，口喊得一聲對子對門攻，再來一張，下風有人笑說，那有這等巧事，肥的一聲，少章已得意洋洋，把兩張牌，猛烈的拍向桌上，你看有這巧事沒有，因為得意忘形，用力過大，桌上牌全給震散，上下風面前堆的幾疊現洋，豁郎郎散了一桌，一粒色子，也被震落地下，衆人再看牌時，誰說不巧，正是一對么五，恰好短吃短，莊家來了一個通摸，少章初得彩頭，以為賭神有靈，下去定必一颯風順，忙把震散的牌，照樣理好，下人拾起色子，推出第二條，開好了門，還恐衆人不肯多下，口裏直催，下風有兩人道，少章兒不是外人，既叫多下，天也不旱了，反正輸贏得完這一局，趁彩頭上，大家捧這一場，或輸或贏，來個痛快，餘人也多附和，少章一點數，已有四千餘元，祇照這樣，再吃兩條，便可反敗為勝，心裏又是希冀又是害怕，暗中仍囑賭神菩薩，多多保佑，弟子也不想多贏，祇照這數目，連吃兩方，立時收手，明日與你上供，真要不，就先吃這一個通，輸個千把元下場，弟子也知足了，心裏搗着鬼

人又站起身來，先把色子，放在口邊，哈了一口熱氣，再放在兩只冷汗手上一擡，大喊一聲，吃通收到，使勁擲向桌上，一粒色子現了六，一粒兀自滴溜溜亂轉，下門正坐着一個姓胡的，是翻戲中掌舵人物，平日裝着駝子，賭時，前半身老靠桌邊，見那色子要轉三，暗使右手，緊貼桌底，用力往上一按，那色子眼看轉三，忽往斜刺裏，翻了兩翻，變成個四，手法甚是巧妙，一點聲息皆無，休說少章，連他鬮夥，俱未看出，這一來，由九自手，變爲十上莊，莊家拿末一付，少章和適才一樣，右手按牌不掀，目光貫注桌裏，不住許願，盼吃通莊，心裏正打着鼓，先是上門翻出一張紅九，一張和牌，算是三點，跟着大門翻出二六配二板，祇得兩點，適才下風那大點子，尚且吃通，何況這樣小點，斷定兩門十九已是包吃，雖然下門注重，有此兩門，賭也有限，心已寬了一半，正暗替下門叫過十，那姓胡的成心嘔他，頭張先翻斧頭出來，手摸着另一個牌面，且不翻出，口中却說，二六已現，這多點子，定是人九無疑，適才下門大九，上門地九，莊家對么五，算是兩點，天家對么六算是四點，莊家名難吃通，照點算，實是通賠，單雙牌九逢大打，這次莊家，非賠我這人上九不可，姓胡的打着富商的幌子，架子很大，人又裝得上頭上腦，在黨中專做下手，大量輸錢，少章最看他下順眼，祇爲錢多，賭得爽利，輸時候多，誤認是個好戶頭，滿心想贏他的錢，特意專約了來，偏生這晚，姓胡的手風大轉，上來獨占一門，人都嫌他，不往下門放注，他認獨門賭，那知這夥人，做就活局，姓胡的以前屢輸大錢，俱是輸給同黨，有心逼人眼熱，好去上套，並非真輸，因他下注最大，推莊人贏，自己所輸的錢，多半被他贏去，已滿心的不憤氣，又見別門的牌，俱已翻出，獨他翻牌最慢，每次專說莊

家不愛聽的話，不禁有氣道，老胡，不管你牌多大，到是亮出來呀，就算你那一張，也是個斧頭，如今才推第二條，至尊人牌，長三梅花四六，都一張未現，管斧頭的對子還多着呢，天地牌也祇各見一張，要是人九，管頭更多，有什希罕，反正大家都要亮牌來比，才定輸贏不是，只管磨蹭，有什意思，莫非牌不亮出，就包贏麼，姓胡的冷笑道，我無論輸贏多少，向來不在乎，就是愛摸牌，嫌我慢時，現在兩門的點都小，莊家牌還未亮，我情願放這人九大點不要，請莊家與別位做輸贏，好在下門只我一人的注，這牌也不用翻，算退席好了，說時，那張未亮的牌，仍用大中二指攥住，來回亂搥未放，少章已然瞥見一頭，果然露紅，暗忖上門天門，準吃無疑，下門如黃人九，却不在小。約莊家輸多贏少，棹上只他一人注重，如將他不算，就贏這兩門的兩千來塊，豈不穩當得多，只不知到底那張是人牌不是，微一遲疑，便留了神，未容答話，恰值姓胡的，往側一吐痰，無心中手略向外，所捏的牌，正好露出，雖只一瞬之間，少章已瞥見另一頭的黑點，那是什麼人牌，分明是張四六，與棹上亮出來的斧頭相配，成了大頭一，在點子中，算是最小，莊家遇上這類點子，幾於包贏，少章自是心花怒放，已然發現，微俸話未答應，如何還肯放鬆，心中一定，假意問道，胡先生，你說什麼，我沒聽帶，請你再說一遍，姓胡的照樣說了，少章冷笑道，自來賭尖不賭賴，注已下定，如今三門翻出了兩門，怎你一人不算起來，你看你是九點，便你是對至尊，我寧認輸，也無不算之理，你如嫌我不應催你，等我推完這莊，你再來推，莫說笑話請亮牌吧，姓胡的冷笑道，我一則見周縣長輸得多了，這回大概祇能贏兩家，決贏不了我，又性急直催，掃了我的興致，好在我牌是個九點，你牌還未看，這樣相了

，那裏也講習過去，警告你說，我連日身體不好，早就想回去睡了，只爲我是大贏家，你又那等說法，不好意思走，豁出了二三千塊，贏到手的錢不要，好早走一步，既是一定要算，那也無妨，但我事先言明，你這條如輸，五千元莊，也差不多了，下剩千把塊錢，也沒法叫人下注，只好讓別位陪你，再玩一會，如吃通呢，有這兩條差不多翻本，干把元上下，誰也輸得起，就此哈哈一散，有興致後日再來，豈不是好，省得輸贏稍大，就沒完沒了，少章聽他語帶譏刺，雖然有氣，下門的錢，已然贏定，又知姓胡的一擲萬金，叫無吝色，性情又不好，恐再爭斜，散了攤子，無法轉敗爲勝，心想祇牌一亮，輸激上火，不愁你不來，便不去計較，強笑答道，不管怎樣，你到是把這牌翻出來再說呀，別人也再旁附和直催，姓胡的答道，這牌合一千三四一張，輸贏總得摸幾下，就這麼一翻兩瞪眼，向來不幹，嘴裏一面勞叨，慢條斯理，二次把兩張牌疊在一起，反而朝上，口念道，底下這張，我摸是張人牌，可是還得看看，說時，將上面那張斧頭，略推了推，露出紅色，姓胡的又道，我說是人牌，你們看，露紅不是，紅九已出來，沒有過十，祇一露紅，就包贏，要是三四二四么五，固然也贏，但那個容易摸出來，這張非人牌不可，這時圍着桌子六七個人，目光都射在姓胡的手上，後面一些人，也各把眼睛睜圓，脖子伸長，向前注視，除姓胡的一人，自言自語外，更無別的聲息，少章心已十拿九穩，由他去說，靜等對方翻出四六再說，也不再答理。

第六章 獻媚索頭錢賤婦現世 遭騙輸巨款墨吏倒臺

姓胡的隨把手中神弦崩，扭扭原旬，然後站起身來，一十一下，兩手搥緊，彷彿平身之力，都運到了手上，使勁往兩邊一扯，口裏喊一聲開，自然仍是一張四六，衆人見他，嚙啞勞叨半天，使了那大的勁，結果竟自摸錯了牌，配出一個大頭一來，不由笑將起來，姓胡的也似又愧又急，氣忿忿道，真他媽的喪氣，我還當真是張人牌呢，是頭一露紅，至少也該是張么四，牌摸錯了不說，怎麼就沒想到是張四六上，輸錢還帶丟人，你說氣人不氣，我認輸，非家牌我也不用看，怎麼也不會比我小，說時，少章已摸出自己的牌，一張正亮么四，照理過十已然斷莊，照桌面配的牌不多，尤其下門，更是包贏，即便點小，拿下門注，來賭上門天門，也是足有富餘，何況外面最大祇得三點，照這情勢，焉有盡他不過之理，喜歡得連另一張也未看，便端了穩瓶，見姓胡的賣大方，站起要走，想起適才說話，尖酸可恨，正想借勢還他兩句，同桌一個翻戲人，已先攔道，胡大哥，你忙什麼，怨不得你常輸呢，費了半輩子的錢，連路子都看不懂，還賭什牌九，上門和三，天門長二，下門短一，正是下話長，常言九點不算大，一點不爲小，祇有點子，就能贏錢，你這大頓一，焉知莊家，不是過十呢，要是三五對么了，配出無名一來，你不是照樣可以贏麼，少章聽那人幫着姓胡的，話又犯忌，氣他不過，自期必勝，忙接口道，這話說得對，我不過拿萬把塊錢玩玩，陪大家打個哈哈，並不限定翻本，胡先生人不舒服，祇管回府，不過兩三千下注，輸贏好歹也該把牌看了再走，你又量沒有點子，固然以點子大小定輸贏，走不走，都是一樣，萬一莊上，真個死門開，是個過十，或是三五配么了，無名一呢，你人一走，還要累我把賠的錢，叫人送到你的府上，豈不多此麻煩麼，陸說隨將牌往桌上一翻現出么

四，故意驚詫道，我當真是三五配么了呢，久到多久，只比么了，多了兩點，遲十大概是不會了，祇不知道那一張是么幾，衆人見了，俱認莊家必贏，不論如何，下門總是吃定，紛紛議論起來，先說話那人，也跟着改了口風，直說莊家牌運要轉，再推非大贏不可，祇姓胡的，好似自知輸定，又忿少章說話帶刺，心中生氣，又沒可奈何之狀，少章自是得意洋洋，及將第二張拿起，口中祇喊得一個么字，手指已然觸在牌面上，當時心中咚的一跳，再使勁往細一摸，更無差錯，底下的話，再也無法接說，簡直做夢，也想不到，頭上轟的一下，當時兩太陽，直冒金星，雙手亂戰，雖已定局，心仍放他不下，顛巍巍把兩張牌，又在一起，用手握緊，拿近眼前，看了又看一點也摸錯，誰說不是一張絕配，原來後摸這牌，正是一張二四，么四先亮，重門祇是短一，無論再配什牌，都是包贏，獨輸這一張，偏和摸頭彩一般，摸了出來，短一專吃無名一，同是一點，只一短一雜之分，連生點都未冒過去，扣得緊緊，兩門最大牌色，才只三點，分明吃通的局面，不料空歡喜一陣，連下門的短一都得賠，頭張牌偏又亮出一張絕無通十，十九包贏，重門的點子，高興如土，竟忘了還有一張二四，滿心以爲非贏不可，突然遭此慘敗，再一想到這是公款，連氣帶急，急得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腔子來，身位位上一落，心中不住暗念，死了死了，這回傾家蕩產，還吃官藉，一定活不成了，衆翻就見他高高興興的摸牌，忽然面色驟變，由紅轉青，嘴唇皮發顫，額上汗珠直冒，都有豆大，話也不說，牌也不看，呆在那裏，知道牌已摸出，仍裝不解，故意問道，自來勝敗常事，我們這把，就輸給你，下把照樣可以贏回來，不算什麼，下門雖吃，上門天門，還不見得包輸，莊家看是通吃，還是只吃上門，請亮牌

時，氣胡的同時回口道：天門反正輸定，拿去吧，我不來了，少章問言，一想事已至此，莫如給他一個以爛爲爛，先還吃了一條，賠完通莊，尙有一二千元，能夠撈稍更好，不行，再另打主意，心思一活，徹侍之念又生，一面把下門的注推回，強打精神苦笑道，包吃什麼，我這手氣，真背極了，通通賠就是，賠完，我換一方再推，不過老胡你不許走，姓胡的故作驚疑道，照周縣長這樣說，難道看我這門，也不輸了，萬無見理，我不信有這怪事，把牌亮出來，我們看看，少章道，莊家通賠，還看什麼牌，你贏錢不就完了，姓胡的仍作不信神色，正故意查查配么四的點子，旁立同黨，忽然笑道，我明白了，莊上一定配的是張三四，說下活門，你們還不信，果然下門點子就贏錢，可笑我們這些老賭客，好白說長道短，共總三十二張牌，都記不過來，問了半天，一人也未想起，真是笑話，我右以後，誰也不要再吹牛皮了，說時，莫角幫少章作活的，已照少章的話，依次賠注，少章重又強作鎮靜笑道，老胡，我怕你走，明是我贏的，都照賠你，這你不好意思走了吧，其實我真是人不大舒服，說勝話不是人，誰叫我是大贏家呢，祇好再賠縣長玩一會吧，我看你老坐這一方，手氣太背了，換個好地方再推吧，要不你上我這旺地來也好，話可得說明，賭錢的事，沒有一定，有時大贏家，會變成大輸家，我這人向例賭贏不賭輸，今天實在有點頭痛，我要贏呢，說不得捨命陪君子，祇你推，我就下注，祇要一輸，不論輸多輸少，我是站起就走，不能說我不講交情，衆人聞言，齊說有理、可憐少章，受人愚弄譏嘲，還當姓胡的，人雖討厭，賭錢却真大方，心想我的錢，一多半被你贏去，祇你能變聲家，我就夠本了，走不走，有什麼關係，誰還攔你，隨口答應之後，又想起賭錢輸急漢，適才吃了性



急胆寒的虧，今晚雖能勝不能敗，但已成不了之局，反正是拚，何不定定心，把氣沉穩再來，也許有點指望，轉禍爲福，便出去小解了一回，正打算抽兩口大煙，提起精神，二次再上，那知這位愛寵阿細，生自鴉族，積習難改，平日祇管端起官太太的架子，一到少章賭錢，必定守在旁，無論主客，祇是贏家，必定變方設計，索討紅錢，稍爲給少一點，還要爭執，有時更還要硬派二成乾份子，這般吃翻飯的人，照例外場，知道敷衍女太太，最有用處，以前既幸少章當戶，對於阿細，格外手鬆，着實被他撈摸到了幾個，上場起，使守旁邊，忙茶忙煙，不一樂乎，他和少章，但是多年老纏，是來客也多嚮士，照例打好一瓶煙泡揣在懷裡，遇到贏錢的人，那怕不想抽，也得連燈送桌子角邊，親自看火，強勸人抽上一兩口，輸家却只裝不看見，當晚一見贏家，都是這般大方朋友，只顧想得紅錢，喜得心花怒放，也不想這錢是贏誰的，由打麻將起，便圍着桌挨個給人裝煙，等一推上牌九，知道外快更大，越發鬧了個手忙脚亂，并且在禁煙新政之下，煙泡鮮貴，比起現時，自然便宜得多，何況縣長嚮士，自有來路，無須錢置，不過費點打煙泡的手工，照那大的場面，贏家出手，至少十地起碼，再把手一伸，立即加倍，出手大的兩位，尙不止此，拿一兩口煙泡去換，怎麼都是一本萬利，況除少章外，差不多俱是贏家，自然人人有分，不再心疼了，這時見姓胡的一家最贏得多，聽喊頭疼，一而忙把日已終年常貼的太陽膏薄荷錠取出，陪着笑臉，勸人貼用，乘少章解手暫停的功夫，又強勸姓胡的，到煙炕上去，好好抽上兩口提神，包他還要大贏，人一臥倒，匆匆將煙裝在斗上，又親自倒了一杯熱茶過去，少章解完手進來要抽時，見榻上一盞太谷燈，點得銜亮，姓胡的拿着自己心愛的

一口蛇總管煙槍，尤明氏斗上裝着五分一口的大泡，在上首足抽，阿細却躺在下首，給賂敵看火，因得了姓胡的四十元紅錢，爲留後望，正在善頌善禱，恭祝未來勝利呢，雖然平日寵愛，聽見也未免有點生氣，姓胡的偏不知趣，一口氣抽了四大口才起，少章知道阿細，素來把煙變得相錢一般重，又是老癮。說抽就得上口，稍緩立有岔氣之虞，半嚮才能噴醒，怎麼也該有幾口現成泡子，那知他見贏家太多，按個奉敬，煙既上品，又熬得講究，有癮的不消說，無癮的也要抽一兩口，反正紅錢已出，不抽白不抽，誰也不肯放過，這一人人有分，阿細紅錢帶下人頭錢，雖得了三百多塊，一瓶煙泡，却去十之八九，阿細恐漏了紅錢，頭被下人抽空接去，自己不能分拆，守在桌旁，寸步不離，忘了再燒煙，二，剩下四口，又被姓胡的，抽個精光，少章近前一問沒有，剛把臉一沉，阿細忽然想起他輸了錢，令晚十九不能平分春色，先自發作，白了一眼埋怨起來，少章知他不顧有人沒人，一鬧起來就沒完，受慣掙制，一聲唔未出口，又嚇了回去，總算阿細高興頭上，沒再往下深說，心終慚賂，惟恐局冷人散，匆匆抽了兩大口，下人打上手巾，擦完自覺精神飽滿，換了坐位，重又把牌洗好，一點錢，不足兩千元，姓胡的首道：按說頭條不能多下。我又換了先前推莊之背地方。我偏不信這些，給他來個懸天關，這兩千塊，都歸我上門看了，說時，衆人都搶着下注，聞言誰也不肯撤回，做活的一點錢數，足夠四千，剛罷了上風錢數，有人便問莊家，是照吃照賠，怎樣，挺不挺，少章見衆人注下得衝，心裏反正是糟，便道：莊家再續五千，通吃通賠，做活的便喊，再加五千，六千八卦關，這條莊家挺了，姓胡的一聽，正要隨衆往上加注，恰有少章約來兩友，都是又齷又奸的典型紳士還不捨走，每贏一

次，必在暗中跌足，恨自己注下少了，失去機會，這次見先前說下活門的人，往天門下了，元一道，又聽他低聲向同坐人說，莊家霧氣未退，這牌氣是吃棗有天局勢，天門不贏，從此不賭，這原是翻黨的假動作，因那人好發議論，會看路子顏色，人稱賭精，當晚幾於每條都被說中，不由人耳動聽。再見衆人踴躍下注之狀，知道莊家祇推這一條，惟恐失却最後良機，才把心一狠，雙雙不約而同，在天門上一個下了一千五，一個下了一千的注，姓胡的見不能再下，賭氣說道，所有各門的注，都歸天門看，這又不是包廂，率性和莊家賭一下，來個爽快，少章見三門的注，相差不多，這等場面，通吃而大，通賭而小，莊家無形之中，佔了便宜，推久必贏，忽被他一人包去，來個硬碰硬，毫無迴旋之地，心口不快，一則得裝大方鎮靜，二則說輸太多，續推五千，是句假話，此時與人，有了爭執，少時一輸，好些不能頭融，再一想，反正該死不得活，拚一下到是爽快，焉知不絕處逢生呢，心雖這等想，氣已早餒，將兩粒色子拮緊，往桌上一截，喊聲收到，然後用力往外一擲，不料手上有汗，幟擲了一粒出去，另一粒却吃手指粘住，少章自覺兆頭不好，忙喊不算，重擲，第二粒也自落下，共湊成七點，莊家應拿第三付，上門拿了末兩張，按說色子落地，又擲在牌的外面，原無不算之理，少章因先前擲色子，吃俱心慌的虧，以致盡擲錢鏰點子，咬定色子才一粒落地，先喊不算，並非色子現，再喊，非重擲不可，衆人好似見他輸得太多，略爲分說，也就罷了，可是一個撒注的也沒有，這次少章先擲了手，振起精神，小心翼翼地擲將出去，一下擲了個八點，改拿第二付，姓胡的仍和前一樣動作，且不把牌亮出，一會天門人牌配金瓶，湊成地八，下門先亮了一張地牌，反捏牌面，口喊七八不要九

吧的一聲，果翻出一張三四，湊成地九，下注的人，自是高興，少章一看，兩門大點，雖這兩門的注，都歸在上門，起多大點，也無用處，但這牌點，像是三門造反，莊家獨小的局勢，再也沉不住氣，不等姓胡的翻出，先偷看了一張是二五，對子已是無望，心便發毛，不住暗中默禱，神佛信佑，千萬配張天地牌才好，邊想用大中二指，捏緊了另一張，中指使勁一摸，果是一張地牌，又是後悔，適才顯什虛面，如若不許姓胡的吃注，這兩門的錢，豈不先吃過來，如今落個空歡喜，萬一姓胡的手旺，又翻出一個對子來，怎麼得了，一面又想到自己已有這大點子，照情理，上門應是小點才對，又覺心寬起來，正自憂喜疑懼交集，心中搖搖之際，忽聽下門有人道，我們牌大，上家點子如大，上門的牌必小，我們這兩門，贏面居多，祇恐胡先生，驕敵必敗，要代莊家賠注，輸雙分了吧，那打天門的兩小紳士，窺見少章牌已摸過，故探口氣，莊家這背，休說地九，連我門這八，都吃不動，少章平日和二紳交往，就嫌他吝嗇取巧，當晚又見二人，老巴不得莊家，付付賠通，下注不大，却專給下風助威，種種惹厭，暗忖你才包輸呢，怎麼你也不贏，厭煩過甚，不由脫口說了句，地九也是不行，眾人聽出莊家牌大，便驚訝起來，兩小紳士，便埋怨少章，擲了色子，不該重擲，否則七出對門開，天門地九，下門點子更大，莊家拿上門的小點，正是通賠，大家都好，這輸贏大，那有擲了不算之理，這樣賭法，太不規矩，又說眾人都贏，獨他兩人，賠莊輸了兩三千，好容易這次看出顏色，注下得格外多，該贏的反而變輸真輸得太冤，少章聽他直說閒話，不禁有氣道，色子沒現點，我先說不算，我又沒有牌裏眼，你看不好，不會不下套，再者，我從推起，共祇吃過一回通，就算在場這些人都沒

下，就靠兩位下的，才得四五百元，以下盡是通賭，這二三千，從何輸起，難道你十年前的舊帳，也算在這一場，我輸了上方，都沒說冤，你才輸一條，就冤了麼，二人被他問住，未免有些惱羞成怒，忽想到他是現任知事，又把氣強忍回去，祇低聲說了句，各人心裏明白，少章正待發作，姓胡的已把牌摸過半翻，因聽雙方爭論，暗中笑得肚疼，知道快散，率性旁聽，由他說去，及見雙方快擺，才故意笑問少章道，諸位不要鬧了，要吃都吃要賠都賠，我的點子和你們也差不多，就不重擲色子，天門也是包輸，不過周縣長下門都吃，比地九還大，我這也大概靠不住了，這句話一說出，那兩人知道自已輸局早定，又見少章神色不佳，立即借勢收科，少章一聽，這等說法，上門分明不是九點，便是八點，自覺有了勝望，心中一喜，也不再計較了，便笑道，我比下門也大不了多少，老胡你翻牌吧，姓胡的道，祇大不了多少，就贏我了，我點子也和他一樣，是天字九，少章聞言，不禁心魂皆顫，定睛一看，果是一張大牌，一張么六，猛想起先擲五點，自己拿第一付，正是這付天字九，本該吃通的牌，偏是鬼矇了心，硬要重擲，反到變應賠通，當時連急帶氣，又悔又恨，頭腦一帶，幾乎栽倒，挨了一按，忽然顏色變，把手裏牌，往桌上一拍，急道，這這這牌還能推麼，我也地字九，獨輸上門，算算老胡該贏多少，我給錢好了，說罷，氣沖沖走向牌炕前，往枕一倒，拿起煙槍便抽，阿細守在賭桌旁邊，一見姓胡的，又是大贏，滿臉陪笑，湊將過去，說道，我說你抽完煙，便要大贏，說得準吧，少章錢未拿出，賭氣一走，莊家祇有兩千來元在桌上，不夠賠的，做活的把三門的注，一一點好，歸到上門一齊，故意高聲念道，下門地九，天門人八，莊家地九，九吃九，天門下的注，歸上門看，統

輸，上門天字九猴贏，下門押注一千五百四十五，天門注頂多三千八，上門兩千二百，二門共總七千五百四十五，莊家言明在先，六千八封關，照色子賠錢，應該下門賠起，除上門小注二百，都是胡先生贏的，莊家續推五千，還未到，台面祇有一千八百三十五，還欠胡先生四千九百六十五，他這失高聲朗誦，每念一句，少章心頭上，便似着了一下重錘，急得冷熱汗一齊交流，姓胡的早已看出他囊中已空，因知他好虛面，許還能逼出幾個，祇是冷笑，不肯收注，阿細見連表了幾次功，姓胡的沒有理他，索性把臉拉長，覷準一疊現洋，約有五六百元，笑道：你贏這許多，這一點點，把我的紅錢壓，聽說，伸手要拿，姓胡的把臉一沈，伸手按住道：你先不要忙，那一回紅錢也少你不了，等莊家抽好如，賠完了錢來，自會給你，阿細臉方有點發燒，做活的立時乘機插口道：紅錢在我身上，包你有份，你問馬縣長去，叫他先把輪的錢拿出來，賠了人家在抽，你的紅錢和頭錢，不就到手了麼，阿細正不好意思落場，聞言果覺有理，立答我問他去，也不知他的癢頭子，怎麼這大，剛一會功夫，都等不得，隨說時往煙炕前晃去，板着臉對少章道：你輸了，錢不夠賠人家的，胡先生一家贏，還不快拿出來我代你給人家去，少章原因箱篋已空，輸的錢無處著落，借着兩句氣話下場，暫賴一步，氣急憤恨之中，外帶心虛內愧，借煙遮臉，手裏雖拿着槍，實則心不在焉，斗門上已是空空如也，正在失魂落魄打不起主義，不料這位臨時夫人，一點不加體諒，祇圖得點紅錢，反代外人，前來催逼欠款，氣上加氣，又不敢發作，強忍怒氣答道：忙什麼，阿細本是杭州一個極爛污的私娼，有什麼知識，見這少章帶了鉅款近省，屢向索討，少章均說這是公款，分文不能忘動，到了省城，一輸這許多，又聽

章少賭時豪說，分明自有之物，不定又是那件案子，得來的運動費，等到省城擺闊，惟恐分肥，却假說是公款，少章雖輸了上萬，在阿細心目中，因為自隨到任上以來，還沒見過這大輸贏的局面，以為私囊尚多，決不止此，不但沒代少章心疼，反認為是不肯給他的報應，祇是每次賭錢，不論誰輸誰贏，總是有進帳的日子，祇賭輸贏越大，時間越長越好，全神貫注桌上贏家，好討紅錢，無心再顧吵鬧，打定人散局終，再向少章大鬧質問，通說實話，已有的白要吐出分潤，俾那輸出去的，也須照算提成，才肯干休，這時碰了姓胡的軟釘子，有點羞惱，又想由少章手裏，把錢要去，不特面子好看，暫可回贏家硬扣，紅錢頭錢，均可多得好呢，那知少章囊中空空，答話似有似無，已經加氣，再一眼環見少章手正拿着一枝象牙槍，一頭含在嘴裏，一手拿着那隻精巧玲瓏，暗花色彩的變斗，攔在燈罩邊上，一手拿着煙杆子，在斗門上，有一下，沒一下的亂撥，眼却呆望着別處，那斗剛經擦淨，上面連點烟渣俱無，吃少章在極旺火頭上一烤，將斗門內，一呢珍如懷實的貼斗老灰，全都烤着，已然透出胡焦氣味，這枝象牙槍，原是少章由一富紳家中抄來充公之物，翡翠頭尾，赤金鑽天藍的蓋花，牙質既佳，主人保藏得法，通體色如黃蠟，又黃又亮，沒有一絲殘裂之紋，聽說還是大士底子，已有百多年的歷史，那家被抄之主，爲了這槍，既託人向縣長求說，於公罰私餽之外，願以千金巨款，爲使君壽，另外還備一枝別的好槍，與此槍交換，少章已有許意，偏是阿細一眼看中，當天一試，竟是香味變絕，幾天過去，便非此不能過癮，等當事人官司有了頭緒，他已身槍合一，不可離分，如何還能撒手，結果是使君少收一筆暮夜之金，而當事人省下了錢，反倒時有涕泗橫流之痛，恨入骨髓，清

官廳吏之不易爲，於此可見，阿細把此槍，珍逾性命，見狀大驚，不及說話，伸手先奪，情急之下，手快了些，少章正在失神喪志之際，見他抓來，不知何事，無意中又把手中槍，往後一撒，阿細一把抓在那燒得火般燙的熱斗上面，手心立時燒焦了一塊，疼得阿喲喲怪叫，手不由已往下一鬆，正砸在烟燈上面，恰把那盞通明鏗亮的太谷燈罩砸碎，旁邊滿滿一碗茶，也被帶翻，茶水灑了一大片，少章嚇了一大跳，剛問怎麼，阿細連痛帶氣，已頓足哭罵道，你這老不死，明明有錢，不把我用，一向你要，就說公款，怎麼你賭起來，就不是公款呢，輸不起，就不要賭，輸了錢，不給人家，死樣活氣，睡在這裏裝腔，枉你是做官的人，還沒有我們女太太，輸錢爽氣，我還當你是真抽烟呢，却拿我這枝好烟槍來糟塌，這隻煙斗，剛剛擦過，上面連點烟粒屑都沒有，偏會拿在火上亂烤，世界天上，只聽說截空槍的，真是頭一回看見，你這大年紀，又不是死人，眼睛也沒有瞎，斗上有烟沒烟，會沒看見，一隻空斗，好容易被我抽來抽去，將裏面堂子，填得有點道理，剛剛可以過癮，我離了他，還不行，如今裏面貼斗灰，全都燒焦，叫我明早怎麼抽法，你想賴賭賬，叫害我受罪，少章知道那槍，是他寶貝，自覺理虧，只管被他數罵，頭紅臉脹，不敢發作，嗣見越說越難聽，當席衆人，實實無地自容，只得忍愧低語道，太太不要生氣，包在我身上，加倍賠你就是，這樣吵法，當着客人，多不好看，阿細聞言，方欲乘機要挾，一回臉，瞥見一千賭客，俱在冷笑，以目示意，大有輕藐之色，也覺有氣，便笑道，夫婦相罵常事，有什可笑，你要賠我多少呢，怎麼有錢輸沒錢把我，管你公款也罷，母款也罷，你輸多少，就得賠還我多少，不這樣我便和你拚命，現在還剩多少，快給我拿出來，少章畏他潑



棹，一時情急，不假思索，便答道：「來時共總一萬零七百多元錢，九千八是交財政廳的，你拿了三百多去，今晝連打牌帶牌九，整整輸光，如今箱子裏，只剩那件單解公文，不信你看去，誰騙你是王八日，阿細正給手上抹如意油，開言忙把手提箱打開翻看，除公文外，果是空空如也，虧空了兩三千，該朋友的好幾千不算，今晝你又把公款一起輸掉，看你這老不死怎麼辦，剛才見你輸得那樣坦坦，還當和上年一樣又找了一筆外快，原來真是公款，既然輸光，這末條還推他作甚，不是找着倒霉麼，現在欠口先生是五千塊，立時就要，拿什麼去還人家，我真正是苦命賤，隨手便一把鼻涕，兩行眼淚，哭了起來，少章聽他一吵，才想起賄客全在，賬也未清，不禁又慌又急，答道：「我一家大輸，這條打錢棍一響，誰想手氣這樣背法，好在大家天天見面，都不是外人，輸了下次賭時再還，也是一樣，阿細圍哼了一聲，那般翻臉黨素認少章是線頭，如非急於另開碼頭，也不會這樣大吃，先也當少章輸的一官囊，雖料他錢已輸盡，還沒料到這等空虛，未打算勒逼幾個是幾個，剩下的再看着行事，及至阿細吵出真情，照這形勢，此事發覺必快，到官一追究，便是一場亂子，加以近來賭禁森嚴，少章爲了全城婚密，只有二等，居室簡陋，賭起錢來，又不方便，特意擇這一家大旅館，將後院包下，所招多半是嫖破鞋，每次設局，總是等官到齊，把道往前院的門一關，便與旅館方面隔斷，地面官人，知他是現任知事，與下風都有交情來往，縱有耳聞，日久看慣，也都不以爲意，雖然從未出過什是，可是深更半夜，吵鬧起來，所居與別的客房只有一牆之隔，如被外人聽去，終是不好，這類人何等機警漂亮，一見事不可爲，作賊心虛，立打了脚底揩油主意，當時先溜走了好幾個，却由內中一個和少章

最親密的上前，對少章道，想不到今夜輸贏這大，累得主人輸了許多錢，還惹太太生氣，真對不住，不過胡先生賭錢，照例十有九輸，這半年功夫，已輸了好幾萬，難得贏一回，却沒贏到多少現錢，他平日又賭得硬，永不欠人一個，你末條輸給別人也好，偏輸給他，上場時你自說的現錢賭，硬碰硬誰也不許該欠分文，那伯家有千萬，這時拿不出來也是枉然，你又和他無甚深交，不比我們，方才他已說了閒話，常言賭賬不隔夜，不給的話，實不好說，聽你口氣，現錢已然輸光，今晚未必能拿得出，贏家業已走光，老胡直喊頭疼，賭是沒法再賭，莫知痛痛快快來真的，寫給老胡一張借條，率性把日子推長一些，等你下次推時再還，你如願意，我再和他說去，說話這人叫小張，一邊裝着和少章交厚，賭過輸贏，當晚在桌角做活，少章本來只顧眼前，正在萬分難堪，無法下台，只有人解圍，甚麼都能答應，聞言好生感激，立即應諾道，這樣很好，至多兩月，我一定能給他，小張道，我看你新輸這多，還是期限長點的好，能夠早還，更有面子，剛轉身要走，阿細忽想起錢未帶出，紅錢要糟，忙插口道，小張，你答應我的，紅錢頭錢，包在你身上，我是要朝你要的，欠賬撥賬，一樣的，小張朝姓胡的望了望，答道，你妻不吵，我自然說出算數，就要吵，也等人散再吵，省得我們難以爲情，阿細立轉喜容道，不是我愛吵，這老不死，太氣人了，他吵也白吵，老胡一家大贏，欠賬早晚仍說要給他的，你幫我說，請他多給一點，小張也懶得理他，哼了一聲，過去和姓胡的咬了幾句耳朵，又過來和少章說，姓胡的本不願意，經他勸說，因少章末條截空槍，覺出人心難測，答是答應，但須將借

款日期提前，作爲三月前，少章借的款項，月息一分，半年以內歸還，有中存保，少章只圖當時了事

，全都應允，照式寫好，阿細顧不得出吵，只可在小張身後，問他紅錢怎麼，這些翻戲，平日手頭大方，原有作用，及見事情已定，少章不久必要犯案，一二月內，便要離開太原，另開碼頭，自然能省一個是一個，借條到手，姓胡的要走，兩個同黨，便穿馬褂同走，阿細一見要漂，便着了急，忙在房門口一立，對小張道，你剛才說的話，算數不算，小張還未答言，姓胡的已先寒臉說道，錢要拿到才好給你紅錢，這原是大家客氣，並且將才我已給了兩次，難道還不夠嗎，阿細道，剛才說的話，現在是現在，你們男子漢，說了不能不算，你贏了這許多，連頭錢都不給麼，姓胡的見他其勢汹汹，聲音越大，不便過於鬧僵，又見小張直使眼色，冷笑答道，頭錢不來我要給的，這次我贏的錢，還沒拿到，說不得，從身上摸了二十塊錢的票子出來，剛說這是我賞底下人的，阿細一把抓過道，還紅錢呢，姓胡的道，你怕我將來不給嗎，這個容易，隨回往少章道，你這位太太要紅錢，我已給過兩次了，不是駁他向子，因為一來輸得太多，身邊這點，明早還要到石家莊號上看香，正好頂用，懶得到銀行裏去提了，請你代墊二百塊錢，算我給他的紅錢，將來還我錢時，照扣就是了，少章見這位臨時夫人向人攔門索錢，早覺面子難堪，但一開口，便要麻煩，二次吵鬧起來，丟人更大，只得裝不聽見，由他鬧去，後見鬧得太不像話，姓胡的已然開口，雖恨他不懂情面，無如欠人的錢，不能不忍受一點，沒奈何，接口道，太太，明天我給二百塊就是，也不在你錢上扣還了，阿細還待爭論時，那兩位本地紳士，轉勝爲敗，又聽了閒話，看人贏錢眼熱，鼓着一肚皮子悶氣，坐在旁邊，呆看少章笑談解恨，一面盤算明日，把少章虧空公款之事，傳揚出去，見人快走盡，主人又不答理，自覺再待無趣，便同

起聲，走到房口，當頭一個，首朝阿細發話道，我們是大輸家，你老爺的公款却没有輸給我們，想必可以出去罷，請你讓開一些，少章本來厭惡之念未消，加上一肚子的冤氣，邪火無從發散，一聽二人說話刻毒，正好出氣，不禁大怒，手正端着一杯茶，剛把茶杯，往烟盤中一頓，口只罵得一個混字，耳邊忽然刮到末兩句話，正刺中自己的心病，當時盛氣全發，底下一個賬字，也飄了回去，那裏還敢招惹，停了一停，才改着罵下人的口氣道，這熱的茶，也端來我喝，二紳嘴裏，雖說刁話，心仍怯官，聽少章暴喝，當是罵他，忙回搶步走出，到了門外，仍自胆怯，恐少章追出打人，那知這幾句話，竟有莫大便宜，不特把對頭一場怒火嚇退，連那姓胡的，也自聞語驚心，更不再敢睜眼，竟率小張諸同黨，把門用手一推，奪門追出，到了院中，朝二紳低語道，老周真不是東西，女的比破鞋還要下作，賭不起不要賭，這樣現世，我看二位是好朋友，今晚眾人，都弄幾個，獨你二位，輸得太冤，大已恨夜，回府想不方便，我們就前店住下，明早再作東道，奉請如何，人都愛捧，二紳那知對方恐怕明早在外張揚，於已不利，想穩住他，晚點發作，免生波折，祇知他是石家莊的大財主，忽蒙垂青，既是自願請客，更想就勢大罵少章出氣，如何不喜，隨令下人開門，同往前店開房去訖，阿細頭次看到姓胡的，如此不通情面，雖未追出，口中罵不絕口，正待重向少章吵鬧，回頭一看，少章已滿臉急淚橫流，躺在榻上，痛哭起來，阿細入雖貪鄙卑賤，因前數年未嫁少章時，只管在杭州作私娼營生，但是遲著徐娘，年華已漸老大，加上又有幾口煙膏，心又貪很，越弄得門前冷落，無人問津，每日正在強吞煙渣斗泥，渡日如年，挨命之際，不料時來運轉，平步升天，少章遊遊杭州，忽被奇想，情降

蘇菲，重拾曠歡，納以爲妾，初意不過是想遊蕩半生，上有老父，下有子孫，從未盡過事畜之責，難得親戚幫忙，居然做了親民之官，再似以前荒唐，太不檢話，知道阿細，服侍週到，又燒得一手好煙泡，別的也都合意，自己一身，既離不開女人，正好借此收心，接到任上，作伴服侍，那知三生孽孽，半老重逢，越法水乳交融，非此不可，少章髮妻早故，阿細在家庭中，雖是婢妾一流，到了任上，却儼然以官太太自居，得意頭上，每一想起，現在的鮮衣美食，大烟星抽，與昔日的飢寒交迫，烟渣都不能繼的光景，未喪不覺這位老爺賞鑒殊俗，情有獨鍾，心中感念，尤其是白願年長癖深，此外再也不會有人照顧，想起寒心，所以對於少章，平日雖是驕縱忘形，真要遇到疼痛危難之事，却也知道此乃仰望終身之人，理應憂急與共，每次因少章遇他需索太多時，慣以此係公款，不可擅動，危言聳聽，可是不久，又嫖賭用去，二人爲此不知鬧了多少氣，日久聽慣，不以爲奇，及見少章輸多，祇當又施此技，心還再想，藉此要挾勒索，再被姓胡的一氣，怒火頭上，全沒顧念日後安危，等少章一人，忽然覺出事情不好，心中一急，怒火便消了大半，忙趕過去問道，你有點不舒服麼，有錢不給我，輸了到好，阿要再抽兩筒，少章看了他一眼，回願男女下人，都倚立未退，知是守候分那錢，便道，客人現都已走，我要睡了，頭錢在我身上，明天算好再分，你們也去睡罷，阿細素來刻薄，專吃下賞頭錢，雖和下人，講好平分，扣一半，貼補主人，待客的烟茶點心，仍是無用，下人一不在側，固是全都吃光，就在側看見數錢，也要速錯代抹，給時更是不捨，當場現分還好，只一過夜，再令拿出，便和挖了他肉一樣，千方百計，報銷扣除，少章御下，又極麻糊，沒什規律，至以每次散場，下人們總

是散候在側，請求現分，如非見主人輸得太多，正在生氣，已早開口索討了。

## 第七章 允文允武烟館混魚龍 亦捧亦吹酒樓騁口舌

不久，這件事已是發作了，早有人將少章告發，上頭主張嚴辦，幸而，少章聞信得早，不待他們來捉，已是溜回天津，當他臨走之時，身無半文，如何便泥成行，也知阿細手中頗有一點私房錢，因而連騙帶哄的，向阿細說了好半天，方把一部份的錢騙到手，這在阿細還在做著他的清秋大夢，以為少章這一回去，隨著孫伯岳的力量，不但可把官司打銷，再一運動之下，依舊又可陞官，他又是一位官太太了麼，誰知到得津門一打聽，伯岳已往北京，少章忙又趕了去，匆匆一見之下，不便說得什麼，仗著身邊還有阿細給他的那一點錢，竟是徵歌選色，在北京大玩特玩起來，尤其和他親密的一個朋友，叫作甄恭甫，有時在小班中玩得高興，竟會打起對台戲來了，可是，這一耽擱下來，不但山西方面派來捉他的偵探，已是到了天津，連得阿細因為久無消息，在山西再也耽不住，也趕上來了，但阿細這個人真是有種得很，和少甫可稱得是一對糊塗蟲，他到了天津之後，家中既不敢去，旅館又不肯住，却住在一個煙館中，可憐少章的長媳黃氏，又那裏知道，聽得他已到來，即慌忙找了去，一看是一家煙館，怎肯進去，祇在客房外面高喊著，偏偏阿細癮未過足，死賴在煙鋪上不肯出來，後來還是別的煙客，看見黃氏，和瘋子一樣，自言自語，在客房外面亂喊，進屋笑說，阿細癮也過了一半，才走將出去，將他喊住，黃氏終覺此非住地，一任阿細勸說拉扯，堅持不肯進門，只勸阿細，另開客

房，阿細說，適已向人打聽，客房無論何時，隨要隨有，一則煙館熱鬧，吃什麼都有人買，壽又老，煙又好，立時還不必付小帳，有那給的，也只一毛小洋，一二十個銅板，公道便宜，規矩真好，我想你爹爹，總在天津，你既怕生，不願進去，我就在此等你，可即速回家，叫老三出去打聽，今天如若尋到，豈不把棧房錢省下，黃氏見勸不聽，各屋客夥，都出旁觀，心中又急又跳，巴不得早些離開，匆匆別了阿細，便往家跑，也沒敢告知家中諸人，只偷偷和老三慶圖說了，命他往各親友家，以及侯家後，各班子裏，尋找少章下落，鴻圖在少章諸子中，最是荒唐無聊，嗜好甚多，又無能力，乘機向黃氏，要了一塊車錢，他知乃父到津，孫家不會不去，趕往一打聽，說是從未去過，料定人未差津，也不給黃氏回信，拿了那塊錢，還往三等娼寮，打茶圍去罷，黃氏在家，越等越沒消息，既恐爹爹遭事，又恐爺爺知道生氣，阿細尚在煙館以內，孤身婦女，又是那樣出身，萬一受了流氓引誘，做些醜事，給家門丟人，自己知情不舉，豈不又要受氣鬧埋怨，早知他如此下作，還不如不和他說那些話，由他自去的好，這一好心，反給自己，惹了亂子，十天八天，不出一回門，出去就遇上這類事，又急又後悔，一會又去門前張望，少章四女蓉仙，見黃氏買東西，去了一早晨，回來飯也沒吃，時而上樓時而下樓，一聽大門響，便問問少爺回來了麼，滿面愁急神智不寧之狀，心中奇怪，拉到房內一問，黃氏知他，和自己一樣，懦張忠厚，不會走嘴，偷偷說了，蓉仙胆子，比他更小，一聽父親，遭了官司，當時嚇得手足冰冷，便埋怨黃氏道，你回來時爺爺吃完中飯，剛要到孫家去，既然爹爹，有這樣事，何不早說，也好請爺爺，往孫家託人想法，這豈是瞞得住的，細姨娘抽煙，也不想法，叫他背着

爺爺，躲在你屋裏抽，見了面好問爹爹，到底爲了什事，怎麼不叫他回家，領去住旅館，還容他到煙館裏去，我看這不是隱瞞的事，也不能只怕細妮娘一人，給爺爺罵，你可速到那旅館裏去，把他喊回來，我自請爺爺去，越快越好；到時就說他由北京來，不提煙館好了，黃氏原是個沒主意的人，覺着只好如此，無如想起適才煙館情形，使自胆去，實不願去，如今旁人，因是機密的事，惟恐走漏消息，想拖蓉仙回去，蓉仙自是不肯，兩個兄弟，又偏都外出不在，沒奈何，只得親身尋去，行時再三囑咐，須等將人喚回，再去孫家請回爺爺，以免露出馬脚，心裡一急，竟把旅館名稱地址忘却，祇知是在大街上，有一大水菓店，心想尋到水菓店，一過馬路就是，及至到了地頭，下車一看，水菓店到會，字號是祥順合，對門却没有適才進去的旅館，以爲走過了頭，又往回找，先當就在近處，及至快要退到日法空界，秋山街口上，忽然想起過了自家門口，忙又展中，往日租界跑，不便和車夫說，拉往雞片的旅館，祇雇往日租界的水菓店，偏那車夫，是個壞種，拉不幾步，見一菓店，便則放下，黃氏又不慣和人爭論，忍着氣忿，又往前找，往返兩次，始終沒有找到，其實兩次，都由新旅社門前經過，祇爲把上下行人道顛倒，誤左爲右，一心記着招牌上，好似有一德字的水菓店，所以錯過，後來走得腿酸脚痛，更因蓉仙曾說，如真阿細怕挨罵，不肯回來，時候久了，便去孫家見爺爺，說阿細到後走出，不再等丁的話，惟恐不耐久候，心想還是拖了蓉仙，回來尋我的好，祇得趕了回來，到家一問，蓉仙剛走，心中好生惶急，正打算趕往孫家攔阻，忽聽公公回轉，直如皇恩大赦，連忙跑進，照實奉上，小意一聽，便知那地方是新旅舍，不特不怪阿細下淚，反到幫他委曲可憐，正好自己也想抽兩



口，家中無人抽煙，舊存煙具，恐不受使，忙命黃氏蓉仙，將煙具取出，收拾好了，藏起備用，爺爺如同，可說同來朋友夫婦，請自己同阿細吃飯，吃完即回，說罷，匆匆走出，趕往新旅舍三樓，尋到那家烟館一看，阿細和一個本地口音的大高個子對燈，邊說邊笑，正在有興頭上，見少章到來，連忙扒起，眼睛一紅，顫聲說道，老爺，你怎麼沒回家，今天早上，嚇死我了，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是招弟娘，對你說的癡，我正着急呢，這是馬二爺，他們說他，天津官私兩面，都有朋友，很有面子，我正跟他打聽，租界裡的行情呢，少童個胖氣虛，又是年將半百的人，走了兩層樓梯，意欲稍加喘息再說，聽阿細說這一大套，回臉一看，和阿細對燈，稱做馬二爺那人，已然立起，少章是個半吊子的老江湖，少有細眼力，見那人，生得又高又大，一張紫黑臉膛，濃眉大眼，喪鼻潤口兩排牙齒，却是刷得雪白，一透鑲着一枚金牙，長衣已然脫掉，上身穿着一件天藍素緞面，紐扣上畫蝴蝶的對襟小夾襖，却用紫藍色素緞，做了夾裏，胸前掛着一根是黃得發出閃亮的金表鍊，也不知真是假，兩隻小袖籠下一般的無名指上各帶着一枚戒指，看去足有三錢重一個，却是真金的，袖口捲着，露出雪白也似白的個小衣，下身一條與上衣同質的夾褲，兩條緞帶，綁紮得又緊又整齊，一雙千層底雙臉緞鞋，刷擦得一塵不染，底邊却似穿日太久，磨去好些，一望而知，是個混混一流人物，不能得罪，強笑着點了點頭，馬二一見少章，朝他招呼，一面點頭答禮，滋着一嘴白牙，發出洪鐘般的口音，笑問阿細道，這位，阿細道，這就是我們老爺，立即不熟透熟的，把手一橫道，縣長嗎，你啦剛到，他啦剛念道你啦，快騎這邊，先抽一口，少章說了句勞駕，便就他原位躺下，馬二笑道，我可多嘴，你啦還是別見

怪，縣長你啦可不對呀，目格玩去，讓你啦太太，一個女子，滿世找你，在這兒真生氣，我勸他半天；要說起來，可得受罰呀，沒什麼說的你先抽，跟縣長太太多燒兩日煙，算賠禮，太太也別着急，這不是老爺來啦，侯景進胡同滿完，這話還是我興的，你公母倆，都衝我啦，快抽，馬前，抽完我們是鴻賓樓，我的請，縣長要不賞臉，歸為瞧不起我，一面又對夥計言道，趙四，告訴先生縣長無論抽多少，由五毛到一百，都馬老爺候候，你要收錢，我可揀你，夥計趙二聞言，轉身拿眼，看廚門側小桌子上，寫帳的先生說道，先生，聽見啦嗎，管帳先生，還沒答話，旁榻另一煙客，想似看着馬二，巴結上了闊人，有點眼紅，更恨進門這一會，馬二也沒有理他，接口說道，趙四，你這時廢話，歸裡包堆，豆腐干大一塊地，馬二爺這乙字調的嗓門，先生他還聽不見，那不成聲子啦，我吃鴻賓樓，沒那麼大胃口，你還得給我辛苦一趟，上對過恩成玉，來二十個餃子，要各樣餡，把你們昨天買的小蒜給剝一頭，別忘了帶酸的，這幾句話，全都帶刺，引得連煙客帶夥計，都笑了起來，馬二全神貫注少章，目不旁瞬，偏巧少章忙着抽煙，又知道這類要人的，上來不熟充熟，照例是這一套，心中厭惡，知道一客氣，曠得更凶，便裝着過癮心急，不顧說話，祇將手裏煙杆子，略為一搖示意即止，馬二見沒答話，方悔說得太早，不是時候，忽聽有人接問，話甚扎耳，不由面上有點掛不住，當時發怒，剛喝一聲誰呀，少章見那人，年約四十多歲，生得隱鼻鵝眼，一臉煙容，穿着却頗整齊，身量至少比馬二矮着一頭，不但說話挖苦，更帶着藐視神色，方恐馬二，其勢涵涵，要和那人動武，不料馬二，話才說出口，那人方答了句，馬二爺，這道不才，是我，你啦，這句話才一出口，馬二恰也轉過

臉來，一見那人，立時改怒爲笑道，我當那位，原來是黃七爺嗎，多會來的，抽馱嗎，黃七答道，我跟縣長老爺先後腳進門，正趕馬二爺，請客吃鴻賓樓的時候，沒好意思攔你馱高談，我的馬二爺，馬二爺慌道，爺，爺，咱弟兄可不過這個，七爺你這是幹嗎，黃七冷笑道，歸裏包堆，我兜裏頭，還不趁一根香蕉錢，連抽大煙，還是給先生對付馱，你馱說我敢幹嗎，我一個人的馬二爺，馬二因這人又陰又狠，是本租界，文武兩途的二號英雄，手眼勢力比自己寬得多，平日頗有用他之處，得罪不起，知道越描越黑，再說下去，更不好聽，當着生人，面子難堪，祇得抹着稀泥，大聲嚷道，諸位你瞧，咱們七哥，今兒不知那兒的邪火，跟我挑鬧馱眼馱，七哥，你還是別生氣，怨我當兄弟的不對，你馱總是老大哥，遇事多包涵。上回書算是過沒聽提，揭過這一篇，咱們說整格的，緊跟着又喚少章道，周縣長，跟周太太請過來，我給你馱二位，引見一位好朋友，這是咱們黃七哥，他馱上輩是鹽商，乾降皇帝下江南，進過貢，什麼縣長馱，道尹馱，他哥們有好幾位，都作着闊事，天津九大家，本來八大家，後續的這一家，便是他們老爺子，眼時日法租界的人物，提起咱們黃七哥，官私兩面，真。數頭一把，小弟跟他，變小的交情，一個頭磕在地下，別瞧他馱好離戲，跟我還是過命的交情，七哥，這位是周縣長，好朋友，都是自己人，沒什麼說的，你馱二位，以後真得多親多近，黃七抽正了兩口，起脫長衣，聽馬二說了這一大套話，好似心平氣和，又見少章，似要朝他招呼，便緩步湊了過去，少章祇得丟槍起迎，彼此拱手，道了久仰，黃七便請少章回坐，朝阿細也躬了躬手，先喊夥計，咬了回口菜，隨就榻旁邊方凳上落坐，便天南海北，連吹自己，帶捧人家，足這麼一神聊，馬二再從旁

一對腔，越發熱鬧，引得一些煙膩，會不捨得離去，少章又是個好發議論，愛戴高帽的，先還在嫌對方俗惡，高欲趕急抽完好走，經不起馬黃二人，一陣吹捧調旋，又多極語，覺出混混說話，別具一種吸引人的潛力，加上阿細，在旁耳語，說天已不早，回家有老太爺在，想要抽煙，種種受氣，還不一定抽得成，這兩人頗好，莫如請了他們，同去吃一小館，反正不免挨罵，索性吃完了飯，抽夠再同回去，省得到時沒法出來，少章耳軟，竟把老父在家懸念，忘在九霄雲外，自己抽到，又讓黃馬二人接抽，直抽到八九點鐘，馬二因適才請客，少章沒有答話，又有黃七這尅星在頭裏，恐被繞住落實，變成真請，二次回到一齊，想讓黃七吐口，少章不啻受不受，自己祇去那白吃的，便沒再提請客的事，黃七偏是一字不提，中間假裝解手，點出趙四，打聽黃七咬耳朵，說些什麼，趙四知他是假譜兒，除個生人混充人物，吹牛噱事外，並沒有真吃人的本領，不如黃七遠甚，人又苛刻，笑答黃七爺祇說，昨天許的煙帳，要明天還，別的沒說，馬二知道黃七，手面頗寬，唯喜無事生風，挑眼摘毛，却講信用，櫃上多少都敢賒給他，再說也不敢得罪，非年非節，這一句話也不致於要預打招呼，再盤問時，趙四直說，你一定要問，七爺早說啦，不叫告訴你啦，要不你問他去，再說你老要有話，不叫告訴七爺，不也一樣嗎，馬二氣得罵了趙四兩聲冤蛋，回到房裏，直噉咕，適才說過請客，又不該給雙方拉攏，少時要被黃七，繞在裏面，落個花了錢還丟人，身上錢又不多，鴻賓樓掛不下帳，偏又多抽了兩大口便宜煙，心裏又潮又餓，正在進退兩難坐立不安，少章忽向二人道，咱們總算投緣，奉請二人出去吃個小館，回來再談如何，黃七笑道，你啦夫婦別看公館在這裏，遠來是客，理該我們奉請，再說鴻

賓樓，已定下坐了，就在斜對過，又得吃，又方便，咱們稱得起，一見如故，四海之內，皆爲朋友，你老要請，下一麼再說，今天誰發的起，算誰的，馬二一聽，雖然馮賓樓三字，有點刺耳，黃七既稱定坐，也許適才和趙四咬耳朵，便是爲此，心正稍鬆，還沒顧得整腔，及聽到末兩句，不由嚇了一跳，又說不上不算來，正不知如何是好，黃七忽斜眼向他道，走吧，不穿衣服去，還等什麼，少章自然不肯，黃七道，你啦太謙，一頓便飯有嗎，反正得吃，咱們吃完再說，有限的事誰給不是一樣，少章不好意思再說，祇得住了，馬二一聽是活話，心想少章是闊人，決要客氣，少時吃完，再借坡下，高高興興，把衣穿好，馬二又向衆煙客，拱手道，衆位一塊，衆人笑答，七爺縣長，祇願請，我們早偏過你啦，少章要付煙賬，黃七說，回來還抽啦，存項交櫃，咱們沽完肚子再說，櫃上人也滿臉堆笑，直說你啦先請，給你二位寫上，一總給，省你啦零零碎碎費事，少章一邊找鞋笑道，咱們頭一回交易，你信得過麼，櫃上答道，人跟人不一樣，我們是幹嗎的，別說還跟七爺是朋友，就你啦自個，由一塊到一千，我們都敢除，就怕你老，抽得不多，作買賣沒有點眼力勁還行，那掌櫃的剛進門，是個大高個的。本地人，說時又拿眼斜看了旁榻上兩個滿面鐵灰色神情猥瑣的煙客接着說道真要換啦，抹血起膩，拿煙館枕頭當靠家，弄五毛錢，他媽一整天的窮癩，渾身上下，還不趁一個梨錢的膩二子，別器像你老抽這些，一毛錢少不少，不給也得扒他，菜位聽了，還別寒心，這是做買賣麼，上來套頭刮腦，說得滿好，不含糊，一除賬，就斷主顧，那怕你祇趁一雙破鞋，給你一個不照面，他媳婦還在廟裏睡啦，你往那兒扒去，衆煙客，紛紛附和說前人撤上，迷了後人的眼，不怪金掌櫃牢騷，這夥人

實在可恨，所以咱們老到時準給，不往上擡，甯可緊着一點，別叫彼此爲難，大丈夫作事，說哪得算，才夠一局，掌櫃的聞言，連理也未理，反朝最先一個答白的道，劉爺，你的帳頭，五塊早過去啦，你還得想注意才好，還是那句話，別耽誤交情，那人慌道，我今兒是真忘帶，明兒一準，撒謊讓我媳婦，也上廟裏住去，掌櫃把臉一板道，下雨刮風，不知道，身上有錢沒錢，也不知到嗎你真可以，得，我再除你五毛，明兒出門，可想着點帶來，別讓我說話應典，那人道，那是一定，錯非你是好朋友，我又正經得難受，我路上早回取去了，本來說啦，今兒準件，那有不辦之理，掌櫃道，既那麼說，我時派人跟你取去，省你費人多忘事，怎麼樣，那人又慌道，今兒還上別處去到，我家就把錢裝在兜裏，並寫上個字，貼在牆上，決忘不了，少章見了這等勢力情形覺着好笑，又覺自己在此，受人敬羨，身分獨高，方感興趣，黃七兒胡四打上手巾，各已擦完，便即讓走，少章阿細，便隨走出，兩年不到天津，街上越發熱鬧，祇見雷燈輝煌，車馬行人，往來如織，電車鈴聲鏗鏘，一輛接一輛，載滿了人，相繼馳過，電線受了雷咬子的磨擦，不時閃出碧綠色的火花，大高個子的巡捕，威風凜凜，手持短棍，在馬路中間指揮，時而要着棍花，洋車夫如拉空車走過，看去都似提着心，一個不留神，或長就傷財惹氣的腦袋，巡捕老爺一個看不順眼，上去劈臉先碎一大口臭吐沫，上頭一句你媽的不問是車是腿，揚手一棍，底下就是一鴨子，越年老走得慢的，越吃虧，年青點的小夥子，吃了虧，不甘心，走遠了就罵。老是罵罵咧咧，行人路遇，無不互相寒暄招呼，二三四五六七八爺，各自亂叫。照例是一聲聲爺，底下對方接着，至少爺，爺，還上兩個爺字，口要緊一點，讓耳沈的人，聽連了宗

，直似當街認爺爺，再底下不是老沒見，你啦好老爺子好，老奶奶好；弟妹他好，全家問遍，恨不能這貓狗都聞到，才把這回頭見三字離歌，吐了出來開路，再不便是爺爺之後，互問吃啦，互答先偏啦你啦，趙明竟找我去，咱們哥倆，都不錯，得聚一聚，玩會子，再要細緻一點，先偏之後，接問你吃的嗎，或是不會對方發問，緊接自報食譜，不是名館餃子，便是燒肉，饅頭，打滷麵，貼餅，熬魚之類，弄巧還要加上幾句，單你啦今兒沒露，這是怎麼會說的，對方自然也不示弱，甲說吃餃子，乙便說吃燒肉，說到歸齊，還是明兒見，到底通商大埠，人們雖然多費一點吐沫，特別透著謙恭和氣，少章見慣，阿訥不曉本地話，祇覺這事人，親熱大方，與老西冰板面孔不同，大烟飲食，無不方便，街道又好，盡是洋樓，和上海差不多，人却好多，如在太原，那有才兒頭面，無敢便請吃飯的事，心想他沒有老家，少章能在此，找一好事，同租小房子過日子，豈非天堂一樣，鴻賓樓租去新康社不遠，一會便自到邊；男女四人，剛一進門，夥計便叫七爺剛來四位樓上請，到了雅坐，少章便爭主位，黃七說，這又不是正式請客咱們是方方爲上，人不多，樂得乎坐矮一點，馬二忙笑接口道，七爺真痛快，方方爲上，咱哥們誰作主人，不一個樣，今兒讓我，黃七把臉一沉道，你還是少裏和，咱們不帶套頭的，恨裏頭就沒有你，要算打算請客，沒有囑囑的，合着滿樓上樓下，都知道請客，鬧啦歸齊，還是吃人家，有這樣交朋友的嗎？今兒咱們先稿好啦，不論縣長跟我，誰作主人都有，你乾脆去啦吃的，少說話，你要真請，那我三位，就領你這頓便飯，那怕明兒個還請你吃燕菜全席，還是決不上眼，咱們不帶虛的，你不能抱怨人家烟館夥計，沒跟你訂坐，我還給你一個便宜，把錢交櫃，可着你

的錢吃，不能當着好朋友，把你給吃禿露禿，要照你的話，你打頭先嚷，可烟館都知道你訂的座，你豈讓我不行；馬二才想着氣兩句，把臉遮過，借坡就下，不料黃七如此頂真，話又刻薄，反鬧了個大沒臉。自己明知是惹富人，把自己壓扁，由他獨霸，當時如一較勁，雖然早晚在少章身上，找得回來，無如所希有限，又有黃七。把在頭裏，如若忍氣，還可沾沫一點殘湯剩水，這一較勁成敵，不特鬥他不起，還要賠錢，那敢還話，虧得臉皮素厚，念頭略轉，便抹着稀泥，哈哈笑道：「七哥，真有你的，若我有你啦在頭裏，富兄弟的，除啦聽憑調遣，有嗎說的，別說這點小事，我憑樣也不是我七哥的，水大浸不過橋去，從今往後，我少說話，淨吃你啦，知錯認錯，還不行嗎，你們三位，不肯上座，歸爲我，我坐，黃七本已臉色好轉，見他上坐忙攔道：「嚇嚇，那是大嫂子的，難爲你這大個子，怎麼長的，馬二連遭無趣，仍滿不在乎的道，我這是跟大嫂子擦筷子啦，沒蠟沒棒槌的，我坐嗎，黃七知已把他拿住，便不再好已甚，笑道：「當着大嫂子，你說的是嗎，我一個人的族兄弟，快上這兒來坐吧；背風，待吃，噲不了喚子，馬二才想起，這句牢騷，發得不是地點，又聽黃七轉口，喚他兄弟，心裏一舒坦，憤氣全消，慍道：「怨我，失言失言七哥教訓得對，黃七隨對少章道：「我這位驢兄弟，是個粗人，你還別見笑，快請坐吧，少竟見他，似在有心給馬二難堪，可是馬二一聽不顯窘，照後來論，又覺不以，以爲幫交朋友，多是如此，反當黃七豪爽，未以爲意，因夥計對他一句一個七爺，黃七趨奉，越當黃七，真是有面子的富商，少時會賬，決搶不上，轉不如放大方些，改日再回請二人，便暗暗高藏龍臥虎，也許有此交給下一個有錢朋友，便笑對阿細道：「我看七爺，爲人豪爽，他是



熟客，我們妥會賬，也會不了，簡直撥了他吧，黃七哈哈笑道，到底咱們周大哥，人家有經驗，這樣多痛快，隨請少章阿細上坐，店夥早把涼碟擺好，黃七略問二人，喜吃什麼，便命揀好的上，七爺吃嗎，你們還不知道，甜的馬後，夥計諾諾連聲而退，一會菜來，四人且吃且說，越發親密，又改了弟兄稱謂，吃到中間，忽見夥計，第來盤魚翅，少章見那魚翅，用中盤盛着，雖是上等材料，攤得似雞燴一般，並不整齊，味道却好，本是吃便飯，業已上了好幾道，中間忽上翅子，心方奇怪，跟夥計，又第來一盤烤鴨，也是肥瘦俱全，（彼時天津吃烤鴨，不賣零碟）隨帶一碟荷葉餅，內夾着兩張家常，忍不着問道，吃頓便飯，黃兄怎麼這樣破費，黃七只是微笑不答，一會上的菜更多，一張小圓桌，都被擺滿，仍還來之不已，可是每樣都是小件，有的還只大半盤，最奇是鹹甜冷熱，雜亂無章，全不按着正常酒席，上菜程序，說整席，不是整席，說是隨便吃吃，只阿細點了一個炸脆，自己點了一個鴨丁腐皮，馬黃二人，什葷末點，偏是應有盡有，內中還有一樣重的，菜味都還不惡，好生納悶，四人除阿細，吃不許多外，少章食量中常，菜多人少，每樣吃一點，早自吃飽，馬黃二人，一樣癩士，却都能吃，馬二食量，更大得嚇人，由入坐上敬菜起，便盤盤光，後菜太多，雖然吃得稍好，却也所剩無幾，吃完，夥計打上手巾把，黃七問吃多少錢，夥計笑答，跟你老預備，是和菜，連酒飯共是一塊六毛，已經給你老寫上啦，黃七隨由身畔，取出皮夾，打開一看，裏面花花綠綠，滿是匯豐，花旗，麥加利等，外國銀行的嶄新鈔票，略檢了窸，沒有零的，又向身邊一摸，摸出一塊單元的交通票，兩枚半元的銀幣，鏜的一聲，扔在桌上，說這是交櫃的小賬，再將上剩的一塊交票，和一枚半塊，

遞在夥計手內道，這個給你，七爺今兒，帶的零錢不多，趕明兒七爺再來，再找補，夥計笑道，七爺幹嗎還賞錢，黃七笑道，一點小意思，趕明你有嗎事。衝七爺我說，大大小小，總能幫你點忙，這個你先對付拿去，夥計道謝要走，黃七又道，你回來，我還忘了告訴你，這位是周縣長，別看他在租界上，沒帶着聽差的，到了中國地，威風可大着啦，不論做買賣，是老百姓，要死要活全在他啦一句話，講究是父母之官麼，他們家在鄉間，親親友友，什麼街坊鄰居啦，趕上有嗎事，只管言語，我跟縣太爺，是自己哥們，天大的事，一句話，沒什麼說的，剛才他啦直誇你們這兒菜好，告訴櫃上，縣長是我的好朋友，要在你們這兒請客咧，宴會嗎的，往加細的上，人是闊手，不在乎花鈔票，又得候伺好嬾，下廳再來，可記住點，也不枉七爺我，給你們陪來一位闊主顧，先別提吃多吃少，人一提縣長，都上這兒吃飯，面子就夠是的，夥計諾諾連聲，又向少章請安，說縣長太爺多照顧，少章見五花八門，吃了這大一桌，正賬才一塊多錢，休說如今租界酒樓，便飭退到光緒年間的物價，也辦不到越發驚奇，當着夥計，不便細問，一同下樓走出，門前櫃夥，又都整整齊齊，一路叫應，遂將出來，暗忖照這吃法，直和白拾一樣，定是黃七，有什勢力，飯館怕他，才會如此恭維，否則萬無此理，越想越怪，忍不住問道，黃七兄，面子真個不小，小弟南北宦遊，這多年來，還是頓一次，吃到這樣便宜館子，物美不足奇，難得是價錢奇廉，又在租界繁富之區，阿細笑道，我看這定是黃七爺的面子，要是人人如此，這家飯館，早被客人吃倒了，馬二接口道，大嫂，你啦不知道，這個沒嗎，都是錢捐出來的，還要往下說時，黃七搶口道，嗎，捐來的，你怎麼不捐一個，連翅子海參，帶鴨子肘子，甜的鹹

的，八百多件，你吃飽啦沒有，有話不會到烟館裏說去，馬二便不再言語，黃七又對少章道，老大哥，你先用打聽，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各的巧妙，這是小耍一般，咱哥們今兒個交上，往後是過命的交情，別說這個，花活多着啦，哥哥跟着兄弟走，包你吃不了虧，還得有面子，多會開在，唱戲的講話，我再細說根苗，四人且說且走，重又回到烟館，一進門，掌櫃夥計，紛紛阻讓四位回來啦，這頓飯吃的功夫不小，那吃的嗎，鴻賓樓不錯吧，馬二見兩邊榻上，一八個生熟煙客，有的欠身相讓，說七爺，縣長，馬爺，這邊，有的口叨着槍，却斜着眼睛，立着耳朵，都在注意，便吹道，敢不錯，有黃七爺的面子，歸的包堆，四位吃飯，單賞錢就給了兩塊，菜更是好的喬提，什麼燕窩啦，銀耳啦，翅子啦，鷄鴨魚肉，外帶八寶飯，冰糖蓮子，全都大件滿上，搭上他啦三位，都是食量有限，淨剩菜就夠師一整桌的，我看剩那麼多，怪可惜了的，本打算給趙四送來，一想你們依然吃過飯啦，天熱攔不住，再說東西太多，你們也沒辦法，臨時改變宗旨，都便宜了他們夥計，胡四要想覺饞，快回去跟他們要點折羅，就提馬二爺叫去的，準成，胡四知道他是假復適才的碴，所說不論真假，斷是請客的絕不靠他，便笑道，謝謝你老，我趙四沒有那口福，今兒幸是馬二爺請客嘍，照這樣吃法，還不得花二十多地，上回你啦半盤炒麵，還叫給二奶奶送去，令兒剩這麼些個，真怪可惜了的，馬二笑罵道，兇蛋，你當那是我的短處啦，老他媽窮嚼，那是二爺我有心找碴，別他媽不閉眼啦，不信你問七爺，今兒那吃的是嗎，當着縣長，能吹牛皮嗎，你小子別說是吃，打算聞，也得再洗回三，湊和許行啦，你知道嗎，這時烟位已然勻出，少章阿細，點上雙燈對面躺下，黃七躺在斜對面，也點上了燈，想

是馬二說話含糊，沒有說明誰請的客，面有不快之色，馬二正在大聲笑罵，一眼瞥見黃七冷笑，口角微動，知他一張嘴，更不好聽，忙接着對趙四說道，我還實告訴你，令兒七爺請縣長，鴻賓還是見面，鷄鴨魚翅，滿上細活，單敬菜就夠你小子半年的挑費，七爺見吃不了，本打算給你送來，是二爺我說，趙四懶骨頭，有給他吃的，還留着喂狗啦，旁邊有一烟客笑道，趙四，你多會把馬二爺得罪啦，跟你這樣過不去，下一磨伺候好着點吧，再吃鴻賓樓，給你捎一點折羅來，比什麼不強，趙四一邊給客人倒槍，聞言一點不急，笑道，王爺你沒細打聽，我還是能掐會算，黃七爺的折羅我常吃，令兒有馬二爺在座，我早算出沒有我的份，我聽菜多，還是準沒剩下，要叫馬二爺不生氣，容易，跟掌櫃的，支三毛錢工錢，我是兩毛四，叫盤炒麵，分出一半，我先開開齋，一半給二奶奶送去，補上那半盤炒麵的碴，再拿兩大枚坐電車，回來帶四枚的蘿卜，可滿屋的烟坐，都給請啦，馬二爺消啦氣，還耽不了櫃上的事，烟客笑道，你既知道，爲嗎不辦，招馬二爺生氣，不就是三毛錢嗎，我給墊上，算我的，馬二道，王爺，這小子嘴裏不說人話，你怎麼聽他的，那是上次，我叫了一盤炒麵，又鹹又苦，我強吃了半盤，山泉湧的夥計，不說人話，我非叫他，給我送家去，交馬二奶奶喂狗，趙四嘴饞，他給吃啦，本來打岔，道小子饒偷饒嘴，還給我滿世造謠，彷彿都是我的短處似的，這是那兒跟那兒，那煙客笑着對趙四道，敢子不是那們回事呀，我說啦，憑馬二爺這大人物，看這一身穿京勢派，那會行出這樣的事，得，侯景進冰窖，滿涼，這三毛錢，我許省下，趙四笑嘻嘻，還想往下說時，掌櫃恐馬二、太掛不住開價，便道，趙四你總窮嚼嚼嗎，還不沏茶去，趙四方始樂嘻嘻，提壺走去，馬二道，

這都是掌櫃的太厚道，才有這樣的夥計，說完自覺無甚意思，一看烟鋪全滿，阿細便喊馬二爺，抽一口，馬二不知阿細，是想飯已由黃七，作了車道，馬二先前曾有會鈔的話，想把烟錢着落在他身上，沒好安心，以爲是個便宜，便走了過去，阿細叫少章起來，讓馬二爺先抽，馬二假客套了幾句，便躺下去，剛抽了一口，趙四回來，知他想抽別人趁烟，烟館最忌諱是，烟座跟烟座套交情，因爲鬆士，對於大烟，比什麼看得都重，又是日常必須之物，花錢最多，而不顯眼，任多大方多糊塗的人，沒有不在乎的，就有不在乎的，也是硬撐着，暗地咬牙，胸中算計，再不就是癮還未上，不夠癮士程度，一般在外跑的人，多謬個虛面，在烟館裏，天天見面，由不得就要客氣幾句，對方如是個同等人物，不過費點吐沫，假讓兩句，結果鬧個兩便，既顯熱和，還能長處，卽或對方隱得太兇，有個磨不開，擰了人家一口，不是自己燒好了，還敬過去，便是當時叫夥計，買點鮮貨，大家一吃，表面上彼此都請了客，暗含着不肯佔人便宜，這叫作兩好換一好，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你來我往，越處越近，誰都沾誰，誰也沒有沾誰，這類多以有兩口纏的，本分買賣地，或跑合的居多，有家有業，準有指項，誰也欠帳，到時準還，爲各烟館中基本主顧，另有一等烟油烟膩，癮頭不小，偏生上輩，沒留下造孽錢，自身又沒計準能耐，長年往各烟館中亂竄，花上五毛錢，弄一盒溼烟窮磨，不論生張熟魏，見了便拉攏，只發現上一個好點的生座，立時沒法近乎，足這麼一恭維周旋，對方要是個久跑烟館的行眼，陽份一點的，立竿見影，當時開消，陰份一點的，嘴裏也跟着胡扯，骨子裏却是堅壁清野，休說大烟，連烟捲都不過一枝，全是這類精明烟座，到也省心，無如人是有感情的動物，而這些好烟爺

，差不多都是路過官商，和大家庭中的浪子，多半吃捧，上來吃人恭維，沒投了機，少不得要奉敬兩口，由此便湊吃上，於是班槍如故，結成青燈之友，你兄我弟，三爺五爺，吃鴨抽金都不分，親熱已極，可是天下事，日久自穿，人沒有不疼錢的，真正並斗，能有多少，而這類人，吃得又不高明，既懶且窮，只知見便宜就佔，不懂得取與捨縱之法，一味是啃，就懂得，兩肩荷一口，也沒法與家人，日子一久，被吃人見他老是一張嘴，說不分只是一面，什麼都是自己花錢，并且抽的比正主人還多，漸由煩膩，而生厭惡，有的當面叫穿，說上一陣閒話，絕交了事，誰不理誰，這烟絲還勉強維持下去，有那面軟一點的，好在前頭，不便公然拒絕，又不甘吃人虧，只得另換一處，爲小人傷了主顧，弄巧還許帶點帳走，這是多大損失，遇上這類事，必須迎頭就堵，或是頭次便給來官下上警告，如等雙方交上，不但不能再勸，反到抽烟油子，也不能得罪，否則雙方正熱和頭上，烟座裏人，照例是貌合神離，嫌少論多，立於敵對之地，一聽那人小話，就許打道別處，爲此恨極了這類人，只一發現上述情形，立即設法給雙方拆散，起初馬二，和阿細套拉搦，夥計已是不願，馬二，是個小混混，車家未來，下不得罪，跟着後來又沾了黃七的光，所以他胡吹亂捧，足往裏一撥和，後見四人出情景，準知馬二，引鬼入室，黃七非用他不可，樂得往外開他，便和掌櫃，把嘴一歪，掌櫃金五，也是混混出身，知道馬二只有個姨表兄弟的表舅子，在衙門裏作事，另外還有兩個與巡捕拜把兄弟的同族，并吃不開，本心裏就看不起他，只爲好癩是個買賣，馬二既套近乎，在不傷自己原則之下，由他擺去，平日只是虛面，勸真格的並不行，先見黃七，想在本屋吃烟坐，已是不快，只爲黃七抽得既多

又是長坐，眼皮更難，官私兩面，真能煩得出人來，未免枕着一頭，不敢發作，趙四一遞眼色，起身一看，馬二抽完一口，正拿着少章的烟在燒呢，泡還不小，這氣就大了，便發作道，趙四，你這是幹嗎，馬二爺剛吃完飯回來，也不跟人點燈，讓人跟縣長那面擠去，鬧得他啦三位，都抽不好，沒地問你勻勻呀，這都是吃飽噉撐的，這是圖嗎，我說劉爺，你還沒走啦，天不早啦，你不是還會朋友去嗎，儘是在這兒起膩，膩不出嗎來，沒人管你抽烟，該幹嗎幹嗎去，錯非熟坐，我也不好意思的，你啦經濟困難，這五毛錢烟，留一半明兒抽多好，必須把他都抽完啦，趕明兒塊對付，又着急，那姓劉的聞言，連忙抓起，紅着一張灰臉，扭扭着說道，並非我好起膩，因是沒人等着，剛才吃了兩塊潮頭糕，直翻心，打算歇一會再走，得虧你提，我還是真有事，今兒多抽點，沒關係，明明我錢就下來了，再睡也睡不過後兒去，我這次準把帳給清了，金五道，劉爺咱們可不帶套的，你不說，錢忘在家裏嗎，多套十五毛，又變了後兒啦，咱們說嗎當嗎，必得登門拜府，罰趙四一次，那是圖嗎，姓劉的知道話說漏嘴不迭辯道，那是另外一筆，明兒準有錢還就是，金五道，話可說在頭裏，你明兒要是不露，可別怨我，姓劉的諸諾連聲走了出去，金五冷笑道，抽不起別抽，挺貴的東西，祇聽捨米捨麵行好的，沒聽說有人捨火烟的，真要有兩下子，也行，都照他這樣我這小買賣別幹啦，說時，馬二明聽出話說扎耳，正打算裝糊塗，趙四已笑嘻嘻的過來說道，馬二爺，請那邊吧，給你點上啦，馬二煙已快要裝到斗上，還想把這第二口抽完再說，趙四手急眼快，已將槍拿起，笑道，該擦灰了，邊說邊往回走，阿細正抽，不知究裏，還想留時，黃七已起身惹過，見馬二還想拿阿細手中煙槍，便道，你上那邊

去吧，縣長纔頭大，人家還沒抽好，少章煙沒抽好，被阿細喚起讓人，本就不願意，聞言便道，馬兄抽完這口再過那邊去吧，夥計，槍快拿來，趙四祇裝沒聽見，黃七立時乘機發話道，周大哥，咱哥們，既打算往深處交，就別鬧虛的，往後日子長着呢，咱哥們什麼都過，就是大煙別過，各抽各的好，並非小氣，這東西，一天三遍，每天都得用，跟飯一樣，整天在一齊，纔頭有大有小，彼此一讓，越抽越多，有好些個不合適，合吃什麼，都甚便宜，惟獨大煙，不是個好東西，白吃人沒有便宜，連着白吃人家三天，跟着第四天，自己藥頭，就往上長，歸爲害人害己，就拿老馬說吧，你跟大嫂這煙泡，一塊錢，也就燒四口，他本來一塊錢，要鐵搗一天，你看他抽這泡，也跟你公母倆學，這最爲囑許的，我交朋友，整千整萬，只開口來，就沒個含糊，獨單大煙，我最本分，該抽多少，抽多少，剛才實是一見投緣，我才擾你一口，這在我還是頭一磨，往後咱們一切往深裏交，就是大煙，誰也別讓，馬二只得接口道，七哥說得對，我上那邊抽去，剛一站起，黃七問道，這一包，你不抽過一口嗎，你把他帶走，省得再要新的，馬二還當那是便宜，剛就勢拿起，黃七便喊，先生，給縣長再拿一包，給馬二爺上一塊，二位兩便，馬二才知一點便宜，也未沾上，自己反到多花了一塊，氣在心裏，說不出來，少章還說，那有此理，黃七道，哥哥，你不知道煙館裏的習氣，往後不論誰請誰，花多少，只願意就行，就別候煙暖，我說的這是實話，不信，你跟掌櫃衆位掃聽去，這屋裏的煙友，真有打抽煙套出滿好的交情，哥兒倆什麼合着作買賣啦，運動差事啦，升官發財，滿都辦到，交情越套越深，吃喝玩樂，一概不分，可是到了抽館裏頭，抽煙還是各人抽各的，真要講，到你們公館去，整缸的



大煙，隨便抽，說是煙好，那怕再梢上兩盒都行，在煙館裏，給人煙癮，歸爲煙癮，當老鼠，咱哥們不能落那個包，金五也插口笑說，縣長別過意，黃七爺真有閱歷，咱的都是實話，最好兩使，少章一看，鐘已十點半，急於回家，不顧多說，匆匆又扯了兩大口，自覺夠量，兩次催趨，阿細心老嘍咕，惟恐到家犯癮，明早不能出來，家存的傢伙不受使，恨不能把後三天的煙，都做一抽完，又喜煙館人多，說笑有趣，老推宕不肯走，少章無法，只得陪着，一邊端着煙槍，和黃七談話，馬三這一頓煙，本是多餘，一輪到抽自己，便心疼，加上適才吃菜太多，過去挑了一小片煙抱抽下，便坐起來，一邊用瀟熱茶，一邊想這包煙，末了杆子上，裏裹着大口，沒有擱下，自吃不成，反受損失，回顧黃七坐在榻旁和少章正談得起勁，不時在交頭密語，偏生趙四使壞，特意把自己調得老遠，一句也聽不見，剛被人開了過來，不多一會，不好意思過去，心恨黃七趙四金五等人，暗中咒罵，打算早晚給人一個利害，無如自己的魔法，自己知道，平時說人話，唬生蔥行，不能動真個的，黃金二人，是一個也動不了，趙四雖然軟些，但也是門口崗上薦來的人，來頭不小，再說金五先不答應，離奇打岔無妨，真較上徑，鬧到歸齊，就許是個跟斗，想了想，那一個都不好辦，眼着是塊肥肉，吃人憑空截去，正在越想越有氣，黃七本有便秘之疾，把解大手，當作一塊病，好容易隔七八天，趕上一次，看得重要非常，當晚下館，連冷帶熱一揀，覺着發動，早就想上茅房，爲恐馬二進步，想耗到少章走了再去，阿細偏賴在煙鋪上星抽，連勸兩次，捨不得走，後來實督不住，祇得和少章咬耳朵，給馬二洩底，說此人是混星子，不要理他，趕明個，得便再對你噠細說，說完，匆匆走去，馬二知他一去

茅房，至少個把鐘頭，認着機會到來，心中暗喜，故作不知，躺下燒煙，黃七走後，又借小解，出去看了看，回來便向少章榻前走去，少章忙起讓位，吃馬二一把按着道，縣長大哥，你別張羅，我抽好嗽，隨說隨就脚前方凳坐下道，剛才你嗽吃鴻賓樓，甞着擺嗽一大桌，比他媽整桌翅席還多賓的，吃完一算帳，才他媽一塊六，你嗽奇怪菜碼便宜，當着黃七，我不好意思說，其實說出來，這裏頭一點沒嗎，也不是黃七有勢力，鴻賓樓賣面，黃七邊說沒嗎，滿打有個牽牽連連，人那是正經買賣，也是滿沒提，天津衛上邊下邊，河下海下，人物字號多着嗽，那位手底下，沒有百兒八十個鷄毛蒜皮，要不論是人不是人都巴結，八個鴻賓樓，也撐不住，這是客人精明，夥計們鬧鬼，兩湊和，別瞧鴨子翅子滿有，鬧的頂歡式，那都是別屋請整席，夥計打大桌上，撤下來的剩菜，有的拿到灶上，回一回鍋，有兩熱和的，簡直就用擦布，把盤子邊一擦，原樣給端過來，祇有那碟鴨子，不是剩菜，那是鍋上吃烤鴨的生產，夥計給弄了一碟來，你不見餅頂新鮮嗎，這躡爲叫飛菜，生座花鏡，熟座也跟着吃鴨子，下餘除開你老公母倆點的兩樣，滿是折羅，要不那樣菜都不多啦，可是你也別把他應短嘆，黃七熬到這一份上，也不是一時半時的功夫。第一得常去，跟夥計有個拉攏，第二小費得多給，櫃上不知道客人好賴，全聽夥計的，祇當是常照顧的好主道啦，那知道是裏應外合，琢他去的，真要都是這樣主道，他到越去越歡，真肯花錢的好座，都他媽永不回頭，從此別打算再來了，我這人心直，不變跟下等社會打交道，該吃多少，給多少，別瞧鴻賓樓隔得近，一個月，少說也吃他個三五十磨，論起來，還真落黃七受歡迎，叫是規矩矩麼，黃七就爲跟你，露這一手，所以我一提作東，他就起急

，我是寧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請就你請，準知是跟着吃折羅，眼不見爲淨，有嗎關係，按說縣長大哥，千里迢迢，來到此地，不是容易，既然一見如故，論起哥們，這頭一天說嗎也不能讓你噉化一個大，講究交朋友嗎，我打量連飯帶大煙，都他候啦，誰知道他不候帳還攔着別人不候賬，怕把他比下去，你啦請想，他這頓飯，才吃多少，你啦公母倆這頓煙，連抽帶稍走的夠十好幾，那個多，別聽他鈔票多，那是幌子，打前年我認識他，就那一搭子原樣沒動，當着外人亮梢，胡翻騰，顯他有錢是財主子套的，歸齊一張也沒掉過，該用的就那三四塊零的，早在別的兜裡備好啦，你沒看他給小費，都打算盤，連地整錢都不給，給人一地中交票，誰還不知那是五毛，再搭上半塊小洋呢，不是合不到一塊整的嗎，夥計遇上這類主道，也是倒啦那嚮，明知混充大爺，存心抹血，已然連上手，還不敢得罪，怕給東家那兒壞事麼，你沒見收小費時候嫌少不接，黃土直說，零錢不多，下磨再找補喚，其實沒有個找補，下次再吃，行計更少，可是夥計東西給少了，真翻毗，已然被他吃上，有嗎法，本不來我願給他洩底，是她太不地道，他跟你公母倆，原不認識，他咱咱們頂近乎，看出縣長哥哥是位好朋友，在半邊吃飛醋，我不好意思，把他引進過來，他立時反客爲主，處處顯他能幹，目中無人，我也不知他，安什麼心，嫌我礙眼，防備咱哥們近乎，不讓我盡一點心，最可氣是，打縣長哥哥一來，我就叫定座，候煙帳，誰不知道，吃鴿窩棧麼，他攔在頭裏，回來自己捨不得給人候帳，還怕我作東道，要那一大套貧嘴，透着就他一人機伶，有閱歷套的，憑你啦這個身份，嗎好吃的好穿的，沒見過，他不就化了三塊來錢，請吃了一回折羅嗎，這也混充好朋友，別他媽現世啦，咱哥們不錯，今個

跟小子曬氣，我也不讓袖，趕明兒個，我還得到公館，給老爺子請安，完事用開這小子，我得好好請安，那怕請吃燒餅果子，決不能請好朋友吃折羅。

### 第八節 當場還席舉座齊掩鼻 背地罵人一客獨驚心

阿細南方土娼，只覺身上白綢小衣，穿成了土色，和少章二人對讎，十天半月，不換一次，頤頤口爬虱子，對於吃上，却愛個假乾淨，又因和馬二認識在先，談最阻機，先聽馬二，吩咐櫃上，代候煙飯，無形中加了許多好感，吃飯回來，滿擬黃七請吃，馬二必要請抽，自己除往狠裡是抽外，還另要了一兩熱膏，準備一客不煩二主，帶回家去享受，吃黃七過來一說，把馬二支向旁邊，還說出兩便的話，心中老大失望，本嫌黃七小氣，馬二這舉一說，正好對上，信以為真，由早起身，連吃煙藥，帶抽大煙，受用太多，早就通量，心頭作惡，及聽說起吃的是，別屋酒客的剩菜，越想越翻胃，想用熱茶壓一壓，剛喝了一口，胃裏早忍不住，哇的一聲，全吐了出來，鬧得滿床透都是，馬二身上，又灑了好些，煙館多是飽槍，阿細又是一口茶，一口烟的足灌，熱氣蒸發，吸了好些煙油子下去，與適才吃的肥膩湯汁一會合，起了化學作用，變成黑黃顏色汗汁，馬二從頭到腳，裏裏外外，就這麼一套，隨身法寶，全又他在人。晃躍，唬吃套架，平日看得極重，每到煙館，先用布揩，上下裡外，一路足掃，明明鋪上乾淨，也許用抗條帚掃過，看了又看，才肯就下，惟恐沾上一點灰跡，人雖粗俗，將於這身穿着，却是仔細已極，本來整潔如新，一塵不染，不料說過了頭，沒防到阿細會吐，一

看身上，斑斑點點，滿是黑黃色跡印，心疼已極，急得起身一路亂抖，由夥計手上，抓過手巾回擦，剛說了一句：這是嗎事，忽想起這事還不能發作，只得忍住氣忿，不再發言，少章以爲阿細，勢累生病，早疏了手脚，忙取手巾，要嗽口水，又令夥計，去買仁丹葷，亂作一堆，趙四打心裏，看不透阿細這種娘們，面上却顯色，笑嘻嘻遞上手巾，拿了抹布條帶過來，且擦且掃道，周太太，嗎不舒服，別是鴉賓樓作的茶，不對胃口吧，一言未了，阿細被他提起鴉賓樓，二次一惡心，又哇的一聲，這次來得更凶，竟連隔夜食代胆水，都嘔了出來，趙四正隔得近，一見不好，仗着心靈手快，手中繖帚，先做了襠筋牌，跟着身子往後一縱，退勢太急，正面攻擊，雖然躲開，忘了地方太狹，沒有防到後面有一兩站起的烟座，兩下一撞，一個跌向櫺旁小方桌上，連茶壺帶茶碗，全都震翻，一個更好，竟碰倒了櫺前方凳，將大腿擱了一下重的，一負痛，嗚呼一聲，身子一歪，正碰在別人烟鋪上，烟燈連兩半碗茶水全滅，整個擊碎，當時一片墮擗撲答之聲，加上滿地臭汁交流，那一股子又腥又餛的氣味，便久占官毛廁的哥們，也耐不住，俱都紛紛掩鼻而出，互相一爭路，這熱鬧就大發啦，此事如要裝上海漢口等地，人早罵出聲來了，畢竟天津人有紳士之風，雖然起心裏不願意，因對方是個堂客，住屋不便深說，至多說了句，這是嗎事，趙四也跟着起鬧，你腰疼，我這一身，可是一到屋外，便罵了起來，別屋聞聲出視，紛問嗎事，有一刻薄朋友，見金五恰不在屋，正好說句便宜的話，給他傷主顧；以報平白素賬之仇，便冷笑道，嗎事，這茶本屋撐櫃的，財星照命，上了一位女財神爺，是縣長太太，在任上，跟着老爺，受老百姓孝敬，吃得太多，跑這兒還席來啦，你腰疼去，滿屋金子銀子，

都是這位太太給下的，我們走道礙脚，金銀氣太重，沒法子出來，躲一會，吃不了別吃，鴨子翅子，死氣白膩，是啃，又沒那大造化，那兒不好吐，單上這兒嘔來，這是嗎事，一個堂客，教我們說嗎，且不說衆人嘲笑，最難受的是趙四等夥計，不但不肯出外避薰，還得趕緊拾掇，以防撞櫃回來發作，少章明聽衆人，在外笑罵，雖覺不是意思，但也無法，只得裝未聽見，阿細本沒什病，把滿肚子煙油，隨着隔夜食，嘔出了些，也就平復，重又倒在舖上裝腔，指着馬二說道，都是傳說，方才吃的是剩菜，當我惡心，下次再也吃鴻賓樓了，少章知黃七是外場人，滿屋都是耳目，恐他走來聽見，把阿細一雙與漢玉同色的纖手捏了一下，又遞了個眼色道，你自己受涼，胃口不好，怎麼說人，我這頓飯，就吃得很舒服，一點沒有什麼，如與那些人同桌，不是一種吃麼，阿細道，你那曉得，我曾見堂倌撤菜時，把人家咬剩的，往盤裏倒，還有滿嘴黃沿牙齒，用筷去剔的，什麼人都有，說到末句，胃不由己，又往上翻心，總算這次還好，沒有吐出，只乾嘔了兩口，把一張灰白花容，搽上點豬肝顏色，馬二本忍不臭氣，拿了毛巾水盆，和一塊打煙板，坐在門側椅上，加工細做，洗刮衣上痕跡，本來一肚子的寬氣，反聽阿細，這一說，才知是爲了自己的一席話，引起來的嘔吐，不由心中舒服，自覺黃七求榮反辱，把縣長太太得罪，以後難再親近，小夾襖褲，雖有了污跡，成績却是極佳，竟欲就勢，再加上幾句壞話，立即接口道，縣長，別那們說，咱們是男子，可以眼不見爲淨，好賴香臭，都能湊合，大嫂那是一個溫柔女子，千斤太太之體，別盼他有千斤重的分兩，那這是一句古語，真要過秤，連五十斤也不準夠，素日吃的，都是好東西，那受得了這個，滿打我不說回到公館，三層樓上

，也是準得還席，也就便宜我小子，剛花三十多塊，做這一身，新庫緞的夾襖褲，能夠保住，你別聽黃七，請人吃折羅，當時省錢，解饞窮擺譜，彘事；跟着是啃，吃的是好吃，他那一根枯柴，插四根自來棍的身骨，吃完嘔，也頂不住，他八十三天，不上一回茅房，單個急急管保也是打嘴裡往外拉，倒盆盆罩影子，朝他媽屎堆裏吐去，你叻跟我，是胃口好，不信你問大嫂，他早翻心哪，馬口順通說帶比，叫妹掃飛，不料高興得過了火，沒留神立處，地勢較低，阿細吐的臭食，雖經夥計掃起，那些臭汁，陣回打翻的痰桶茶水，依然會合，順流而上，別的夥計，聽他一說，全都笑得肚疼，沒有覺查，趙四明見不說，等快流到馬二腳旁，才喊馬二爺，少說閒話，留神底下，馬二正得意忘形，先聽頭一句，猛想起黃七不是好惹，先前低聲向阿細卸底，還不妨事，不談這響大聲高響，他把少章，看作財神，已然下本，如知道背後扒他，一翻臉，立是一個苦子，何況夥計又和自己不對，少時非把話傳過去不可，念頭動處猛一着急，心神便亂，等想起趙四，叫他留神，也沒有清脚底，口應了一句嗎事，隨着脚底發陰，又一着急，本應左閃，反到提脚，順着臭水來路躍去。滴的一聲，落在臭水湯上，濺得兩旁褲單，和夾褲上都是斑點，心裏一慌，往旁便閃，這次到是將新黃河正道避開，可巧地下正放着洋鐵簸箕，裏面滿是新掃積的穢物，又鬧了一脚好的，趙四還說，馬二爺那麼乾淨人，我們連喊留神脚底下，非往僻的地間踏，我們兩張床單，也給髒了，客人躲在外邊，還沒進屋，又得另拾卷，等一回擦不行，單這變心急，守在屋裏頭不出去，瞧這一脚，這是爲嗎許的，馬二低頭一看，鞋已全污，褲腰上舊跡未淨，新跡又添上了許多，急得恨不能要哭，趙四已打招呼，不能怪人，只得強忍心痛氣

忿，和趙四借了一雙破鞋拖上，重又取水洗刷，門外煙座，還直說閒話，不時有人探頭，問趙四打掃完沒有，天不早啦，我明兒還有事啦，要不截，勞駕把長衣服給摘下來，剩烟給我，先上別屋步抽去，趙四和櫃上先生，先還敷衍，說眾位聽着，多包涵吧，剛拾奪好，馬二爺又找補上一幕，這就得了，後見眾人說之不已，恰有一個煙膩，重跟着趙四，趙四便發急道，嗎事，你也跟着我，素日一膩，就多坐宿，就掃個地的功夫，也等不及呀，及早擲窩，我還是不留，掌櫃的怪我傷玉面，我聽着，不就五千錢的事嗎，我們還急急呀，給個子，不懂得，非急得啞叭說話不可，這是圖財，眾人也真曉骨頭，聽人發了話，反到鴉雀無聲，有的還充好人，故意高聲埋怨，說人家忙不過來，這又不是夥計的事，咱們都是長座，彼此應當有個關照，爲嗎趕羅人家，還一翻毗，帶累大夥，都不夠交情養的，一會敢拾乾淨，換了床單，眾人也就不歸煙舖，生意是早已聽不下去，無奈阿細，剛剛吐完，非還要再抽兩口不走，只得勉強忍吞，一面朝馬二道歉，一面又悄喚趙四，說有什損毀之物，不歸已暗，并令買一元水菓，請同屋諸煙友，代致歉意，趙四看出少章，是好座，大方，見他外場，笑說這沒嗎，你啦又不存心，不用講客，我言語一聲要得，少章錢已拿出，便道，那麼這塊錢，給你吧，馬二在旁，看着紅眼，越信少章好吃，把怨氣消了好一半，自覺以後油水甚多，重又高興起來，趙四原真有交代，舉着塊錢，大聲嚷說，眾位聽着，別縣長覺乎，怪對不過眾位，剛拿一塊錢，讓我買鮮貨，請眾位啦，是我說，本屋都是一磨熟坐，沒什麼說的，誰也趕不及，有個頭疼腦熱嗎的，要請客，把今

日過去，等下磨，這磨粉，到顯小氣賽的，縣長把錢賞我啦，眾位話可得聽明白，人家錢可花啦



，那位打耳吃鮮貨，我可還使這錢買去，引得眾人都笑起來，人情都慕榮利，喜虛而，先見少章，大模大樣，凡人不理神氣，都是煙友，單和馬黃二人親近，自己設法吧結，都打心裏生氣，阿細這一嘔吐狼藉，正稱心意，於是乘機笑罵，閒言四起，歸坐以後，還在竊竊譏笑，及聽趙四，代少章一陪話，立覺對方，以縣長的身份，居然肯其行尊降貴，道歉陪話，這是多體面的事，當時怒氣全消，轉想借此拉攏，沒等說完，便搶光答話，直說不值當的事，太客氣啦，我們還沒請縣長啦，到讓你看花錢，這是嗎事，有一跑布合的中產商人楊三，更是受寵若驚道，周縣長真是好朋友，作關事的人，行出事來，到底兩樁，咱們沒什麼說的，明兒晚八時，還是鴻賓樓，我的請，衆位連先生，跟趙四，都一塊，旁邊另一煙座，插話道，今兒這一擋子，就是打吃鴻賓樓吃的，你怎麼還鴻賓樓，馬二正刷鞋子，惟恐吹台，忙走過來道，其尊鴻賓樓，整桌的是正好，楊三爺打算請客，我給言語一聲，準保滿好，你不信，叫縣長，他就愛吃那個翅子跟肘子，上兩大盤滿讓我跟縣長包了圓，到現在還想他，少章一塊錢，把衆人支使了個胡說八道，馬二把前言忘個乾淨。先生接口道，馬二爺，不說那是折羅嗎，馬二急辨道，這兩樣，我甌着不是，要不，怎麼味道真好啦，咱們不許不吃折羅嗎，楊三因少章口起座躬身謙謝，越覺而有榮光，也沒理馬二，逕走過去，對少章道，太太是南方人，要不咱們上通商做莊，吃西餐也行，隨你二位的便，明個不去，歸爲看不起我，你要不言語，通商可我真定啦，少章知道，越謙謝越亂，對方越固執，越沒有完，煙館終非佳地，愛寵又鬧了笑話，反正明天不來，便笑道，我剛到家，明天還要往中國地，崇望朋友，楊三爺請不要定座，我明天來了，一定奉擾就是，

楊三又叮嚀，千萬別見準來，咱們一塊喫去罷，餘人覺楊三有了面子，有的埋怨楊三搶先，後日無論如何，得由他講的。有商幫插夥請的，還有笑罵趙四太鬼，真能窮嚼的，七張八口，你爭我讓，室中空氣，一時融和，喜氣洋洋，馬二滿心歡喜之下，又恐別人，給黃七翻話於是挨個叮囑，少不得又喫眾人，笑罵幾句，少章見眾忿如此易平，反給自己，排出數日宴請，暗中好笑，雖再不受閒話，天已到了十一點，阿細的捨不得走，正在低聲婉言勸說，忽見門帘啓處，跑進一個油頭粉面穿着華麗的少年，一進門往旁煙籠，看了一眼，便朝少章榻前跑去，叫了一聲爹爹，少章見是兒子雄闊，便問何事，雄闊道，爺爺早回來了，孫家也打發人來說，讓爹爹今夜，過去一趟，越。爹爹不回，爺爺直生氣，四妹叫我偷偷來找，我把樓上下，都找遍，沒有找到，後來才想起，適才走過這裏，見外面站着許多人，屋裏有人打掃，又有臭氣，以為不會在此，沒有誰來，心想再試一回，果然在這屋裏，請快回去吧，少章一聽，老父牛氣，也發了急，忙催夥計算帳，阿細知難再賴，只得搶着狂抽了兩口，將餘煙帶上，才立起，趙四笑嘻嘻過來道，縣長，你啦一共抽了十一塊，帶走兩盒，四塊五一兩，馬二爺晚飯後抽的一塊，又給你啦寫上，還有太太借錢，六七零三十枚，共合二十塊零七毛多，少章身邊還有餘錢，便取了一十元鈔票叫我，趙四將錢接過，笑道，給你啦寫上吧，給錢幹嗎，少章不用兩字，還沒出口，趙四已舉了鈔票，高喊先生找錢，瞧人家這兩位抽主，一會找了九塊二毛，零五大枚過來，少章素來窮大方，又當頭一次進煙館，在眾人捧架之下，阿細又吐了個亂七八糟，便取了二塊連另錢，遞給趙四道，我們在此，鬧了一天，方才又費了好些事，這二塊錢，給你們做酒錢吧，趙四接過笑道，你啦已然寫給我

一塊啦，爲嗎還賞錢，少章笑道那是單給你的，拿去吧，趙四朝兩旁煙座，看了一眼，高聲道，周縣長外賞二塊多，權夥齊說謝謝縣長，全屋三個夥計，都搶着給打七帆，紛說天還早啦，縣長跟太太，多歇一會，縣長跟太太，明天請早，我給你啦打煙炮等着，楊三等煙座，見了越認少章是闊人，約定明後日之約，務必賞臉。馬二更表慇懃，拿把香檳，朝少章身上便擰，合着他沒忘了他擰窮衣服的習氣，少章心亂，懶得答理，只是沒口答應，好好，謝謝，牽了姓周阿細，同起身，衆人好也都奔到樓梯口，才回去，剛一轉身，便紛紛贊談起來，都說賺人家這抽主，賞錢零化都夠。煙館一天賣的，這一個月，得多少錢，煙館有這樂一位，就夠敞開銷，金五道，他公母兩跟我還真不含糊，說嗎嗎嗎，一點架子沒有，足面；也是被時物價便宜，各煙館中，極少體面紳富足跡，連個中等商人，多以下煙館爲恥，除却下等社會，便是敗家破落戶口中子弟，不似今日什麼樣人都有，偶然來了一個像樣的，便認爲僅有，衆口宣嘩，驚奇不置，後來民智進化，惟以物質是尚，人乏羞惡之心，政商各界，大者漸多，於是此中人，便以煙館，藏龍臥虎自豪，實則人有一分精神，始有一分事業，一旦染上嗜好，至少體力，先費了一半，真龍真虎，決不會跟煙館連連，就算是個龍虎，也一個個震失水，缺爪沒毛的個龍病虎，早已失去興雲致雨，生風拔樹之力。有何用處，何況還不是呢，即以作者而論，如果長着半片龍鱗，二根虎毛，也不會知道得這麼詳細，本要寫持窮筆桿，騙飯吃了，且不提衆人議論紛紛各有打算，少章父子，同了阿細，剛走到樓梯，便見黃七同了一人，在樓側甬道旁，口裏用極下等鄙惡聲音，罵着馬二王八日造的，楞敢背後抓我，這一磨，我要讓他喫上，我他媽天津衛，不混了

，我聽聽，好癩算沾上點線頭，賞他吃一頓便宜飯，敢楞太歲頭上動土，完事，我要不碰折他人腿才怪，你瞧好的吧，老傢伙看去還開竅，那破娘們，瞧着就不得人心，屬他媽電線桿養的，又瘦又乾，髒的順袖口往下掉斗泥，白綢小褂，穿的跟地皮一個色，還混充他媽乾淨，真會聽馬三的窮嚼，把頂好的鴨翅子，當折羅，是他媽的窮嘔，你說說，下館騎飛菜，沒有十足面才行嗎，那人是同屋一個窮煙座，想是阿細吐後，假說回家，趕往茅房，和黃七幫信獻慫的，自然隨口是一恭維，黃七越發有徑道，兄弟，你瞧好的吧，不出三天，馬三這小子，就得現世，我這時候，要回屋，那屬吊死鬼的臭娘們，嗎事不懂，當不住許來兩句，不是人話，他也不想想，萍水相逢，又長他媽那個德行，我認識你是老淺，憑嗎請你下館，鴨子魚參，足招呼，別管是折羅，是甘水，你化錢啦嗎，七爺同例不受閒話，當時不便跟他們計較，就許馬三這小子招呼上這塊肉，還怎麼吃，明兒我一早，先上老小子公館裡去，我先瞧瞧，是嗎排場，再往前進步，對於今兒這一擋子裝不知道，我先給他破開，給調到別處去，咱們是慢工出細活，不跟馬三，邪不要臉，仗着他身大力不虧，有個臭人形架子，能要兩槍淨走體的，不論娘們長像，是人鬼，總往尿盆子上招呼，滿打吃上，也不地道，你不金五不肯再除，沒過是癩嗎，七爺我去來厚道，跟我上別屋裏去，先來五毛，馬前點抽完，到那屋探個頭，看那公母倆，走啦沒有，我回屋去穿衣服，回頭咱們是三泉湧，一人二十，各餡餃子夜宵，往後你學好的，七爺厚道人，決不能巧使喚你，咱們順那邊上樓，你喫着點，今兒別讓那公母倆碰上，少章一則回家心急，不願與黃七，再多周旋，又恐阿細，不知輕重，爲了適才一吐，當人發話，彼此難堪，一見黃

七，似往樓右走的東氣，便把脚步止住，想等人過後，再下去，及聽語氣有異，側耳留神一聽，分明是想抓自己，當肥肉吃。痛恨黃七抓他壞事，不禁大驚，恐下去遇上，只得往側一閃，退上了兩步，阿細偏不知趣，還說那不是請我們吃剩菜害人的黃七爺，少章忙拉了他一下，搖手不令再說，總算上下人多，黃七又說在起勁頭上，沒有聽去，只是個說不住，少章越聽越驚心，又惦记回去，出言不熟，上下兩難，正想詢問雄圖，還有別的出路沒有，麻桿打狼，兩頭害怕，黃七也是怕與少章相遇，改向別路走開，少章匆匆下樓，到了街上，想起今晚事由阿細，進煙館而起，自身官事未了，又沾上兩個混混，最糟是阿細口話都說，住處已被人知道，便自己明日不去煙館，人家也會尋上門來料纏，為財事小，萬一機密洩露，如何是好，越想越煩，忍不住對阿細道，下回這煙館，不要再去了吧，阿細正為回家不快，一聽便有了氣，把臉一板，怒答道，怎麼去不得，這煙館多講究，又不比南邊的燕子窩，都是窩蠟下作，你沒聽他們說，掌櫃有面子，煙座都是上等入，不三不四，進不去。我這回怕搜，那根象牙槍，沒有帶來，只他們的槍過癮，又聽大少奶說，阿爹每日，要到學家教書，官這一箇抽煙的地方，你又不叫去了，我還沒有問你，你把我錢拿去，運動差使，成功沒有，怎一到大深這久，家都沒有回，莫又拿我錢，住堂子吧，少章早打點好話頭，暗把雄圖，扯了一上道。我運動差使，原為同你，在外邊住，怎麼能回家，讓爹爹知道啦，我見孫伯岳，都在晚上，爹爹回家以後，他要不知我在天津，怎會打發人等我，雄圖知乃父關東，在旁幫腔道，剛才孫家來人，還說，前天和爹說我的事，有成的望，爹爹今晚如去不成，明天務必過大吃中飯，還請得有爺爺，少章更得意道，你聽見

早來了不是，也許就要成功，該死的閻老西，偏在這時和我作對，今天甄慕甫，由北京來，給我送信，說起山西偵探，到長發棧捉人，我就心極了，知你必來，才回家打聽，說你在新旅社，等尋到你，又遇上二個混混，挨到如今，多少話都沒和你說，這些人都惹不得的，你剛才沒聽黃七，在樓下說我些話，就不全懂，也該聽出，他是什麼居心，如何還去招惹，阿細道，那黃七長得鬼頭鬼腦，我一看就知不是好人，害我這時想起還是惡心，明天再去，我們不理他，有什麼注意，又不是我們叫他請的，像馬二爺楊三爺，人到不借，我把人家衣裳吐豬，連句抱怨都沒有，你又答應，人家請我們，不去好意思麼，少章見說不明白，知他疼錢，便道，莫說他們，都是下等社會，不配和我們交往，現在好事，還沒到手，又吃官司，你有限幾個錢，那經得起這化法，在家裏抽，不俱省，還沒有是非，我們總往多跑，萬一遇見山西來人，捉了去，才糟哩，我想法子，把那象牙槍，給你取來好了，阿細胆小，再一想，今天用了二十多塊，雖然少章出手，都是自己的錢，如在家裏抽去，至少積灰總可落下，並且還有灰撲上，怎麼也便宜一半，方不再爭持，心中兀自戀戀不提，相隔路近，三人連車也未坐，一會便自到家，少章進門，便聽老父，在二樓發怒，忙合阿細，暫往媳婦房中聽信，正要上樓，雄圖回頭阿細不在，便笑嘻嘻，低語道，爹爹身上有錢，給兒子十塊錢，買衣服穿吧，少章心亂如麻，知他意在要挾，說了句沒出息的東西，又拿了鏢子，爺爺知道，打斷你狗腿，隨說，急急匆掉了一張鈔票，邁與雄圖，便往上跑，還未把樓梯走完，益甫自己聽出，怒喝少章，少章忙喊爹爹，隨即拿出平日的作派，兩眼含淚，趕進房去，朝益甫面前，撲地跪倒，口說兒子不孝該死，累爹爹就心，隨即涕泗

交流，抱膝放聲大哭起來，益甫家規森嚴，在孫伯岳家，閒說兒子，因為虧空公款，由山西逃回，錢却從未向家中寄回一個，當時忿怒交加，一面託伯岳設法挽救，忙即趕回，到家一看，兒子不在，孫孫男女輩，還不敢照少章行時所說，有回來友人，請少章和所納土娼阿細，吃飯未回的話，祇說爹爹說有要緊應酬，必須前往，飯後即回，也許爲了山西之事，益甫本來文章治吏，但是好手，前在江南，有循吏而兼能吏之稱，祇管兒子不肖，心中痛恨，七旬老人，膝下祇此一個垂老兒子，父子情深，終是顧惜，又不知亂子多大，亟盼相見，好爲商量畫策，設法挽救，一聽到家，才落腳便走，也沒料得伯岳家中相見，仍是當年鑽頭不顧尾，荒唐驕景，本就加氣，先還真爲，少時即回，竟是越發越沒影子，心疑少章，同了友人，又去嫖賭，正在路怒，着人去找，還沒想到阿細身上，少章五女淑徽，年小聰明，素來心直口快，因恨阿細昔日初進家門，使端晚娘架子，使有祖父在堂，雖沒有被他壓下去，受虐待，可是有時老父，要點衣履花粉另，無一次不被破壞，知是未來家庭禍水，早想替他一狀，一恐祖父生氣，二恐累着父親受責，思量了一會，沒有出口，及見祖父連三追問，兒姊嫂，已窮於詞，無法支吾，又聽黃氏說起，阿細死守煙館不走，料知乃父，定又吃他伴住，不肯回家，害爺爺生氣，越想越恨，一面急催三兄雄圖，快去尋回，一面跑上樓去，向益甫告發，說那請客的，是爹爹同來朋友，爹爹託他有事，還請得有阿細，不會到堂子裏去的，孫女已告訴三哥找去了，益甫爲人方正，本就痛惡阿細，聞言猛想起，人說少章，歷署好缺，家未寄錢，怎會虧空，土娼有什么好人，分明阿細，隨在任上，胡花亂用，累得少章如此，益發怒上加怒，一見少章推門跪到，氣得亂

抖，隨手拿起身側手杖，大喝不孝東西，剛打下去，瞥見少章，痛哭流涕，愧悔之狀，不由心腸一軟，手一鬆，手仗便掉在地上，也忍不住，老淚縱橫，哭將起來，少章更會做作，號哭起來，兒子罪該萬死，悔已無及，便爹不打兒子，兒子也要自請重責的，隨說，隨拾起地下手杖，向臂上亂打，又扒起身，要往牆上撞去，吃眾兒女攔住，益甫喝道，不孝東西，做出這樣丟人的事，回家不說商量，如何了局，亂哭亂鬧，就有用處，還不滾過來，聽我說話，少章知道老父，意已少解，又見那老淚縱橫，雙手抖顫之狀，想起自己，十數歲起，便做闊少，以家世和老輩親戚故舊的，長引關照，那一樣也該早發，祇嫌嫖賭荒唐，無人信任，全憑一點老親老友的交通，行年五十，僅僅做一兩任縣知事，平日狂嫖濫賭，錢未往，拿過一個，反累得七旬老親，跟着受累受急，不禁天良發動，竟由做作，變成真個傷心，由號跳大哭，變爲嗚咽，悲泣，一邊揩淚收風，走到益甫身側侍立，兀自飲泣不止，益甫道，你事情已是做了，單是悔恨痛哭，有什麼用，事情我還不知道，到底是爲了什麼事虧空，實在多少，還不快說，當有眾子女，接過下人打來的手巾把，遞與兩老祖父擦了，少章那取明言實情，祇得把煙館裏，想好的一套話，嗚咽着，說了出來，大意是說，閩老西在山西，還有新政，民怨沸騰，自己不合爲民請命，屢與當道爭執，致觸怒權要，自知不安於位，又以缺況清苦，每月極力撙節，祇能敷衍，不比金道堅在任，將來還有調劑，本想掛冠引退，回家侍父，祇爲上半年，縣境蝗災，繼以大旱，爲大爹爹爲民之誦，惟恐報災公文，往返須時，災民難以全活，不合一面報災一面從權，在挪一二萬元公款充賑，欲等賑款領到，再行彌補，這事辦得極嚴密，手法也極巧，老西要買民心，已然電令，



准在地方稅款項下，先行動用，本無問題，不料被仇人趙子龍知道，設計中傷，始而示意財廳，百計挑別後，竟借詞，推翻原案，勒令賠償，日前聞有撤任押轍之信，才逃出來，打算到京，找伯岳設法沒有遇上，次早山西偵探，便往長發棧捉人，總算祖宗保佑，沒被捉去等語，益市聞言，祇是留神靜聽，聽完想了想，冷笑道，閩百川大行新政，原也有些切中時弊，祇不過不應操切罷了，你隨我在任上三年，便聽得該廳會，無論多難辦公事，下行的，應該給人留路，上行的應該容緩於急，轉過為功，既要為民設想，不使民力難任，並乖考成，務使用民，而民不擾，令出必行，維持公令尊嚴，祇管爲了百姓疾苦安危，不惜去就，但也不能使上司因而發生惡意，須知既做一天官，得知民瘼所在，而不能爲力，非但失職，並且虧心，以我熱腸，尚且不行，我去以後，換來一個，專爲奉行公令，升官發財，視民無關痛癢的人，豈不更糟，既已知道，無論如何委曲爲難，除非病死或是遭了大的公過，當時去任，俱應把他做完，才對得起以前所享的民脂民膏，如祇一聽於民有害，辦他不動，便以求去鳴高，祇顧一時好名，却不想你已洞見癥結，多留一天，還可爲老百姓，多盡一點力，少減一點冤孽，否則後任見你，已爲此去職，事情更在必辦，甚或討好上峯，變本加厲，老百姓除却疾痛呼天，終敵不過官家勢力，狡猾誘迫，祇要當官，會使權詐，循弊而進，不操之太急，多大苦痛，也不致於激變，令發自上。當然主持，無從起訴，我之不辦，祇爲良心上問不過去，並非一定是辦不到他能辦到，便顯我是庸懦，結局祇爲一念天人之分，他因承顏希旨，殘民奉上，傳了幹員能吏之名，我則成了不諳政體的廢物，兩兩相形，不特民救不成，反阻自己升遷之路，遺害而去，正是造孽無窮，後來的人，如

再以殘民得邀憲眷，自必引爲得計，他官運越亨通，人民越受害，又給國家人民，多造出一個貧官汚吏，這間接之孽，豈不又是我造的，以孔子之大聖，於上大夫下大夫，一級之差，尚有循循侃侃之不同，溷聽說遇事便去硬頂的，老老實實，做官先是爲了自己祿養生活，其次才說爲民，因爲我的祿養生活，是由人民身上血汗來的，所以必須爲他，效忠竭力，一遇上事，不給他出頭作主，丟下就走，既失職虧心，還壞了自家的事，豈非蠢極我前在大台任上，業已調回烏程舊任，新任已到，眼看漕糧新上，早接任一天，便可得些利益，只爲蔡阿四一案，我已布置就緒，本是極難辦的事，我還須親身上陣冒險，盜犯凶橫，人民畏如豺虎，本縣無人告發，上司也無言文，原可不問，十多暗喝後任，小心了事，我因他是冒充富戶的，積年大猾，徒黨衆多，後任文人庸懦，我如下去，遲早養成大患，爲此強迫後任，廿以上月官休陋規讓他，使其暫緩十日接印，一面照原定計畫行事，後任疑我鬼，有什虧空，須要彌補，幾乎和我反臉，給於我把大台二三十年大害除去，才有交卸，我因新任十日前，受了不小的氣，把功讓給他，他還不敢承受，經我力說，才作爲我助成的功，屆時傾城人民香花禮送，熱鬧情景，你是親見的，彼時至稍畏難，據盜犯口供，他已將勾通海寇，意圖大舉了，日後鬧出大亂子來，百姓遭殃，後任不了，我這前任，失果之罪，一樣也是難免，身是親民之官，真不知道，或是俗習相沿，積重難返，一時難於更張，那還可恕，如遇上新生出來的民生疾苦，不爲辦理完善，那便該死，我並非好發議論，只爲初聽你虧款潛逃，不知亂子多大，本想問明，和你商量，誰知你說那些話，都叫人難以置信，多麼胡來的上司，公事只管挑剔，斷無出爾反爾之理，挪用公款，辦理急

賬一層，更是荒唐，我自你到任以後，屢次叫你，把帳門抄，和居官日記寄來，回信總是支吾，去年我託人在山西，訂了一份官報，日常留心你那一縣，就沒有報災一案，我知你做錯了事，不敢和明明言，再多追問，徒自生氣，好在事情，我已料出多半，你年已半百，兒孫繞膝的人了，我也不願使你難堪，你只晝夜捫心，多想一想，明早一個人去見伯岳，商量去罷，他爲人義氣，適才聽我一說，極願幫忙，你不管多難的事，趁這熱火頭上，務要盡情吐露，不可隱飾一句，人家才好想法，此時怕醜遮掩，日後生出枝節，再求人時，就厭煩了，這是人情，要人幫忙，只是一次痛快，明是八分難，你說成十分，他以九分之力辦完，心都舒服，明祇五分，藏起半分不說，他以五分之力辦成，就顯吃力自費，再過一點，便生厭惡，這先之見，最關重要，你們交厚，什麼都可以說，老朋友埋怨幾句，也無妨，務要通盤托出使他明了，含糊繁瑣，最爲誤事，少章見老父說時，頓頓嘆息，知道假話，明被諷刺，祇爲老年父子情深，不肯逼問，故意扯些閑話，又令明早，先和伯岳商量，以免回去，當着老父，不便吐那難言之隱，委曲於全，用良心苦，益發愧悔交深，諸語連聲，不敢回答，益更不再想前事，只說此京津戚友的動靜，並誠少章，不可在外亂跑，雖是租界，也應留神，少章一一應了，少章始終不敢提起阿細，同來之事，益更故作不知，也沒有問，一會夜深，少章請父安歇，服侍睡下，回到樓下一看，臥室已然騰出，阿細躺在牀上，獨對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燈，滿臉淚痕，正在發愁，少章看了，又是一分憐惜，回顧衆子女道，我近來年老多病，還是不能不抽，細姨娘每月服侍我熬夜，也抽幾口，你們年紀，都不小了，應該知道輕重，不要告訴爺爺去，我明早還有事，叫媽兒一人，

先等一會，都睡去吧，衆子女向少章道安走出，少章把煙筒所遇，告知雄圖，令囑下人，無論何人來找，俱說沒有這人，雄圖領命辭出，少章又去安慰阿細，阿細道，你看你家這些少爺小姐，多利害，走時向你請安，對我通句話都連有，沒下底便嘮嘮叨叨，敷說起來，少章累了一天人已困極，剛敷衍完了老親，又要敷衍愛寵，更恐說之不已，被子女們聽去，惹出事來，只得再四婉勸，分述利害，好容易將阿細，鼻涕眼淚勸好，橫在舖上，睡不多時，忽聽雄圖，在門外低喚，爹爹請起，爺爺問了好幾次了，少章整臉一看，天已十點，人驚扒起，趕忙開門，一邊忙着洗嗽，一邊抽煙，偏是阿細，昨日勞乏，抽煙太多，夜來虛火上升，祇顧說小話，天亮八點，才合眼，一睡便和死人一樣，再起不來，少章連喚不醒，祇得自抽，槍又乾空，子女都是外行，胡亂抽了七八口，潦草過癮，益甬知他已醒，着人喚了二次，不敢再延，上樓問罷早安，便崔起身，少章推說解手即去，重回房內，又抽了二大口，再三叮囑衆子女，務要看自己甬小，善視阿細，才行上車，往孫伯岳家去。

★筆者至此暫告結束欲知後事如何請看續集★（不日出版）

